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九年秋七月己亥朔金主亶執其太師領三省事宋國王宗
 磐太保領領三省事充國王宗雋滕王宗英虞王宗偉先是即君
 仲和什者謀反下大理獄事連宗磐等會宗磐等以朔日入見亶伏
 兵執之 辛巳昏坐誅亶下詔略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
 辟刑翁無赦古不為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蜂蠆之毒又曰宗磐
 族連諸父位冠三師胡為失圖以底不類謂為先帝之元子當蓄
 無君之禍心信任宵人煽為姦黨坐圖問鼎行將弄兵洪邁容齋
三筆云宗
 雋等逞躁欲以無厭助逆謀之妄作欲申三省公議豈容
 煩一兵群克志殄已各伏辜并除除屬籍除屬籍除 其文知

制詔劉昉所草也洪邁容齋三筆曰紹熙癸丑金主誅其叔鄆王

使鄭王允蹈屬處諸父在當藩潛引免徒共為反討自以元妃之

長子異於他母之諸王真幸國公災窺伺神器其妹澤國公主長

樂牽同產之愛駙馬都尉唐古留拉塔祖連姻之移預聞其謀相

濟以惡欲覓燕印之戮姑致郭鄰之因詢諸辟言用是大戒允陷

及其妻下玉男安春愛新并公主皆賜自盡令有司依禮收葬仍

輟朝二事甚相類蓋其視宗族至親與塗之人無異也是年冬視

猶血腥觸人枯骨寒井為之怨夕不安寐云初宗磐自以太宗

成長子嘗與亶爭位而左副元帥魯王昌實穆宗楊噶長子金

主亶大父行也尼瑪哈以憤悒死宗戚大臣皆懼禍故二人有

逆謀宗英宗偉與宗磐同產知其情既被誅悉除屬籍右副元帥

潘王宗弼已平內難遂馳至燕京囚燕京留守彬王宗孟及其子

稟宗孟宗蠶弟也宗弼又以金主之命徒左副元帥魯國王昌為

燕京行臺尚書左丞相拜簽書行台尚書省事杜克為丞相昌怒

曰我開國元臣也何罪而與降奴為伍遂叛欲南歸不克北走沙

漠至儒州望雲甸追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趙姓之遺史云初秦

善梅還朝為宰相聞達賚封魯王檢欲開達賚使武乃今高益恭

齋書與達賚益恭者燕人與梅通心腹隨檢歸朝檢授以承信即

令齋書與達賚益恭者燕人與梅通心腹隨檢歸朝檢授以承信即

相可以相賀達賚益恭者燕人與梅通心腹隨檢歸朝檢授以承信即

取文到清河世合連水軍差人送益恭至沂州劉奉莊金人寨取交

以承信即借補劬之子恪益恭至祁州投書為人所告金人殺達

友一振楚州在紹興初去此已恭以意死此所云與諸書不同蓋祝

元年四太子到京師呼四輔論曰都元帥割三京還南密何不

與吾計都元帥必有逆謀欺罔應有移軍文字如

吾不在府第無異圖不謀承自今都元帥府應有移軍文字如

土地是時交成在中山府謂大諱曰今北人猖獗非吾所憂慮

者副元帥烏珠性剛恐還朝有異訊次年皇統元年副元帥詔至
行府教連查與南來和好包送甚明已將全族誅廢此所云與諸
書大畧相目
今併附此
金主封太師領三省事奉國王宗秀為梁宋國王拜

右副元帥潘王宗弼為都元帥封越國王以尚書左丞蕭慶為右
丞相陳王希尹詔書不名肩輿升殿始宗弼之殺諸王也希尹與

其謀希尹子明威將軍達勒達有智畧力獲百人宗雋入見達勒
達自後執其手而殺之故有是賜

此以張雁節要洪皓記聞參修
以此年秋書周新為左相按
天會十三年秋用新已除左相韓企先除右相去凡二年金中雜
書云宗王達查既離尼瑪哈又聞達來尼哈陰謀決復陰之說秦王謂
今成皇是秦王親姪阿古達嫡孫尼瑪哈陰謀決復陰之說秦王謂
戴之功可見尼瑪哈忠於秦王文子也秦王者納其言悔為宋王
調誘禍尼瑪哈之党秦與宋近緣也秦王之憤復為參商昨二月間
奉王以用識名周新蕭慶復為左揆仍用尼瑪哈子色格爾
參知政事規此則可知周新已嘗罷而後今從之張棟金國記世係
固有用新加恩制在誅宗誓詔書之後今從之

篇楊噶長子附古達生四子宗幹亮之父宗浚直之父宗輔慶之父宗弼
父宗弼即烏珠楊噶次子烏奇邁生五子宗慶宗信宗儀皆為重
用殺宗元宗直為亮所殺楊噶少子薩拉噶已生三子宗年即尼
瑪哈次宗秀次宗憲金之譜係盡於是馬餘同姓名雖親戚非本
宗按棟所記與他書不同他書散見之而棟有世譜甚詳疑若可
信然用金中文字可見者參虎之則為抵牾棟以宗慶為烏奇邁
長子而無宗磐按中誅宗磐語云謂為先帝之子則宗本非尼瑪哈也
禍心則宗磐果烏奇邁長子也棟以宗本為尼瑪哈又云烏奇邁
姪安金中誅蕭裕語云晉王宗本太宗之子則宗本非尼瑪哈也
尼瑪哈死於紇興七年宗本誅於紇興二十年相去亦遠以宗儀
為重所殺按金中語本宗叙與宗本同得罪方東辰之
時而非海陵之時棟六誤矣餘見二十年四月末并注
州縣接送差兵之令時言者論席益罷四川制帥輦載寶貨歸
不知紀極乃以吳玠步騎數千人護行用防劫奪節博之名亦妄
作聲勢假卒數百人趙鼎赴泉州折彥質罷福州各千百人逐逐
閩境為之騷然願各為之限制以裕民力故有是旨 癸未入內

內侍省都知黃冕為山園陵按行使 甲申詔新疆縣令自今並
差文臣自建炎間始置武令劉豫因之論者以為不學而從政民
間被害甚衆故復用文臣 乙酉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鼎謙之
為尚書右司員外郎 吏部員外郎陳正同為樞密院檢詳諸房
文字 秘書省校書郎許忻守吏部員外郎 丙戌東京承平坊
耆老寇璋等二百人奉表來賀上臨軒引見賜酒食於明慶寺皆
補官賜袍笏冠帶而遣之 能克中歷在
乙酉蓋誤 ○尚書倉部員外郎賀允
中移吏部殿中侍御史周葵言荐奉之法自古豈能無弊而今為
特甚遂入用奉者陞改立法之意本欲使監司郡守收擇人物激
持揚士行亦使晚進下寮知所以修自臨政以赴上之公奉也今
奔競之風大熾請託之幣公行監司郡守以權勢高下為論荐之
先後孤寒之士無所求知或賍賂以干其私或諂曲以徇其意僅
而得舉臣謂宜增修改官法考任稍增即德減主奉二員或增至
若干考任雖無舉主并許改官如此則恬退之士自有平進之路
不復枉道以干人矣所有前舉執及監司郡守奉員却乞裁減仍
須具述所奉官實有某事可應舉而不可泛用八字舉詞庶幾人
人安分自修以副陛下官人求治之意所有今來降旨以前已有
考第之人若盡改官却恐太濫亦乞下有司照應詳酌施行詔吏
部措置後十餘日葵又言恐吏部以在選調之人皆闕冗之士例
得改官未肯措置今若遞增十一考減舉主一員謂如三任以上

十考舉者三員十一考舉者二員四在十二考雖無年者並許改
官則亦不可謂濫矣選人四在通待闕計之非二十餘年不可大
率以二十五歲出官更歷州縣二十五年則幾五十矣如是而無
公私雖其闡葦亦豈可不安謂之安分循理之士哉改官之人固
應有限制宜以三歲改官員數取一歲得中者為額每歲奏舉及
用考任改官各居其半如不足許通用有餘即俟至次年方許改
官如此則不致過有冗濫詔吏部一就措置時張燾在吏部以為
不可行事遂止 丁亥秦檜留身論治道上曰御眾以寬朕於宮
中未嘗輕用鞭扑往者劉豫哥雷聞此間仁政即以為笑謂謀者
以聞趙鼎屢勸朕厲威朕不謂然今得失之效何如哉檜言陛下
與豫勢異豫之叛逆人所不與非劫以威不能苟延歲月陛下上
承祖宗之德惟仁政可以懷遠邇上因歷叙古今帝王治迹專以
仁祖為法上又言真宗時有宮人犯法當誅帝令執付有司陰諭
旨啓而遣之在內足以警衆而於外可以市恩蘇軾元祐中嘗於
講筵進讀退又為疏以進軾用心不易得朕今寶藏之。起居郎
林待聘試中書舍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周綱權尚書
吏部侍郎。左朝議大夫直龍圖閣蘇携守太常少卿。左中大
夫直秘閣王暉知秦州。○是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至中山府
為金人所拘 辛卯樓焯至鳳翔府 壬辰彰武軍承宣使至金
州 冀陝西宣諭使郭浩為鄜延路經畧安撫使 蕪知延安府同節

制陝西諸路軍馬趣令以所部之任武康軍承宣使利州路經
畧安撫使川陝宣撫使都統制節制成鳳州楊政為熙河蘭鞏路
經畧安撫使兼知熙州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鞏路經安撫使
兼右護軍都統制節制階岷文龍州吳璘為秦鳳路經畧安撫使
兼知秦州仍詔郭浩楊政吳璘並舊聽四川宣撫使節制時陝西
新復永興涇原環慶三路偽官張中孚趙彬張中彥為帥熙河慕
容洧叛廊延關師古入朝秦鳳無帥樓焯以便宜命浩等分鎮三
路於是焯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敵反戾難信懼有它變
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搏蜀要我陝右軍則我不
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控守要害連敵情見力疲歸漸可進扱
繇是璘政二軍獨屯內地時已命張中孚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故
以浩副焉○護國軍承宣使知興元府田晟為利州路安撫使兼
知興元府○右中奉大夫李唐孺陳古並直徽猷閣唐孺為陝西
轉運副使古為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鳳翔府置司○直徽猷
閣于翰為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公事鳳永興軍置司翰未見自
何階官除○
祕閣修撰四川轉運副使陳遠猷充右文殿修撰直祕閣四川轉
運副使張深陞直徽猷閣並為陝西轉運副使專管熙秦兩路時
樓焯會諸路監司于鳳翔深等皆言宣撫司仙人關河池等處屯
駐大軍之久坐困四川民力今幸復得六路所在粒米狼戾軍士
多關中之人得還鄉食賤食入情無不感悅他日使戰誰不樂從

川蜀糧運可次第罷矣樞府下其議以行營右護軍精兵八萬餘人三萬人分守關隘五萬人分守陝西委宣撫司立限并老小起發諸州就糧令下之日諸軍久駐川口其間有屋舍田產經營姻親者則憚於遠戍有出怨言者 詔新復州軍請佃官田納租死免輸征稅劉豫之僭也租稅並取之至是有舉人上書請去其三戶部言自己之田謂之稅請佃田土謂之租自來不曾有併納租稅指揮乃依舊制 甲午上謂秦檜曰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既辨則治道無不成矣○尚書兵部侍郎姜史館修撰張燾權吏部尚書 詔三省催促刑部將今赦未檢舉人速具事因申省取旨以久旱用言者請也祖宗舊制每赦降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崇觀後不復舉行間有檢者皆出於一時用事者之意建炎以來未能盡革言者以為弭旱災而召和氣莫先於此故有是旨焉是日起復右中奉大夫直祕閣四川轉運判官高士魏今持餘服此據本司題名附見日歷無之 乙未申嚴支借移用常平錢物之禁時諸路常平錢有降旨令輸行在者會楚州請以常平錢為奉迎兩宮之費論者以為常平儲蓄所以備水旱消盜賊為國家根本之計望依舊法令於所在椿管遂寢前命是月左諫議大夫曾統上殿 詔臨汝軍殄寇縣復舊縣名縣劉豫所改也 丙申詔置司看詳劉豫偽命官換給上曰朕方以天下為度凡偽命者既已寬貸勿問使使其才可用亦當杖用之遂命都省察院委官如賞功司例 是日

南京留守路允迪入對命坐賜茶允迪奏乞申嚴行下應千事併
並遵見行條法又請本路合置學官處乞從朝廷選差有學行之
人皆從之允迪出守新彊而所建明如此故具載之 丁酉上為吳玠薨輟視朝時已

命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兼權主管四川宣撫使司職事世將權宣

見降旨之日但於此月己巳書勘會已降指揮令胡世將兼權四

川宣撫使事按玠以六月己巳薨去此二十有九日朝廷得報又

在輟朝之前而世將一月二十三日庚午至河池在勘會指揮之

後二十五日又不如是之速未知六月十三日玠以疾薨乞致仕

次已密降此指揮或樓始在行府先世將自成都馳赴河池

已亥秦檜言陛下齋居蔬食以祈雨澤考之典禮惟當捐大官常

膳上曰雖損膳豈免日殺一羊天意好生朕實不忍既而雨應

詔金州依舊隸四川宣撫使司虢州隸京西商州駐金州節制自

五路初復而帝號復隸陝西至是陝西宣諭周聿郭浩言五路並

在秦川之北萬一盜賊出沒五路便見隔絕豈能南來為朝廷用

商州舊屬川陝自講和之後還隸陝西而武關秦關之險並在其

北何以制禦况虢州跨河帶山北臨陝郊最為要害之地今六屬

陝西非所謂以近致遠也故有是旨 庚子 上諭秦檜曰州郡月

椿大軍錢尚有數餘於以充數者可速行裁減各量所入椿辨

如有不足悉從朝廷應副毋使橫取以為民患 日歷載此無秦檜
不見施 奏答之語後未亦
行當考 監察御史王利用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 是日王

倫在中山始聞金國內變倫已下皆憂俄傳都元帥越國王宗弼
昨夜抵城外已還祁州矣少傾引接者令倫等赴元帥府趣行甚

遽是晚達祁州 辛丑言者論恤民備災儲蓄之政莫如常平義倉此二法者雖始于漢建於隋唐其意則唐虞三代不易之美國朝循其制於其盛時應府界諸路所積幾千五百萬斛天災代有民備也艱難以來用度用不足或取以給軍須至於州縣他費因以侵用比年徃銷費殆盡甚乖祖宗憫人之之意今日經制議者止謂止書行經畫以應支遣而已至於察其豐凶以謹散歛勸其貯納以待賑給未之聞也大抵有司務舒目前之責不思久遠之計遂致言者無事預言者為迂緩不幸一有二三千里水旱蟲蝗之憂言又何及謂宜準舊制更加修明侵移擅用格奏之令使祖宗恤民備災之政不變於聖代詔戶部申嚴行下是日御史中丞廖剛上殿

特進知泉州趙鼎言昨準告命落節度使自惟罪狀昭著揆之禮法亦殊猶為輕典止從貶秩益不自安伏望罷知泉州授之散地庶幾澡雪淬勵以副陛下庇護再生之賜詔答不許 臨安府火

癸卯詔新復州軍遇有合降詔書令學士院請寶訖赴三省樞密院給發 乙巳路允迪辭行 丙午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徐俯知信州 徽猷閣待制知嚴州董芬與宮觀殿中祔御

史周葵論弁嘗以珍玩賂權臣許以從弁班遲其命以事挾持之遂得詞掖其權禮曹也言者論主伊川之學因以罷去弁何自知伊川哉今以次對居輔郡畧無憂民閔雨之意故弁遂罷 直秘閣秦梓之太平州

建炎要錄卷一百三十一

紹興九年己酉八月

按是月戊申朔

復淮南諸州學官員

是日簽書樞

密院事樓焯自鳳翔東歸

趙天輕之遺史云焯倚奉檜之勢妄自尊

臣為守焯悉令庭參而退反請通判幕職官按席議事軍民皆駭之初劉豫之時民有訴事者執狀告官無所阻礙焯所到州訴事者每一狀非五千不能達故不能盡得民心焯貪財賄所至厭若之由是失軍民之心矣還朝無所建明奉秦檜之意而已

庚戌樓焯言陝西諸軍冬衣已下成都府等路取撥十六萬匹上

曰蜀士頻言調發凋弊已甚今吳玠一軍既分屯關陝饋運十省

八九若更能鑄減冗官四川民力庶幾其少紓乎詔川陝宣撫司

便宜補官限一年陳乞換給時言者論名器浸輕之弊以為三歲

大禮蔭補三年科舉所得之士共止數百人而便宜補官一歲之



間乃倍此數今罷便亘聖旨已五年其所換給約萬計乞限乙年
底息姦弊故有是旨十八年三月李誼為右正尋嘗奏此事誼此
時為中書舍人或即其所上當考

壬子起居舍人程克俊為起居郎 尚書左司員外郎王鈇為起

居舍人 直寶文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范同為中書門下

省檢正諸房公事 甲寅左朝奉郎張官為尚書司勳員外郎

右朝奉大夫新夔州路提刑點獄公事喻汝礪行駕部員外郎汝

礪始以勾龍如淵薦故得召及對首論願革近時文章骫骳之習

以遷西京爾雅鴻臚之風起中興博大混一之氣又論議者欲駐

蹕清宮臣愚以為未可願俟之加以數年地益增治糧益得歲然

後振旆以臨三楚清蹕而朝詭候可也更復俟之歷歲滋久河潼

囂庶許洛昌大然後復皇輿于舊京旋故嵩于天邑可也又論蜀

中之力何以屈非兵屈之官之冗者屈之也非官冗屈之士大夫

之濫賞者屈之也今天塗未夷國步方梗加之師旅因之以饑

饉即其所深異者觀之冗賞之濫濫與冗偕焉取人之父兄子弟

所以相養活之具從而潰敗磔犁之吾國幾何而不屈乎吾國屈

矣於何而可以伐人之國乎上甚嘉納且面諭曰不見卿久矣英

論如昔遂下所奏三疏付中書秦檜使人諭以上將用君宜與時

高下毋妄言汝礪不荅翌日遂有是命譚篆撰汝礪年譜云有旨
款用公為中書舍人公至

中書見宰相宰相曰上即欲用公宜與時高下切無妄言先是
公方至都秦丞相使人謂公曰鄉在圍城中公首論不棄地未論
不拜偽楚皆足以起發某某之有今日公與有力焉且公自是前
輩東南士大夫皆知公之文章矣此行但少鯁正畧相附和則美

官厚祿何所不為公慨然嘆曰是欲錯吾之口刺吾之舌矣吾豈
要養日之功於不為公相哉某既謁天子儻有所見安得而不言於是
丞相聞之遂大忌公翌日除駕部郎中命下緝紳大夫望公無所
怨居久之蜀人燕仲虎給事馬濟川侍郎勾龍行父中丞指訪公
曰比見除目與先日止皆不同且論未厭廟堂意謂公必有異論
願善處之按汝礪自尚書即勒停復起為郎今纔召對便除中書
舍人恐無此理又勾龍如淵今年二月先已罷中丞提舉太平觀
此時實不在朝安得見除目也况汝礪三劄皆殊不犯時諱秦檜
何為大忌之
乙卯樓炤秦以武臣楊順保安軍寇成知環州

上曰陝西沿邊控制夏國最為要害當擇久在軍中諳練邊事或
本土武人方能保固障塞民得安業可劄付炤令諭諸師翌日秦
檜奏已行下諸師如上旨上曰堡寨最沿邊急事因神宗戒陝西
諸帥悉出手批然於器械則稍變古法新法方稍短不能及遠又
放箭拘以法不能中的朕自幼年即習騎射如拽硬射親各是一

法斗力至石以上箭落不過三五十步如此何以禦敵耶熊克出
之英武出於天資其論射法 丙辰右朝請大夫淮南西路轉運

判官李仲孺知廬州時武信軍承宣使知廬州張宗顏卒故以仲
孺代之淮西宣撫使張俊遂命統制官田師中將宗顏之衆八千
人歸建康後贈宗顏保靜軍節度使謚壯敏 戊午鎮潼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信安郡王孟忠厚判鎮江府從所請也故事威
里官至使相者未嘗典州忠厚與秦檜為友婚上亦以照慈故厚
眷之故有是旨 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程邁陞徽猷閣直學士
知饒州 是日金都元帥越國王宗弼教魯國王昌于祁州函其
首以獻昌臨刑謂宗弼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早圖之宗弼俛

首無言遂囚昌之子大伊瑪久之遇赦得釋 已未上諭大臣曰
吳玠軍馬既移屯熙秦等路便當以吾百人為一指揮今諸帥招
填稍足舊額與弓箭手參用緩急之際有足倚仗庶幾漸復祖宗
之舊金人和義雖堅安能保其終久無釁况夏人乍臣乍叛尤難
保持今日邊防尤不可忽 庚申中書舍人王次翁試尚書工部
侍郎 起居郎程克俊試中書舍人 殿中待御史周葵試起居
郎先是權戶部尚書梁汝嘉為秦檜所厚葵將按之汝嘉聞之謂
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論君矣葵入對待聘乘檜未趣朝亟告
之檜即奏徙葵為起居郎葵方待引檜下殿諭閣門曰周葵已得
旨除起居郎隔下葵入後省以其疏以示待聘曰梁仲謨何其宰
也此據熊克小歷參王明清信度錄畧同但云葵既從左史翌日
退百官及之職也檜以問檜檜曰葵位長言路碌碌無所建明且進
幾葵罷去按副端遷左史非為降出葵不應自陳又其去乃因李
先明清所聞不待聘乃知為汝嘉所賣汝嘉不自安復引疾求去
焉汝嘉是月 辛酉給事中蕪符言已分屯吳玠軍馬乞罷免四
川對羅米脚錢等上曰四川自兵興以來橫劍既多民不堪命可
今胡世將張深相度蠲減以蕪民力 吏部員外郎徐度言新復
州縣遺民久罹暴虐如州之僚屬縣之令佐其所職業最為近民
尤當慎擇其應格法人更令某貳銓擇上曰度所論極當新疆百
姓久被虐政若州縣官非其人朕之德意何以自達秦檜等曰守
今皆親民官欲今後縣令並依守臣到堂上曰卿等若親加銓量

察其人物觀其議論亦可見人才大畧也 壬戌詔東京留守司
搜訪郊廟禮器來上時當行大禮上以渡江後所作禮器多不合
古故命訪之舊都馬禮官初議郊與明堂當間行秦檜欲集議上
曰且依近例行明堂禮可也 癸亥司勳員外郎李公懋言昔東
晉之在江左也控扼上流皆用名臣重望一時偉人如陶侃庾亮
輩中間數更危難卒賴其力近者朝廷選用群臣既享厚祿即擇
善地如江浙福建安閑之處從官典領比比相望危遠險難即以
無聞之人當之在陛下寵遇實為優恩而群臣報稱不無慚色今
者陛下聖德所及拓大封疆恢復故宇大江南北俱為內地上自
江陵下至九江款乞朝廷選一二從臣參處其間輔臣進呈上
曰朕用人才初無內外之間士大夫既為近列多擇善地至兩淮
新疆輒復固辭今後差除擇其遇事辭難之人重行黜責 權戶
部尚書兼江淮荆浙閩廣等路經制使梁汝嘉充實文閣直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從所請也 事初見是月庚申 尚書右司員外
郎晁謙之權戶部侍郎 甲子言者請申嚴冠帶之制俾公鄉長
吏毋得以戎服臨民詔禮寺討論申者旬軍興士大夫始衣紫窄
衫上下如一故論者及之然迄不能改 二十五年十二月辛卯二
十六年二月復申嚴之
丙寅京東淮東宣撫制置使韓世忠言金人誅戮大臣其國內擾
淮揚戍卒及屯田兵盡勾回世忠意欲乘虛掩襲上曰世忠武人
不識大體金人方通盟好若乘亂幸災異時何以使敵國守信義

遂不從 翊衛大夫貴州團練使范綜知金州

日歷不載紹興六年七月

任知綿州以此官再 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王俊知洋州

日歷亦無俊階

題名修入 俊仍兼四川宣撫司中軍同統制 戊辰故武

功大夫知環州安塞寨田敢時贈正任刺史官一子以經畧使趙

彬上其忠節也 事見紹興元年 己巳詔陝西諸路自祖宗以來

行使鐵錢昨緣廢齊毀棄不用遂致公私交易不便可依舊仍與

見今錢引相兼行使 庚午給事中蘓符充賀大金正旦使知閣

門事王公亮充副使尋命各官其家一人 九月甲午降旨 監察御史何

鑄為殿中侍御史 是日四川制置權主管宣撫司職事胡世將

至河池時簽書樞密院事樓公既離鳳翔陝西三偽帥懷不自安

掠取官私財物為入覲之計不護軍都統制吳璘等言於世將曰

金人大兵屯駐河中府只隔黃河大慶橋敵馬日日放牧河南騎

兵疾馳三五日可到川口吾軍就糧散在陝西緩急不能追集關

隘經年不葺川路糧軍斷絕此存亡危急之秋也今朝者不得輒

遣間探敵中動息不知璘等家族所不敢顧國事竟當如何世將

具奏曰臣伏見國家自景德以來與契丹通好而河北之備益謹

治平中敵人微有爭端稍嚴外備而重於改作臣之曾祖先臣宿

為樞密副使建議以謂今日未計莫若外固和親之刑內修守禦

之備當時不失備禦卒以無事今朝廷方與金國講和採官將卜

於陵寢兩宮復還於行闕南北之民各獲休息實天下大慶至於

備禦之事臣願以祖宗為法固不害為百數十年盟好也大軍屯蜀十有餘年四路供餉民力困竭今恢復陝右所產穀麥至廣出兵就食鎮守重地誠得其宜兵雖分而備不可弛於計實為兩得秦地形勝精卒良馬之所自出實軍國之根本然即今諸軍衣食仰給四川則蜀又為陝右之根本况蜀地居吳楚上流號為富貴敵人欲取久矣特以重兵保險終不能得志今日分兵宜使其勢與蜀相接不惟保蜀所以重上控之勢川蜀非昔日之比昔將河東為邊境與蜀風馬牛不相及今河中府浮橋之北便是敵境陝西收復之初朝廷固宜示大信至於我之為備豈可不講和好須自治得策然後可固若守禦嚴敵得輕我動為爭端非所以圖和好也今既未遣間探恐妨和議敵之動靜一切不知若又分兵太遠守禦不密萬一有虞敵以精騎突自河中不數日至川口此至追軍馬決不及事徇諸將之說則欲坐食四川之糧免遷戍之勞人人一辭固無足信而士大夫與凡有識者之論則謂兵不可不出出不可太遠此折衷之說臣近據秦鳳路兵馬都監賀倅稱在敵中有陪里千郎君與近上心腹人黃職方三年前為倅言金國王子議論要得入川不難將陝西棄下不覩三五年南兵決來作主道路已知仔細一發止去決取川蜀并據宣撫司幹辦官成希靖繳到紹興五年上都督張浚劄子稱希靖料敵人之謀以國家阻江據險彼之騎兵非可長之地近年屢戰屢兵北終不得

志彼必示弱以致吾之驕佯北以誘吾之進遺我以殘破之地使
吾取之以分其兵勢約我以和好之言俾吾信之以出其不意以
此詭道圖我以川蜀一落計中為害不細臣以謂賀正之言雖未
足深信希靖之策或出於偶然要之守禦之備自不可忽萬一或
如其言則我之為備正可以伐謀朝廷今以楊政帥熙河吳璘帥
秦鳳政璘皆吳玠大將立功既多威名素著考之衆論皆謂得人
臣謂楊政於鞏州及白石吳璘於鳳翔及實鷄多屯軍馬遇有緩
急可以應接川陝仍乞令政依舊帶川陝宣撫司都統制璘依舊
帶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吳玠所保仙人關昨金人以本國勁兵及
五路全力攻肥天敗而去地如此規摹具在臣以謂未宜遂廢

欲乞量屯軍馬將一帶關隘常加整治魚關倉見在米斛不多水

運艱若卒不能致欲乞常椿留一二十萬石以備緩急

世將此既利害故全載之熊克小歷稱世將八月戊申朔奏除楊政吳玠事而費士裁蜀口用兵錄乃雲世將八月二十三日主河記蓋差二十餘日今從士裁所記附此免又稱世將為宣撫副使亦誤世將除宣副在九月六日癸未

璘時新除秦鳳經略使於是止以牙校三隊赴秦州且飭階文等

山寨備之 辛未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胡交修兼侍讀 工

部侍郎王次翁兼侍講 武功大夫開州團練使杜平知原州關

陝之陷也平自知原州沒於偽地金人以平知鳳翔府累遷秦鳳

等路提點刑獄公事至事樓始以便宜命平守故群許之平言世

受者國恩既喪忠義無顏復臨吏民乃以平提舉台州崇道觀得

相在九月辛巳

癸酉戶部員外郎孫邦言私酷條已免折屋茶鹽尚有

籍沒法亦乞蠲除上曰法若果弊固不可不亟改若行之已久無

甚大害且循祖宗之舊可也 乙亥雄武軍承宣使閔師古為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行營中護軍前軍統制師古自延安入朝既

對遂有是命 詔知晉寧軍折可求無主管本軍沿邊安撫司公

事措置興後麟府州用樓炤請也 初金人欲得王威趙榮事見正月

丙巳遣還之韓世忠遺奏檜書曰榮威不忘本朝以身歸順父母

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檜慚且慮世忠徂

邁乃今榮威自六合趨淮西而去至是檜奏外間頗有異論於是

詔以榮威屬官軍及驅掠兩州之罪榜諭中外全國越王宗弼

得之復以榮威將 丙子直徽猷閣江浙等路總制判官霍蟲罷

初右諫議大夫曾統言經制使承戶部之職更置一司無益乞罷

之上曰經制一司須經久方見利害今才半歲難責以近效統三

上疏論上未許至是統又言經制司所創官吏種橫多費按其所

入未必能補如創供給酒庫亦是陰奪省司之利夫經制所總之

事戶部本職臣已嘗具陳不復重言若以謂監司州縣違法廢令

別建此司欲以按察即又不然夫朝廷置監司所以轄州郡立省

部所以轄監司祖宗之制也稅賦失實當問轉運常平錢穀失陷

當問提舉司若使經制司能事事檢察則雖戶部版曹之職亦可

廢矣又自置此司以來所謂漕司之移用憲司之職罰監司之妄

支固未嘗少草其弊蠹又擅將官錢三十萬貫借軍中不顧朝廷
大計欲望其按察諸路監司州縣草積年之弊臣竊料其必不能
也若巧作名目以欺於民徒為國家斂怨基禍以此為術其誰不
能望先次罷黜遴選能臣以司邦計詔戶部措置蠹與外任既而
蠹乞奉祠乃以蠹主管台州崇道觀蠹得祠在十月乙亥 祕閣修撰提舉
江州太平觀柳約知單州 詔成州同谷縣稅戶趙清臣旌表門
閭本州言清臣孝友嫻睦著於鄉里政和末其母張氏病清臣
割股肉以進母疾遂安諸姪請所居清臣訓諭不從因閉戶不出
號哭者累日產業皆取其棄餘者妻邵氏病其子鄉貢進士廷
彥復割臂肉為羹以進紹興初清臣少子惟禮有疾廷彥恒禱
于天乞損己壽以增惟禮既而廷彥危病惟禮被髮以禱亦如
之數人皆尋愈清臣中子忠訓郎中亦孝謹邵氏疾再作和封
服肉啖之父子兄弟孝友相尚萃於一門宜蒙褒獎有是旨
命常州津遣通微處士陳得一赴史館補修奉元歷以史館修
撰張燾等言重修神宗止史歷志備檢閱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九年九月戊寅朔尚書右司員外郎魏良臣為左司員外郎司農少卿陶愷為右司員外郎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護國軍承宣使李世輔言初歸朝日有父母兄弟之讎臣曾報復乞待罪詔世輔有功廊延特放罪後四日引對便殿上諭曰卿忠歸朝立功顯著乃起復故官賜名忠輔除樞密院都統制俄又賜名顯忠顯忠換給日歷不書或是樓炤行府便宜所命也按日歷顯忠待罪及朝見並不帶持服字今乃云特與起復或是因上殿乞解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乞以顯忠為本軍統制官當考上顯忠行狀云公與韓世忠同鄉里而未嘗少屈於韓及公不許顯忠行狀云公與韓世忠同鄉里而未嘗少屈於韓及公歸朝韓力於上前奏乞公於麾下上以公才非韓所能服

遂以樞密院都統制處之按靖康建炎之間世忠已立功為觀察使而顯忠尚未官且年小於世忠二十餘固非其儕匹也顯忠既歸朝繼為劉光世楊存中軍中統制而世忠視存中為先達且威名年位又皆過之存中能服顯忠世忠胡謂不能服之哉蓋自趙鼎再相朝廷漸欲易置禰秦檜又忌世忠故

已卯光山軍承

不欲以驍將界之耳行狀緣飾而云蓋非其實

宣使樞密副都承旨錢恂為德慶軍節度使提點皇城司恂副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使金國歸故有是命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

房公事范同論私監窮究來歷之害以為州郡徒刑殆無虛日深

可憫惻臣嘗詢究利害而得其詳蓋比年以來亭竈煎鹽起止火

伏之法盡廢畧無稽察致亭戶私煎莫知紀極雖許額外煎到鹽

賣納入官而官價低小校之私賣不及三分之一又場監乞覓減

尅遲緩艱阻半罄貨糧如是則私賣與官鬻熟利欲望命有司講

究先革私煎之弊其次斟酌煎鹽實費立定適中價直仍關防場

監之際勿令循蹈前轍庶幾亭戶所煎有限縱有贖數不歸於私

而以輸官為便非特法行禁止因繫漸少亦使利歸於公上國計

不為小補詔戶部措置 閤門祇候吳益為武翼郎閤門宣贊舍

人承信郎吳蓋為閤門祇候 辛巳左朝請郎劉化源左奉議郎

米璞劉長孺並轉兩官主管台州崇道觀親鳳翔府府學教授陰

暉特改合入官時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言璞不污偽命化源陷金

十年不屈長孺當劉豫僭逆嘗致書勸豫轉禍為福為豫所囚臣

嘗召至本府並欲津遣赴行在而璞苦風痺右足幾廢化源長孺

亦皆老病不任道路乞並轉官與宮觀差遣 年璞化源初見紹興元年三月長孺初見建

炎四年又言暉亦是陷隔以來守節不仕之人乞更賜褒擢故有

九月是命先是宣諭使周聿亦上璞化源忠義于朝詔赴行在八月會

焯出使遂就進官焉其後金人復叛盟長孺知華陰縣不屈而死

化源等除日以林待聘外制集修入日歷不如是之詳也壬午左朝奉郎鄭億年言有收到

祖宗諸后御容五十餘軸今被召入覲見在舟次乞令臨安府差

人奉迎入內從之億年之過常州也守臣直秘閣王縉不為禮且

面詰媿之既至行在秦檜復以億年為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

觀奉朝請繼欲復億年偽授職名參知政事李光燭前面折之乃

止此以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修入明年癸未樓焯言川陝既分

屯人馬已將自軍興以來勑生科敷悉行蠲免凡八十餘萬貫石

上曰四川久屯大兵不無科須今故地歸復兵各分遣得以減罷

遂可愛養民力矣上欣然喜見於色起居郎周葵乞將犯私茶

鹽人免根問來歷上曰犯權貨者不根問經由此嘉祐著令仁宗

盛德也舉而行之則吏不至並緣獄不至滋蔓可速令省部相度

後不果行熊克小歷載此事給事中蘇符試尚書禮部侍郎仍

兼資善堂翊善樞密直學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

置使知成都府胡世將為寶文閣學士川陝宣撫副使置司河池

諸路並聽節制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其守成都甚有政績至

是就用之世將既除宣副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能騎射

不知敵情不諳邊事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朝之故事以文臣為

制將爾自今以往軍中事務皆不改吳宣武之規募世將有所未
達諸公明以指示或諸公有所未達者亦當奉聞各推誠心勿相
疑忌共濟國事可也諸公皆拜謝 初資政殿大學士張守帥江
西以郡縣供億科擾煩重上疏請蠲積欠捐和買罷和糴及裁減
軍器物料上欲行之時秦檜方損度支為月進且曰虞四方財用
之不至也覽疏怒謂人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薊曰彼為損
國乃益國也至是成都關帥檜遂擬以守代胡世將上曰張守素
弱豈堪遠道江西盜賊寧息人方安之無庸易也檜乃止 此據趙
姓之遺

履政大夫萊州防禦使知河州白常為涇原路馬步軍總管
起復武功大夫博州刺史熙河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鞏州兼管

內沿邊安撫使魏价知河州兼主管洮西沿邊安撫司公事 翊

衛大夫和州防禦使熙河路兵馬都鈐轄行營右護軍右都統制
軍馬李師顏兼知鞏州兼管內沿邊安撫司公事 武經郎吳濬

充環慶路兵馬都監濬革子也在陝西用樓炤請而命之 權戶

部侍郎晁謙之言議者謂自古理財之臣皆無善終所以近世習
而成風不復以理財為言臣以為不然聚斂而興利固非所宜如
經理常賦以足國裕民又安可緩今日官物多而隳失而州縣寢
不加省宜有以救其弊而革之至於勸農欲墾無遺利督賦欲輸
無逋期廣儲蓄之計以備水旱遵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凡若此者
宜悉令條畫以聞從之

熊克小歷載此疏於紹興十四年按謙之
明年閏十月改工部十一年九月罷十四

年乃在撫州不知
克何以差誤如此

甲申左朝散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

馮檝左朝奉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劉一止並試給事中左通直

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兼直學士院李誼試工部侍郎兼職並如

故舊制職事官同日除者以寄祿官為序至是一止審于朝乃詔

一止係自中書舍人除授序位在檝之上焉

是月壬辰降旨

右通直郎

張汲添差通判衢州汲孝純子上召對而命之 乙酉故同州觀

察使李永竒特贈鎮西軍節度使永竒妻令人蒙氏特贈安化郡

夫人以其子顯忠歸正故也於是顯忠弟左武大夫沂州團練使

世壽武顯大夫博州刺史世延修武郎世武姪忠訓郎師道及顯

忠之子秉義郎師政各贈五官

永竒乾道初賜蓋忠士

丙戌皇叔檢校少

師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儂封齊安郡王

以朝陵還特封之也

日歷無此今以會要及中興玉堂制草修入

戊子禮炤言永興

軍保福院有姓張人自稱趙王上皇第五太子係杜玘璉皇后之

子小名仲山年十九本軍已差官祇應日為給食契勘所供年紀

稱呼詐偽不實已下本軍根勘詔趣具案以聞 直徽猷閣利州

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萬年為永興秦鳳等路提刑兼提點弓箭手

措置營田又以行營右護軍統領樊彥知洮州賀景仁知邠州向

洌知鄜州皆用樓炤請也上曰炤經理關陝每有奏陳頗合事宜

兼為朝廷得此人材以濟國事尤可嘉也

利路提刑題名宋萬年八月五日赴樞密行府

取稟差充永興秦鳳等路提刑在此前已月餘

蓋炤先除而後請也景仁洌前街未見當考

秘閣修撰新知

單州柳約知蔡州左朝奉郎葉夏卿復直秘閣知單州 詔左承
奉郎高頴令引對頴河南人宣和末中進士第金豫之際隱于民
間樓炤言其忠義上召見遂以為國子監丞 已丑詔諸軍舊帶
大河以北差遣之人並改帶河南州軍差遣 行營右護軍後部
統制軍馬李永琪知鳳翔府秦鳳路兵馬鈐轄孫注知成州 庚
寅罷經制司其諸路常平事令提刑兼領始用曾統奏也常平法
起於西漢歲豐則歛歉則散後世講之尤詳秋成則歛春饑則散
可以平物價抑兼并人有接食官無所闕法至良也熙寧初王安
修水土之政與筦權之利置舉官以常平司為名當時所行新法
如免役坊場河渡青苗市易方田水利皆俾提領遂為民患議者
不察但云常平法可廢建炎初遂盡罷提舉官時諸路苗後羨錢
各不下百數十萬緡朝廷草創多取諸此次年呂頤浩等言常平
法不可廢其附益之者如坊場免役等可行青苗市場等可罷有
詔委頤浩等詳議已成書矣會南渡未及行已而言者槩斥提舉
官不可復前議遂寢其後或隸提監司或隸發運司或隸經制司
終無定論而兵火焚蕩戶部及州縣安籍皆廢財賦多失矣 辛
卯樓炤奏以修武郎閣門祇候知同州郝抃知陝州富平之役抃
以慶陽叛至是用之上覽奏問秦檜曰陝州合差是何臣僚檜曰
係舊差文臣上曰武人作郡徃徃不曉民事又多恣橫今日所還
州郡久陷金豫尤須守臣得人使之愛養百姓非武臣之所任也

可自今只差文臣庶能宣布德澤亦以收還威柄 承議郎蔣汝翼知醴州汝翼以進士得官建炎末為文林郎知成安縣陷於金積遷至是官河南初復汝翼赴行在待罪詔與合入差遣遂有是命汝翼放罪在今 詔今後諸軍不許代名事見紹興六年末 以言者論自都督府隨宜措畫以來冒名竊祿者不知其幾乞加釐革故也 涇原路經畧安撫使張中孚言邊隅無警望許臣入覲闕庭詔俟春暖起發既而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萬年遺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書言昨頒降新復河南詔書張中孚等初不曾拜却將金國詔書宣讀百姓見詔書上有本朝廟諱御名皆不忍聞萬年昨密問吳璘萬一兵復渡河如何措畫璘謂中孚等重兵在手為秦鳳腹脅之患內外相應必來搆虛我軍既守家計安能遠出接戰以此見中孚等陰藏姦謀所繫非輕世將即以此聞且言臣昨論秦逐人罪惡以謂朝廷方守信誓不欲遽易帥守然中孚等並已降指揮許合入覲欲望因其自請別與差遣於是中孚等皆改命 癸巳左迪功郎王從一改合入官依舊太平州州學教授從一以薦對故有是命 甲午名皇太后宮曰慈寧 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浚明知亳州 乙未工部侍郎王次翁權資善堂翊善以蘇符出使故也 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韓公裔特轉行右武大夫明州觀察使上以公裔給事藩邸及今三十餘年積勤勞故有是命 故成忠郎盧大受特贈修武郎官一子以紹興

初結集忠義欲解慶陽之圍為劉豫所殺故也

事見紹興元年四月

川陝

宣撫司以便宜增印錢引二百萬道應副陝西使用時右護軍之移屯者當用糴本錢四百三十萬引而計司乏糴本錢乃有是請

焉 丙申詔汝州郟城縣故資政殿學士蘇軾墳寺以旌賢廣惠

為名以孫禮部侍郎符援范鎮家賜剝例有請故也 戊戌張洵

知同州 未見前街

拱衛大夫威州防禦使溫濟勒停南劍州編管濟

為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提舉一行事務以其徒左武大夫耿

著陰事告于朝語連韓世忠故有是命世忠意未快連上疏奏濟

狂惑犯分罪惡顯著乞遣至軍中詔濟移萬安軍統管王次翁叙

世忠陰事來告止命黜居湖南世忠連上章乞遣至軍中詞甚不

遷按濟先貶海外十一年七月乃移潭州叙紀誤也移萬安日歷

不載今以世忠奏狀修入林待聘外制集左武大夫耿著摺 亥太尉東京同留守郭仲荀言所帶在京人馬已三鎮江先是上

召仲荀赴行在仲荀因與劉豫之眾五千七百餘人南歸熊克小

荀領劉豫下兵八千以還而樞密院勘會指揮乃 上謂秦檜曰仲

云仲荀將帶東京官兵五千七百二十八克恐誤 荀善人也但馭眾非所長姑令駐彼別選人代之檜曰孰可當者

上曰極難其人欲於二三大將統制官中選之檜等言董先牛臯

才具上曰二人誠驍勇然先好貨臯嗜酒未可馭眾時京畿提點

刑獄公事辛永宗與仲荀偕來上亦以其誕謾不可用檜曰外人

不知陛下察其姦狀乃謂最蒙眷寵上曰朕何嘗喜之如道宗更

不循理亦不可用既而檜等請以樞密統制官雷仲代將其兵從

之奏雷仲管鎮江軍馬及上稱臯先未可馭衆乃十月戊午事今併書之

庚子故中大夫直龍圖

閣趙叔近贈集英殿修撰以御史言叔近有功於杭秀之民不幸

死於亂兵望量加褒恤故也

事祖在建炎二年

辛丑詔東京遠來宗室

子年及二十者授承信郎餘廩給之俟年及取旨用魏悼王五世

孫慧之等請也 甲辰權刑部侍郎陝西宣諭使周聿使還入見

聿言陝西既歸得地數千里得兵十三萬得馬二萬有四塞之固

居天下上游可謂彊盛然陝西陷偽十有餘年城池不修器甲不

備異時四十萬僅支一隅今纔十三萬而夏人不敢侵犯者以金

人精兵在內故也今日金人盡去土地濶遠雖有兵其其實甚虛

欲望陝西凡空閑不耕之地除元業主識認給付外依本朝沿邊

制度並招弓箭手土田肥美邊人樂耕不出數年兵政自成盡在

關中與唐無異因謀都邑以建本根又言陝西諸路既命楊政帥

熙河吳璘帥秦鳳然所屯之衆皆四路忠勇之士吳玠教習已踰

十年百戰之餘所向無敵和好既成即可往來舊國舊都不能無

念統兵之官皆欲誘致望訓戒四路帥臣非元所統不得招納如

敢違命必罰無赦熙秦兩路如有散亡亦當加以不能存撫之罪

聿又面陳所過州縣遺民見之皆歡忻鼓舞屬戶有感泣者乙巳

宰執奏事上以語之秦檜曰此祖宗仁恩涵養而陛下純用德化

故為夷夏所歸上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朕嘗笑趙鼎舉劉麟之

語曰我能嚴刑故州縣無不畏聞江南只是尚寬鼎因勸朕立威

以馭下是不知為天下者豈可不尚德而用刑也乃以聿所言令

川陝宣撫司措置小歷云檜等退而竊歎曰唐太宗不聽封德彝

於聽納同符太宗矣權刑部侍郎陳橐等言右廸功郎李卿諳刑法請

以為大理評事許之言者論知以特進名授官年踰六十又非試

中刑法之人命遂寢乙巳左文林郎黃魯子特改合入官依舊平

江府府學教授以薦對也丙午左朝散大夫董濬知興仁府左

朝散大夫余應求為福建路轉運副使陝西之陷也武翼郎涇

原路第十將王忠弼沒于偽齊積官權秦鳳經略使朝廷因命為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奉寧軍承宣使知德順軍制涇原路山

外諸將軍馬至是忠弼繳納偽命乞放歸田里詔速令換給仍賜

詔諭之右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阜民卒于湖州日歷

贈官會要本門亦無之當考是秋太行義士蜂起威勝遼州以氣道不通行時

金人法苛賦重加以饑饉民不聊生又下令欠債者以人口折還

及藏亡命而被告者皆死至是將相大臣如魯王昌宋王宗磐之

徒皆被誅二帥久握重兵植黨滋眾今則悉為亡命保聚山谷官

司不能制金人罷諸路酒務賣於民間監官月督酒戶輸錢于

官初金人右選入仕之法自初補閣門祇候至率府率凡十四階

止許調征權之任每月折支十千金籍移易庫金自贍而已至禮

賓副使始理親民資序乃有廩祿及是罷之失職者甚眾冬十月

按是月庚戌尚書司勳員外郎張宦為監察御史初吏部功賞難

戊申朔

於覈實吏得舞文為奸官因陞對力陳其弊以謂圖籍散逸止憑
省記月異而歲不同無所總括合法則用例引例則破法奸弊日
滋甚非畫一之政請自今以例為據者悉令上之朝廷稽其合於
三尺者著為定制人以為當官八月甲寅除勳外未知何日陞對
日歷十月戊申張官面對當即是此
也辛亥詔侍從各薦士二人時言者請遵祖宗故事詔中外各舉
所知特加親擢如此則庶僚無附下之嫌大臣免招權之謗上亦
以中原隔絕遺才必多故有是命 秘書省正字朱翌范如圭並
為校書郎翌仍兼實錄檢討官如圭仍兼史館校勘 是日同簽
書樞密院事王倫始見金主亶于御林子倫致上言亶悉無所答
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勸官問倫還知元帥達賚罪否倫
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
邪倫曰昨者簽宣蕭哲以國書來許割河南歸梓以太母天下皆
知上國尋海上舊盟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癸丑權尚
書刑部侍郎周舉改戶部侍郎 太常少卿蘇攜權刑部侍郎
權吏部尚書兼史館修撰張燾充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
安撫使四川制置司限一月結局初成都謀帥上諭秦檜曰張燾
可付以便宜使治成都第道遠恐其憚行檜退召燾諭旨燾曰君
命也燾其敢辭上大喜遂有是命上諭檜曰燾雖安撫一路如四
川前日無名橫斂不急冗費可令蠲減以寬民力以成都帥臣而
得行四川民事自燾始 駕部員外郎喻汝礪面對漢文帝光武

嗇於用兵而厚於惜天下之力所以為後世計者至深遠也自漢
以來屯戍轉輸歲與角者其費不可勝支唐之謀臣日闢天下
之士以弊方鎮而唐日以微今陛下講好結信以交兩國之驩寢
兵休士以重萬民之命固知生事徵功之臣流毒遂以羸中國而
思有以戒之也臣之區區尚願陛下申飭邊吏毋隱奸毋顛利毋
徼亂以仰副陛下睦鄰好紓吾民嘉惠汝礪又言臣嘗謂忠義之
士如玉鎮大寶故為天下者雖有高城巨浸以為之防粟糧漕庾
以為之備良士選卒以為之戰而徵忠義之士以為之守是委社
稷而輸之敵也臣竊念之自靖康建炎而來將帥之舉義夫烈婦
豈無捐軀殉國犯患觸禍負傑異之操如古人乎若不及時早加
褒擢歲月荒老無所訂正伏願申詔史臣採自靖康而來蒙患死
難暴人耳目較然不欺者書之為死節之士復據近日樓炤之所
蒐訪周聿之所論薦者書之為守節之士庶幾彰國家臨危有伏
節之士勵世有消萌之術詔送史館甲寅詔溫福州奉迎景靈宮
神御別聽指揮先是有詔奉迎神御至吳興而浙東諸州鑿山拆
屋荆造次舍言者以為擾故暫罷之是日樞密行府準備差遣
王晞韓以夏國招撫使王樞至行在樓炤言陝西新復正與夏國
為鄰此等留之無益還之可使知恩乃詔閤門引見令臨安府燕
犒差行在官館伴秦檜又召樞至都堂諭以講和意并還慶所獲
夏人之俘百九十人歸之仍命晞韓伴送樞至境上

明年三月所
書夏國事可

參考已未上諭大臣曰陝西新復州縣已放租稅三年四川大軍移屯亦蠲軍賦不少惟階成岷鳳未知寬恤可與免租稅之半以裕民力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讀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權吏部尚書兼職如故庚申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自陝西還行在炤乞罷職以奉親上不許敦武郎鄭涓監潭州南岳廟仍賜銀帛一百匹兩以周聿言涓頃知定西寨守節不屈也事見紹興元年二月尋又詔所居州津赴行在丙寅洪州觀察使新知鼎州王彥卒于邵州年五十荆南舊部曲聞彥之喪皆即佛宮為位而哭彥事親孝居官廉其為將也與士卒同甘苦屢破大盜子弟從軍者未嘗需賞及將死召其弟姪悉以家財分給之時號名將然性剛寡合雖待士盡禮而黑白太分此其大畧也戊辰慈寧宮成宮依山為之供帳皆備上召秦檜等入觀觀文殿大學士知湖州朱勝非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用臨安守臣張澄議浚運河而兩浙漕司調夫甚衆勝非上疏論其害即日罷之因引疾求去章六上乃有是命己巳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知徽州藻閑廢累年以詔旨成書復命出守庚午詔新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令引對燾奏蜀自軍興以來困於征繇民力凋弊官吏既不加恤又從而誅剝之去朝廷遠無所赴愬臣俟至部首宣陛下德意俾一路之民咸沾惠澤上曰豈惟一路應四川寬恤事件悉委卿措置燾因奏臣入界即行詢訪應民間一利一害先次罷行官吏有貪冒慘酷為民之

蠹者臣先次放罷續行按發庶幾遠民速霑實惠上皆可之燾又
言國家自軍興以來十餘年矣日不暇給今茲和議甫定征暫息
亦可謂閒暇之時矣况來年歲在庚申乃藝祖開基之載得非陛
下中興之時乎時不可失願陛下鑒詩人閒暇之語稽孔孟發明
之意汲汲專以治政刑為務上曰朕當書此語置之座右前是之
蜀者例皆舟行至荆南則捨舟遵陸燾行至鎮江上奏曰主和者
達賚也今為其姪烏珠所戕勢必渝平乞道京洛關陝以往因得
觀形勢利便且至河池與胡世將共議邊計上許焉 陝西轉運
副使姚焯直秘閣焯隨樞密行府出使故就用之 焯以七月壬辰
銜林待聘集有制詞云此錄樞屬留使關中而樞密院
官屬隨名無焯姓名蓋行官府屬也 詔石修

職郎陝西都轉運司主管文字正湛令赴行在湛商州人累通書
史多機數避難入蜀守將邵隆亦在蜀中湛屈已事之隆知商州

湛亦隨歸漸補以官至是用樓炤薦召 此據徐夢莘會編修入夢
南之意然不久必復取之乃作料理河南之策授湛使詣行在港
改為己文以見樓炤未之信既而金人許割三京地炤大驚以
白秦檜檜喜薦湛改官為樞密院編修官隨炤往陝西宣諭按夢
莘所云與史不合今始附此或是隆料金人復取三京因湛召還
授以此策而夢莘所
記小差更須參考 辛酉詔萬壽觀使高使則今赴行在供職秦

檜引之也 權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蕭振充徽猷閣待制知湖
州 徽猷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程俱提舉萬壽觀充實錄院
修撰秦檜薦俱領史事故有是除俱以疾不至 寶文閣直學提
舉舉江州太平觀梁汝嘉為四川都轉運使兼陝西都轉運使專

管熙秦兩路汝嘉辭不行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劉

岑降充徽猷閣待制初右迪功郎吳伸之上書請滅劉豫也事見紹興

三年岑為秘書少監以書譽之至是有刻吐金集本者實伸所上疏

而岑書在焉秦檜奏伸書有斥聖躬之語不可傳播恐流入外境

乃令臨安府拘收今年九月岑坐降職 翊衛大夫安德軍承宣使

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辛未宗落階官為戰州防禦使兩浙東路

馬步軍副都總管永宗在京畿惟尋訪古器及宣政間宮禁舊物

搜求美女而已每巡歷州縣專務苛擾民有冤抑不能赴愬既去

則人唾罵之此並據趙甲戌監察御史陳淵守右正言乙亥簽書

樞密院事樓炤乞賜告省侍于明州上謂宰執曰羣臣之有親者

朕未嘗奪其情昨蕭振以親為言亦令奉親而來庶使不失為臣

為子之道今炤可給假迎侍秦檜曰陛下受親之心施及臣下臣

等不勝感歎 是月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來朝初秉氏人李寶

少無賴尚節氣鄉人號為潑李三山東陷寶聚眾數百人謀殺濮

州守不克脫身南歸朝廷以方議和不之用會飛入朝寶以鄉曲

之故願歸軍中飛以為馬軍未之奇也寶快快乃與其徒四十餘

人約日渡江北歸事露飛盡斬之寶抗言欲歸者寶也眾皆不預

飛奇之繫于獄凡三十九日會得邊報飛釋寶問以北事寶願歸

山東會合忠義人立功飛許之寶還偽地募得八百人赴飛軍飛

乃假寶閣門宣贊舍人統領忠義軍馬屯龔城 金主亶復遣翰

林待制耶律紹文至驛諭奉使王倫言鄉留雲中無還期及貸之
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乃遣副使藍公佐先歸論歲貢正朔
誓表冊命等事而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間遂不復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九年十一月戊寅朔秘書少監鄭剛中權尚書吏部侍郎
先是剛中為樞密行府參謀官及還上召對剛中言臣為陛下詳
觀今日之勢陝西新復且遠然就緒也必易三京為近然就緒也
難何者陝西得禁兵四萬得弓箭手六萬則有兵可守見管之粟
與和糴相當足支一歲則有糧可因今又益以出蜀之兵一旦有
警宣撫使號令六路經畧各據險阻未易窺也惟是三京久為劉
豫凶焰所焚焦痛未蘇凋殘尤甚今古三京戶口纔四十萬比平
時不能十之一近屯田司又收其已種之田民力殊困且地勢平

廣而無蕩籬無一兵可以受甲無一家可以供賦孤城乍聚易以
生釁臣願陛下選任郡守監司精究屯田俾民安業朝廷和氣自
東南達於西北則功可成矣既對遂有是命日歷剛中以十月庚
午得旨引對去此凡
八日未知何日上殿
且於此附書之當考尚書戶部員郎李若虛試司農少卿 定

國軍承宣使知秦州兼節制屯駐行營右護軍軍馬吳璘為龍神
衛四廂都指揮使上諭大臣曰吳玠久在蜀備著忠績雖已優加
恤典然聞其家頗貧可賜錢三萬緡仍進其弟軍職令撫其家屬
故有是命上諭在十
月壬申命大理評事何彥猷等編集刑名斷例刑

部郎官張柄等看詳先是胡交修為刑部侍郎嘗有是請詔限一
季紹興四
年四月久之未成議者以為刑部用例之弊非止臨時翻檢案

咨隨意引用輕重適當而已外議相傳有部吏賣例之說乞再立
嚴限專委丞評編集成書復委通曉法令疆敏郎官一二員看詳
允當上之朝廷審定行下方得引用故有是旨 已卯上諭輔臣

曰新疆百姓凋弊無徃年十之一而官吏悉如舊何以贍之可令
逐路監司併省庶寬民力又曰聞沿汴居民苦於官役不安其業
逃去者多當嚴束熊克小歷云秦檜曰陛下愛
民真二帝三王之用心也上又言前日議移

岳飛屯于襄陽深慮饋運費力不若先移萬人於江西既省饋運
亦可以殫壓盜賊 和州方禦使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韓世
良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他職如故 庚辰言者論今輿地復
歸宿師百萬隸籍諸將非屯田何以善後今荆湖興洋汝隸江淮

之間沃野千里尚或邱墟是地有遺利諸師所統自農為兵者不
少戰士之外負荷後使之徒不無可用是人有餘力量令諸路宣
府師臣悉意講行從之 是日宣州觀察使知閣門事監公佐自
金國至燕山俄而都元帥越國王宗弼亦至公佐懼不免留四日
始聽行 癸未檢校少保嚮德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嗣濮王偁
薨輟視朝三日贈少師追封瓊王謚恭惠 屯田員外郎陳康伯
因對面奏士大夫自偏庭召來上殿須防姦人刺客上以為不然
語輔臣曰汙偽之士雖衆皆朕臣子當以赤心待之秦檜曰陛下
待人開心無間雖漢光武何以加 是日金人自河中府以馬軍
八隊出城遣人招同州巡檢官白美入城議事美為言自今各守
疆界無令北軍私過黃河蕭千戶者言上畔即無不得過河指揮
既有此橋我有千二百軍在此得指揮毋令騷擾南界地於二十
里外硬探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聞之即上奏曰臣伏見金人講
和今已逾年梓宮天眷未有還期本朝使命尚留金國其賀正使
亦不差人迎接臣竊謂敵情不測初議難信理當過為預備昨吳
玠所管右護軍七萬餘人控扼川口常若分布不足今移屯出川
僅五萬人除秦鳳路及熙河路白石屯駐軍馬形勢相接外其餘
地里遙遠老弱同行緩急勾喚不及今別行措置將分屯太遠軍
兵從臣一面相度移那就近其鄰廷路未發老小且令在元屯駐
州軍存洵熙河別無稅戶從來多是蕃漢弓箭手田土自絰兵火

耕種稀少難得斛斗糴買不行乞將揚政所帶二萬人分那五千
人於附近本路有糧食處屯駐本路在五路最處西偏非金人衝
突緊切控扼地分今來糴價極貴於川蜀徒使分兵太遠臣愚以
為不若量留軍馬差兵官管熙州職事令政將帶精銳就近屯駐
臣昨將魚關倉斛斗二十萬常行椿留緣每月支動一萬餘今將
利州倉月運萬石新易舊利州所管止有十八萬餘石乞委潼州
成都利路漕臣於沿流和糴一十萬石以備緩急涇原舊兵五萬
人馬九千足在五路最為強盛張中彥近以赴闕乞早別差帥臣
先是世將與新除陝西轉運副使張深有大學之舊相處甚權至
是建議移屯關中大將皆謂非便而深持之甚堅世將乃奏深頃
以錢糧弛慢得旨令臣取勘深緣此積憾視制置司為仇敵竊慮
懷恨不一別致中傷欲望罷臣宣撫司職事回避張深舊成都潼
川兩路對糴及脚錢折納米每石為錢十五引范直方之為宣諭
也奏減三分之一事見八年三月及深又減其半深又白樓始裁定右護
軍請給則例於是諸軍出關歸怨于建議者洵洵幾變而關州戍
卒欲殺其守臣淮康軍承宣使孫渥會謀泄不果世將亟下令悉
如舊數不減且條上其利害大畧謂近所立新例第可減折估錢
此軍折估錢舊每月為百三十萬緡臣近考見寔數革去虛椿弊
俸月支止計九十七萬緡即不須將士卒見請之數頒行裁損欲
望斷自聖慈並令依舊庶幾恩出朝廷士心感奮 乙酉殿中侍

御史何鑄論士大夫奔競僥求之弊且言初改官唯注知縣謂之
寔歷蓋欲其改官之後更練民事以成其才雖不拘常制不得奏
差此祖宗之法紹興所重建也比年以來纔得改官求堂除差遣
內則欲為寺監丞貳等官外則欲為俸貳自知縣以下皆不欲也
宛轉干求寧涉歲月不願參部遂使寔歷之法幾廢選人纔出身
則有黃甲注擬無出身則參部射闕此亦祖宗之條令具存也比
年以來選人纔出身則多欲求為行在之職無出身者又求為敕
局樞屬之官未有一日考第未嘗一見吏民自此改秩大則為監
司太守其次猶為俸貳於法令漫不知於人情未之察傳突於人
者多矣願降睿旨初改官人未經寔歷選人未歷州縣並令赴部
依法注授不得輒至朝廷干求差遣有違戾者懲一二以示必行
秦檜進呈言舊法初改官須歷親民一任上曰既有成法自當遵
守遂吏部措置行之 丙戌龍圖閣直學士京畿都轉運使李迨
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迨始辭新命上固遣之及到任又與權東京
留守孟庾不知先是降聖節日庾失於行香為迨所持庾方自劾
迨因此規求罷去上曰迨昔守官于濟亦有風力然為人刻薄自
頃被命已偃蹇今若止罷之適中其計遂有是命 直祕閣舉台
州崇道觀詹至提點永興軍等路刑獄公事至辭不行 右朝請
大夫陳敏職為江南東路轉運副使 戊子詔司農卿莫將奉使
宣力特除徽猷閣待制京畿都轉運使兼主管奉迎梓宮一行事

務上曰李迨乃朕舊僚亦見朕於臣下無所偏也 初命侍從兩
史官各舉所知二人至是權吏部尚書吳表臣等舉左議郎新知
桂陽監張斛右承事郎新通判淮寧府王循友左朝奉大夫張旬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施鉅軍器監丞歐陽興世右承郎主管台州
崇道觀趙戩左宣議郎新提舉福建茶事呂用中左文郎林嚴抑左
從事郎臨安府府學教授陳之淵左宣教郎呂廣問右奉議郎提
舉浙西茶鹽公事徐康右從侍郎監潭州南嶽廟李綸左從政郎
新台州州學教授張闡左迪功郎明州州學教授王伯庠直顯謨
閣馮康國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鮑瑀左朝請郎荆湖北路提舉
茶鹽公事賈思誠左朝散郎新知臨江軍范正國右朝請郎新知
南劔州李文淵等三十二人詔三省量材任使旬嘉興人抑歸安
人廣問公雅孫公雅夷簡第三子綸綢弟闡永嘉人伯庠次翁子
瑀松陽人正國純仁子也斛循友鉅興世戩用遂以瑀為軍器監
丞是月正國為廣西路轉運判官旬知南劔州是月甲辰熊克小
一月壬戌按十一月戊興世守尚書都官員外郎十二月斛知鼎
寅朔無壬戌克蓋誤也州尋又詔未經上殿人令引對十二月後多擢用 已丑宰執奏
勅令所已修成在京通用勅令乞頒降上曰朕未詳覽若欲頒降
須委官詳覆恐有司行之或有誤也 故追復左通直郎直龍圖
閣張旸特與一子官仍賜其家銀絹百疋兩先是湖北京西宣撫
使岳飛言旸忠義上命復舊官日歷不見此據飛又言好生惡死

人之常情所以忠許國義不顧身雖斧鉞在前凜然不易其色乞與旌加褒異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所勸故有是命 戶部侍郎周聿言陝西士人學術久荒拙於為文若與四川類試必不能中程乞別立字號上曰陝西久陷偽境朕欲加惠遠方可令禮部措置川陝分類試額自此始 詔西京諸陵旦表等令內侍省每季一次遣親從官賞降故事每帝后生忌辰遣內臣往諸陵酌獻至是以道遠遣止就付留守司馬 庚寅右正言陳淵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泛賞給太厚匪頒賜予之費太過府庫空虛而發之不己財賦匱竭而取之益詳陵寢未成郊祀不遠內有諸將之饋外有隣境之好所用既衆而所入寔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曰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誠然是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矣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故臣願陛下凡有賜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有司得以獻其疑臺諫得以論其失一有失當即行改正則前日之弊庶幾可息矣翌日進呈上謂宰執曰朕未嘗有一毫一妄費秦檜曰淵初除諫垣職在規正故耳上曰淵老成有學乃楊時之壻聞嘗講論語中庸可令其子適進來上因論極高明而道中庸此不可分作二事檜等曰陛下之學深造聖域非臣下所及時適監都進奏院遂命臨安給劄上之

無克小歷載上語於己丑恐誤日歷十一月甲申乙

酉丙戌輟朝已丑廖剛本職進對庚寅陳淵進對辛卯臣僚上言賜賚等事有旨依奏同日令楊適錄進論語等解

詔故

左承議郎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常明特與一子初品官明奉于行在給事中馮檄秘書省丞刘才邵等言明去鄉萬里老母子幼

乞用梅堯臣刘恕例錄其孤故有是命才邵廬陵人也 壬辰吏

部侍郎周剛為山園陵按行使入内内侍省都知梁邦彦為副使

始命邦彦充使邦彦言事干典禮委付至重乞如故事命近臣故

有是旨 左承事郎姚邦基特改左奉議郎樓焘之出使也言邦

基不仕偽豫之節故召對而命之邦基先是見炎四年九月 選人魏申進太

一總鑑上曰申所論該博雖秘所藏亦未之見可與循資仍賜錢

五百緡 癸巳檢校少保昭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駙馬都尉

滿正夫開府儀同三司初益忠厚之守鎮江也給事中刘一止言

后族業文如忠厚不可多得但此例一開有出忠厚下者何以禦

之至是又論正夫除拜非舊典乞特降處分後人毋得援例自今

除授有非舊制並令給舍臺諫論駁乃詔哲宗皇帝昭慈聖獻皇

后惟正夫忠厚為近親餘毋得援例御史中丞廖剛曰是臺諫所

當言者皆為刘君先矣一止在瑣闥僅百餘日事有不便者輒繳

奏由是秦檜忌之 左朝奉郎新京畿都轉運使莫將改充集英

殿修撰右正言陳淵言將未應除次對望湏其績著然後命之雖

往者尹焞亦自鄉聯命以此職由焞先除從班以疾力辭老不可

留故以寵之今將宜除近下職名庶合公論 武經大夫濰州團

練使王彥先自亳州來朝 甲午秦檜奏神宗哲宗兩朝正史乞

俟徽宗寔錄書成之日通將三朝事寔考據修定從之時史館已

分修兩朝正史於是復罷熊克小歷載此段乃云秦檜奏神宗哲宗寔錄已進今乞專修徽宗寔錄不知

何謂 乙未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正民知淮寧府 朝

奉大夫申賜知亳州賜已見今直秘閣新知亳州王俊民知常

州 癸卯詔樓炤疾速赴行在熊克小歷載此事於十一月辛酉按十一月無辛酉辛酉乃十二月十五日始不應許

十五日始不應許 詔陝西李彥仙廟名義烈鍾紹庭廟名愍忠

同州鄭驤廟名愍節皆以戶部侍郎周聿上其死節也紹庭靖康

初以朝議大夫通判陝州權州事死彥仙死事具紹興元年驤死事具建炎元年乙

巳右朝散大夫曾慥行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應辦湖北京西路

宣撫使司大軍錢糧時戶部員外郎邵相在鄂州以乏軍儲為宣

撫使岳飛所劾言者亦論相到官以來追催積欠侵奪權酷故以

慥代之中書舍人又劾相坐視諸路違欠數多並不按劾後二日

奪相直秘閣令吏部與遠小監當言者論相罷總領在此月乙酉今聯書之相為岳飛劾奏據洪

邁夷堅志所言今以臣僚所劾行下者蓋不該令出於將帥之意云耳十有二月巳酉左諫議大

夫曾統徽猷閣待制知婺州以疾自請也 左承議郎福建路轉

運判官張嶠為尚書司勳員外郎 御史中丞廖剛言國朝治平

以來詔三歲一舉士自是率用今年大禮明年科場又明年省殿

試故蔭補與登第人往往先後到部於注授為便而漕司歲費亦

無相妨誠經遠之計昨建炎元年殿試為軍興展至明年就維揚

試紹興元年殿試為明堂又展一年就臨安府試今年當試進士復與大禮相妨且省司財計難以應辦此不便一也近歲初官人率待四五年關若奏名人與蔭補人同時到部愈見差注不行此不便二也儻更展一年則大禮科場省殿試皆得如古制矣况來年不獨舉大禮且山陵營奉有日豫備兩宮回銜差官置局日分亦恐不給安得不權時而制宜哉兼河南陝西士人各罹亂政學業荒廢姑緩一年亦無不願詔禮部討論申省明年二月壬戌施行甲寅權尚書刑部侍郎蘇攜充徽猷閣待制致仕以病自請也攜尋卒太常丞梁仲敏乞續編紹興以來因革禮從之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盧益薨于嚴州丙辰詔臨安府司戶參

軍毛叔度令引對叔度奏疏曰臣竊見廼者藍公佐還自敵中王倫獨留遠近之情無不疑懼大抵國家所以待金人者二過二端曰戰與和而各有說也自宣和以來敵人常以反覆變詐困中國嗚我以土地要我以厚利一旦兵力得騁則長驅深入暴犯宮闕震驚陵寢趣遷兩宮竭取金幣中原之民肝腦塗地所謂不共戴天之讎何可和也然而梓宮未卜因山兩宮遠在絕漠如敵人革心易慮奉梓宮兩宮而歸之國家陛下亦宜含憤匿怨不得已與之和此一說也去年使人之來道路之言以為其國主議之臣歷前日黷武之禍翻然改圖有休兵息民之意且其約曰歸我梓宮歸我兩宮一無所邀請陛下篤於聖孝不億不信含憤匿怨屈而

與之和謂奉迎之使朝發而梓宮可以夕返也今閱時寢久未聞
屬車之音而使者見留反更有所計議揆前日之約其言無不信
者臣寔惑之豈其國權臣自相誅夷而前日之議遂變歟抑敵情
詭詐復欲挾我所重依違反覆以罷敵中國歟如其前議既變則
和好之事自無可望苟為不然宣和靖康之間敵人已試之謀其
迹較然不可不察也自艱難以來費用益廣根本所積不能有餘
儻謂敵人要約未有顯絕中國之意猶欲遣使賂遺畿其革心臣
恐使輒亟行而輕騎自屈萬一歲時之間國用既虛邊備不戒敵
人出吾之不意以犯江淮之邊未知倉卒何以待之伏望陛下追
監既遠思患預防慨然發憤明出震斷修兵備以杜其窺闚之漸

謹財用以待吾軍旅之費無或贈送以伐其貪婪之謀天下幸甚

叔度明年八月壬申對移

丁巳詔保州宗室令吏部先次注官時翼祖子孫

渡江者十數人有官者四人而已宗正丞鄭萬乞權依兩京宗室

例注官故有是命

高初見三年十一月甲戌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河南

府翟襄移知壽春府

日歷無襄前銜此據襄乞上殿劄子修入

朝奉郎河南府路轉

運判官李利用兼權知河南府及本路安撫西京留守司公事先

是觀文殿學士西京留守孟庾權東京留守及朝廷聞王倫為金

人所執召翟襄還乃命利用 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壽春府孫

暉領文州團練使為河南府路馬步軍副總管仍命暉招軍千三

百人是時有鄴瓊叛軍為劉豫放歸農者又豫之廢使劾免歸者

甚眾皆願投募暉未至西京人數已足矣 庚申右武大夫忠州

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王健為樞密副都承旨 辛酉參知政

事李光罷光與右僕射秦檜議事不合於上前紛爭且言檜之短

殿中侍御史何鑄因劾光狂悖失禮光引疾求去上命以資政殿

學士出守言者又擊之後三日以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免謝辭

時右正言陳淵獨不論光之過檜疑之 陳淵獨不論光無克所書云爾廖剛為中丞不知有

無文字 當考 壬戌言者請宗室之散在州縣者並令津遣歸所屬宗

司增其廩稍庶幾知自貴愛詔禮部措置後不行 宗正丞鄭昂

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從之上謂宰執曰常

平法不許他用惟待賑荒恤饑取於民者還以予民也 戊辰祕

書丞劉才邵言累朝會要已至熙寧而元豐以後者未次若置局

則有官吏廩給之費望令館職接續編類從之 熊克小歷載此事在甲子今從日歷

已巳給事中兼侍講劄一止起居即周葵並罷初一止葵皆以

言事忤秦檜二人應詔舉左宣教即呂廣問廣問嘗為李光屬官

光欲除館職檜不許殿中侍御史何鑄即奏二人非知廣問特迫

於光之囑而舉之是欺陛下也詔一止葵落職與官祠 直徽猷

閣新陝西轉運副使李唐孺為四川轉運副使 直徽猷閣主管

台州崇道觀霍蠡為陝西轉運副使 直徽猷閣新除陝西轉運

副使張深知瀘州用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也 事見十月癸未既而言

者又奏深徇私廢法之罪深遂罷去 日歷張深明年正月庚寅罷知瀘州而不見除日劾疏有

云近又除知瀘州則必此時也按霍彘陝漕寔以代深故因彘除命遂書之須求他書參考

徽猷閣直學士

知慶陽府趙彬陞顯謨閣直學士以破慕容洎之勞也叙郢州

防禦使辛企宗為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是冬金主亶諭其政

省自今四時游獵春水秋山冬夏刺盧達切鉢並循遼人故事刺鉢

者契丹語所之意也元帥府下令沿河置寨防托渡河南歸之人

及與人渡者皆死海寇張青乘海至遼東偽稱王師遂破蘄州遼

土大擾中原之被掠在遼者多起兵應之青初無進取之意既而

復去金主亶詔郡縣不得從元帥府擅更簽軍俟見御畫乃聽時

太行義士王忠植已取石州等十一郡聞于朝上嘉之拜忠植武

功大夫華州觀察使統制河州忠義軍馬忠植步佛山人也初金

人之割地也以新河為界朔方或傳御駕北征民間往往私結徒

黨市軍器以備緩急沿河尤其每遇陰晦輒引領南望曰御營烈

火光矣大行義士又攻懷州萬善鎮破之守臣烏陵思謀率軍民

城守思謀自金中內亂每夜被衣而坐喟然嘆曰可惜官人備歷

艱險以取天下而今為數小子壞之我未知其死所矣官人謂黏

罕也知瀋州韓常嘗與防禦判官官茵夜飲論及江淮川陝用兵

等事茵盛言金兵之強官兵之弱常曰君知其昔未知其今今之

南軍其勇銳乃昔之我軍其怯懦乃昔之南軍所幸者南方未知

耳茵益都人也女真萬戶湖沙虎北攻蒙兀部糧盡而還蒙兀

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衆於海嶺金主亶以其叔胡盧馬

為招討使提點夏國韃靼兩國市場韃靼者在金國之西北其近
漢地謂之熟韃靼食其粳稻其遠者謂之生韃靼止以射獵為生
性勇悍然地不生鐵故失鏃但以骨為之遼人初置市場與之回
易而鐵禁甚嚴至金人始弛其禁又劉豫不用鐵錢繇是河東陝
西鐵錢率自雲中貨於韃靼韃靼得之遂大作軍器焉 是歲直
秘閣王岡引年告老許之後二歲卒于家 此據岡墓誌修
入日歷未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四

宋李心傳撰

紹興十年

歲次庚申金熙春三月

正月丁丑朔辛巳右僕射秦檜言前

日外間有匿名書非毀朝廷當繳進上曰已見之無足恤先是金

人遣奉使官宣州觀察使知閣門事藍公佐南歸議歲貢誓表正

朔冊命等事

此以紹興講和錄及共皓行述陳淵奏議等叅修

且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

者是日右正言陳淵入對言自公佐之歸聞金人盡誅往日主議

之人且悔前約以此重有要索臣謂和戰二策不可偏執上語淵

曰今日之和不惟不可偏執自當以戰為主既而吏部員外郎許

忻出為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將行亦上疏言臣竊見金人為本朝

患十六年于茲矣昨者張通古輩來議和好陛下以梓宮母后淵
聖之故俯從其欲復命王倫等報聘今王倫既已拘留且重有邀
索外議籍籍謂敵情反復如此咸以為憂望陛下採中外之公言
定國家之大計深察敵人變詐之狀亟安天下憂慮之心繼自今
時嚴為守備激將士捐軀效死之氣雪陛下不共戴天之讐上以
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解黎元倒垂之命庶幾中興之效足以垂
光于萬世忻出湖南漕日歷不載吏部題名亦起於紹興末年皆
按允中除命在是月甲午或
當同日且附此更須參考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權知閤門
事韓恕特差充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見管閤門職事如舊尋
詔恕落階官為濟州防禦使

乙酉尚書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李誼為工部尚書假資
政殿學士充護梓宮奉迎兩宮使集英殿修撰京都轉運使莫將
為徽猷閣待制副之誼不受命力辭其親舊曰不可誼曰我不過
奪職罷去爾安可行乎丙戌誼免官以將試工部侍郎充迎護使
濟州防禦使知閤門事韓恕為宣州觀察使副之 初兗人張匯
從其父行正守官保州陷敵不能歸至是聞元帥府主管漢兒文
字蔡松年言敵有渝盟意遂與燕人王暉開封劉炎謀夜自新鄉
渡河赴行在上疏言敵情利害大畧以為敵主懦將驕兵寡而怯
又且離心民怨而困咸有異意鄰國延頸以窺隙臣下側目以觀
變寇盜外起親戚內亂加之昔之名王良將如尼瑪哈達賚之徒

非被誅則病死故子胥戮則吳滅孔明沒則蜀亡爭戰之際古今
不易之理今賊內有羽毛零落之憂外失劉豫藩籬之援譬之有
人自截其手足而復剖其腹心欲求生也不亦難乎此乃皇天悔
禍眷我聖宗復假賊手以去羣兇特以良時付之陛下周宣漢光
中興之業也曩者蓋敵當未殄滅之時臣雖早歸朝廷亦無補于
聖德故臣隱身敵中甘處貧賤十五年者伺今日之隙也又况當
時河北人心未安然河南廢齊之後人心亦且搖動王師先渡河
則弊歸河北而不在中原設若烏珠先犯河南則弊歸中原而不
在河北但能先渡河者則得天下之勢誠當日勝負之機在于渡
河之先後爾而烏珠已有南犯之意臣恐朝廷或失此時反被敵
乘而先之松年靖子已見紀疏奏匯等皆授初品文資匯等補官
日歷不載
林待聘外制
集有制詞既而淮西宣撫使張俊因奏匯充本司準備差遣
戊子僉書樞密院事樓炤請泛印錢引者徒二年不以赦免從之
尋以乏贍軍泛印復如故

庚寅奉直大夫李景模知唐州景模已見十
去年四月

辛卯使臣秦宗道杖脊刺配瓊州牢城坐于皇城内撰造妖言惑
衆也仍令皇城司榜諭此未知與秦檜所云
匿名事有無相関觀文殿大學士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薨于福州綱之弟校書郎經早卒綱悼恨
不已會上元節綱臨其喪哭之慟暴得疾即日薨年五十八上方
遣中使徐珣撫問赴聞贈少師徙其弟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維于閩部以治其喪令所居州量給葬事李維徙閩部綱行狀云
月丙午李綱除特進致仕丁未福建提刑趙今祿改除浙東提刑
壬申方庭寔除福建提刑替李維通理成資關今併附此綱後謚
定忠

壬辰左廸功郎新潼川府府學教授唐文若特改左奉議郎差遣
如舊文若庚之子也庚眉山人大觀以薦對故有是命秦檜奏近

制初改官人須任親民不許堂除此可以養成人材上曰豈惟養
成人材足以抑奔競之風矣

癸巳上諭秦檜曰新疆各宜屯兵以守得之雖易不可以易失之
秦檜曰聖慮深遠蓋將保民以圖恢復上又曰陝西弓箭手最為
良法神宗開邊當時甚盛今聞其法寢弛官司擅行役使宜嚴行
禁止又鞍馬器甲亦當葺之

甲午太尉慶遠軍節度使東京同留守兼節制軍馬軍畿營田大
大使郭仲珣充醴泉觀使從所請也 尚書吏部員外郎賀允中
為福建路轉運副使 詔作忠烈廟于仙人關以祠吳玠先是左
宣教郎新川陝茶馬司幹辦公事權監都進奏院楊朴上書論玠
保全四川之功不可忘願特詔有司與玠立廟崇以封爵使蜀人
歲時祠之故有是命朴資陽人也

丁酉左通直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尹焞遷一官致
仕以焞引年告老故也焞遂居紹興 詔奉使官莫將韓恕各官
其家二人

已亥右正言陳淵言狀見近者所命之使有所陞黜且趣其行今急于遣使而不及其他則知敵不能無求然我有不可許者如取河北之民則失人心用彼之正朔則亂國政此誠不可至于歲幣之數多未^必喜寡則必怒與其多不若寡之為愈蓋和戰兩途彼之意常欲戰不得已而後和我之意常欲和不得已而後戰或者必欲多與之幣以幸其久而不變則無是理願訓所遣之使俾無輕許以誤大計以和為息戰之權以戰為守和之備此至計也惟陛下擇之

癸卯上謂大臣曰莫將奉使金國凡所議事可一一錄付恐將安有許可他日必不能守時金人所請朝廷多不從故有是論程敦厚撰

孫繼墓誌云朝廷方遣莫將使北有奸人章之奇自謂國信所官屬乘傳至蜀州有所微伺延之坐語使人探其囊得詐所為印章文書等遂梓而械繫之迄正其罪
上嘗賜之以詩上謂宰執曰朕不識清了豈有賜詩之理可令温州體究恐四方傳播謂朕好佛朕于釋老之書未嘗留意蓋無益于治道秦檜曰陛下垂思六經而不惑于異端直帝王之學也

甲辰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仍舊官觀奉朝請時有詔趣億年赴闕上召見于內殿後二日遂以命之制詞畧曰還秘殿之隆名賦殊庭之厚祿非為爾寵蓋所以昭大信于四方其詞中書舍人林待聘所行也御史中丞廖剛言億年身為從官委質叛臣今而歸國赦其戮幸矣乃寵以秘殿雄職授

以在京觀使臣恐此命一行節夫義士莫不解體非所以訓陳淵亦言億年故相居中之子雖嘗為從官而有從敵之醜况資政隆名乃賊豫所竊以與億年固不可以言復矣必以復為言已著其從賊之罪彼粗有知必不敢授強而授之則如凌唐佐李亘之徒以義而獲褒李顯忠趙彬之輩以才而得用必皆曰彼從賊而猶見褒用吾屬何榮是自壞嘗罰之紀綱而更為今日中興之累也不報亘守南京嘗謀歸國為劉豫所戮至是贈徽猷閣待制故淵言及之李亘贈待制據林聘外制集增入日歷會要並無之乙巳布衣歐陽安永獻祖宗龜鑑詔戶部賜束帛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近探聞河中府積糧草六十萬添支軍人每名絹二疋糧七斗草三束耀州捉到奸細王萬稱却要廝殺之說又報河東北中條山一帶不放人入山恐藏紅巾并發河東簽軍招收李成及添置沿河提舉官以臣愚見彼方內自誅殺又有盜賊之患未必便動然亦合先事措置今鳳翔見屯軍馬據南山之險萬一有警吳璘可以當之若與璘相據分兵涇原直犯秦隴則我軍斷絕涇原雖有舊軍馬陷為以來多設訓練甲器不足偽將皆無相敵之意萬一有警只是投拜今永興涇原環慶三帥皆已入覲須必自請宜以此時更選帥臣機不可失至於逐路兵將官多是從偽之人固不可盡易其近上統兵官望從朝廷更加選擇臣近論奏向去萬一不測或有警急其調發軍馬措置

錢糧應干軍事中請待報不及乞從本司一面隨宜措置仍乞密降旨揮付臣遵守

二月丙午朔左朝請大夫知南外都水丞郭敏修改知北外都水丞公事 左奉議郎知興仁府李尚達知南外都水丞公事

戊申命樞密院統制官雷仲節制鎮江府屯駐忠銳三軍馬按此事

年十月戊午已得旨不知何以許時方出命也

庚戌尚書刑部員外郎羅汝楫為監察御史汝楫歙縣人輪當轉對既退遂有是命當求汝楫轉對劄子增入

辛亥濟州防禦使主管侍衛軍馬司公事劉錡為東京副留守仍

兼節制馬軍錡兼節制左此月壬戌

癸丑詔曰永惟三歲興賢之制肇自承平爰暨累朝遵用彛典頃緣多事游展試期致取士之年屬當宗祀宜從草正用復故常可除科場于紹興十年仰諸州依條發解外將省殿試更展一年于紹興十二年正月鎖院省試三月擇日殿試其向後科場仍自紹興十二年省試為準于紹興十四年令諸州依條發解內將來紹興十二年特奏名合出官人有年六十歲者許出官一次用御史中丞廖剛之言也剛陳請已見去年十二月 右正言陳淵試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 中書舍人程克俊林待聘並兼侍講 故集賢殿修撰周常追復寶文閣待制常浦城人元符末嘗為禮部侍郎坐元祐黨落職婺州居住至是用其家請而命之

乙卯殿中侍御史何鑄試右諫議大夫

丁巳尚書駕部郎中喻汝礪直秘閣知遂寧府汝礪本勾龍如淵所薦又與李光相知光罷汝礪不自安因求去比對復論人君所以和外國誑海內未有不誠而能格之者今陛下致曲用晦結二國之好此正可為之時願陛下裕民外以豐天下之財訓武勇以飭天下之備顯忠直以來天下之言勵名節以鼓天下之氣如是則外睦而隣好比內彊而吾民保足以大振宗祧矣于是改除潼川府路轉運副使汝礪至官以表謝上略曰願臣何如立節有素方延和廷議既不能割地以賂戎暨偽楚滔天又不忍聯名而賣國時人稱之汝礪除漕在三月庚子今併書之譚篆撰汝礪年譜云知遂寧府坐辭玉音親出郎見蜀準合詞采英奇

之語尋改除潼川轉運副使詞臣即採陸辭日皇帝所出八字以罷之按林待聘外制集此八字乃汝礪知遂寧府告詞篆之誕妄如此史堪作汝礪墓誌又因而書之由是觀之私

家行狀墓誌所書天語要未可盡憑須細考之乃可

左宣義郎楊愿守秘書丞右儒林郎張鼎特改合入官鼎為太湖令以薦者得召見上諭大臣令改秩堂除劇縣且曰此因能以任之也若

一縣得良令則百姓皆受其賜矣秦檜曰陛下勤于恤民故親民

之官尤謹擇之也熊克小歷繫此事于正月丙辰按今年正月無丙辰蓋二月十一日也

戊午詔右迪功郎新安軍使兼陵臺令雙虎特循一資令之任亦以薦對也

庚申御史中丞廖剛試工部尚書剛每因奏事論君子小人朋黨之辯反復切至又論人君之患莫大于好人從己若大臣惟一

之從羣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剛本秦檜所薦至是滋不
悅他日因對又請起舊相有人望者處之近藩重鎮檜聞之曰是
欲置我何地邪既積忤檜遂出臺而剛之名聞天下 尚書工部
侍郎王次翁試御史中丞 端明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王孝迪薨于紹興府

壬戌尚書戶部侍郎周聿充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丁卯罷史館以日歷事歸祕書省國史案令著作官修纂仍命宰
相提舉以監修國史繫銜遇修國史寶錄即各置院始用元豐制
也既而著作佐郎王楊英言國史案文移諸司多不報乃命以國
史日歷所為名 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西京留守孟庾為左

宣奉大夫東京留守兼權知開封府 責授左朝奉郎少府少監

全州居余愈依前官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公事 資政殿大

學士左通奉大夫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張守資政殿學

士左中大夫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路允迪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

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葉夢得並進一官

已巳權尚書吏部侍郎閻邱昕充集英殿修撰知建州 徽猷閣

待制知靜江府沈晦陞徽猷閣直學士 左從事郎陳之淵為祕

書省正字用從官所薦也直祕閣應天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轉

運使吳偉明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左奉議郎知南外部

水丞公事李伯達為京畿轉運副使 左朝奉郎淮南東路提舉

茶鹽公事曾緯為應天府路轉運判官魚提點刑獄緯未行而敵至

庚午上與秦檜論川陝財賦上曰將帥漕臣皆當體國為一家士卒固欲拊循民力亦須愛惜豈可妄廢也中興聖政史臣曰兵民食以責其死力多其犒賞以酬其勞苦此在三軍固不當惜然反而思之一絲一粒孰非百姓之膏血愛百姓之力是乃所以厚三軍之資非深于體國者不可以語此

壬申宗正少卿方庭寔為直徽猷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陳淵之除秘書少監也以家諱引避遂改宗正少卿丙辰而庭寔別與差遣至是乃補外焉左朝奉郎知道州丁則為夔州路轉運判官

癸酉言者請復置勲官以罷文臣之有武功者事下吏部後不行御史中丞王次翁言吏部審量濫賞皆顯然暴揚前日之過舉最害陛下之孝治士大夫到部留滯愁歎何以召和氣望悉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從之先是直秘閣新知太平州秦梓直秘閣知秦州王喚皆以恩幸得官秦檜初罷政二人擯斥累年及是次翁希檜旨以為之地繇是二人驟進此以王明清揮麈錄增修之殷從軍之人多有受前日之濫賞者願罷審量之命以安反側而次翁奏疏中無之或是上殿口奏之語不則三省節貼行出亦未可知今尚書右司員外郎陶愷直龍圖閣主管川陝茶馬公事秦州置司

左朝請郎湯鵬舉直秘閣知鄭州

甲戌監察御史羅汝楫為殿中侍御史右承事郎王循友為太

府寺丞循友以選人從韓 胄出使改京秩至是用從官薦而命

之 是月封少師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之妾茅氏為國

夫人周氏陳氏並封淑人

林待聘外制集有制詞周氏初見建炎二年六月

川陝宣撫

副使胡世將言臣昨累具論敵情難測乞外固權和之形內修守禦之備前後所論不一臣所見淺狹到蜀二年到軍中半年博詢衆論粗得事情竊見今之議者為迎合之論則謂和議已成便可無事為欲速之計則謂六路勁兵皆為我有而不知未可得其寔用此說一行寔誤國計近報元帥蔭里干見在解州洛索之子鶻眼見在龍門珠赫貝勒見在平陸縣並係久在陝西窺圖川蜀之人去而復來其意安在河中府積糧六十萬軍人添支錢絹聞之邊人皆謂敵人每有動作先是如此臣恐廊延熙河等處分兵太遠墮其計中大慶橋不數日可到鳳翔廊延已是隔絕熙河到此十五程豈不誤事臣已一面隨宜措置趨那軍馬就近捍禦四處困之民日欲望休息臣昨具奏乞措置就糴將枉費水脚錢却充糴本于興洋等處糴買可減白着對糴之半計司暗謬務在欲速頓減糴五十四萬七千六百餘石其初妄謂川中一縑可就陝西糴米十石今熙秦一縑不得兩石皆坐昨來會稽乖謬臣已一面措置于近便沿流處糴買分兵就糧所有陝西諸路收復雖已幾歲人心苟簡軍政廢壞則是雖得陝西與未得同涇原據隴西之險遏敵人之衝可以為本根屏蔽之助本根既固自近及遠經理

餘路數年之後合新舊簡練之軍無慮可得二十萬兵力既壯並河為塞以守以戰無所不可今不圖此但謂已得陝西勁兵良馬便當悉為我用寔為誤國向去或有警急軍事待報不及乞從臣一面隨宜措置密降指揮付臣遵守未蒙指揮北軍狡獪若不測奔衝臨時申請不及定誤國家大計 權禮部侍郎鄭剛中言臣聞陝西二三大帥被旨入覲旦夕且至陛下有顯秩以寵其身慶澤以蕩其意彼方戴德而感激震掉之不暇陛下引見之日所以推誠而收其心者雖不可後亦當折其氣以責其後效不然恐不知有朝廷之尊昔英布歸漢高祖踞床見之布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又大喜過望赤眉之降世祖陳兵臨洛問盆子曰汝知當死否其衆請命則又曰得無悔降乎吾不强汝既屈服之後陳其三善而釋之人賜田宅使居洛陽今日朝廷所以待之聖心自有威恩之度臣蓋不能自己者也惟陛下擇之 初碭山民朱從往南京負販從劉氏媪得小兒曰遇僧歸而育之有金人之戍碭山者見之曰此兒似趙家少帝少長京師販豕人張四者見之曰是人全似少帝遇僧竊喜會三京路通有詔訪宗室赴行在遇僧乃自言少帝第二子縣令請監酒石某問之某者駙馬都尉端禮之弟也遇僧畧言客禁間事且曰少帝使老衛士張全負之以出因流落民間且引統領官劉某為證遇僧私語劉曰公言與我異當以公累年作過事聞于朝劉懼遂合其說知單州直祕閣葉夏鄉遣赴

行在至泗州司法叅軍孫守信見而疑之白守臣王伯路請于朝
閣門淵聖皇帝無第二子詔淮東漕臣胡紡委守信劾治市人誼
言獄中夜有光氣爭饋以酒食守信逮劉氏媪質之遇僧乃服詔
杖脊黥隸瓊州按亂華編有靖康陷敵皇族數似是皇仁顯太后此云無第二子疑訓乃所生也此可見遇僧之妄故附著此

三月丁丑詔臣僚論事自今只陳事之當否無或陷襲前日崇觀
宣政為口寔可告戒中外務盡致恭之禮秦檜奏曰外議恐因此
致當時人復來上曰豈有是理只為言者多明指前事朕為人子
所不可聞檜曰此陛下之聖孝也

已邇檢校少傅寧國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張中孚入見命坐甚渥
其弟清遠軍承宣使知渭州中彥俱來始中孚自陝入朝或為之
詩曰張中孚張中彥江南塞北多行遍教我如何做列傳市人行
坐皆道之 權尚書吏部侍郎陳橐請河南一郡以自效除徽猷

閣待制知穎昌府此條日歷漏載今以橐辭職名奏狀參考附入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
房公事范同權尚書吏部侍郎 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張
宗元復徽猷閣待制都大提舉川陝茶馬公事主管秦司直龍圖
閣知荆南府薛弼充祕閣修撰陝西轉運使 直龍圖閣新除主

管川陝茶馬公事陶愷知荆南府
癸未武功大夫文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剛
為應天府路馬步軍副總管仍以忠銳第四將隸之

甲申封關伯為商邱宣明王

丙戌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始至成都初燾自京洛入潼關已聞金人有敗盟意逮至長安所聞益急燾遽行見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為言和尚原最為要衝自原以南則入川路散失此原是無蜀也世將曰蜀口舊戍皆精銳最號嚴整自朝旨撤戍之後關隘撤備世將雖屢申請未見行下公其為我籌之燾遂為世將草奏具言事勢危急乞速徙右護軍之戍陝右者還屯蜀口又請賜料外錢五百萬緡以備緩急

丁亥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郝延路兵馬鈐轄趙澄知原州

戊子詔成都府錢務引增印錢引五百萬道付宣撫司以四川轉運使陳遠猷言瞻軍錢關四百二十萬緡故也

己丑罷諸路增置稅場

辛卯尚書吏部員外郎朱松知饒州徐度知台州以右諫議大夫何鑄奏其有心懷異傲物自賢故有是命是日賜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燕于臨安府以其來朝故也初諸大將入覲陳兵閱于禁中謂之內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中丞王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因言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者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卒被堅執銳于殿庭之下非所以嚴天陛也內教遂罷次翁時上疏當在此時而熊克乃附之六月未今年六月二將出師未嘗入覲也壬辰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寔錄院檢討官劉昉試太常少御前

一日昉面對論河南之地自賊豫僭竊親民之官取其辦事或以使臣及吏人為之斯民被害甚於塗炭恢復之初自應首草茲弊而當時赦令有不易官吏之語以故重於失信願委自帥守及憲漕之臣公共商量其見任知縣縣令有以使臣吏人充者即於幕職曹官及丞簿中選擇對移務在得人庶幾民安其生漸有息肩之望從之

丙申禮部侍郎充大金賀正且使蘓符自東京還行在初徽猷閣待制洪皓既拘冷山頗為陳王希尹所厚希尹問以所議十事皓折之曰封冊虛名年號南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東北宜絲蠶上國有其地矣絹恐難增也至於取淮此人搖民害計恐必不可

希尹曰吾欲取降附人誅之以懲後何為不可皓引梁武帝易侯景事言之希尹意稍解曰汝性直不誑我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行會工部侍郎莫將繼來議不合囚之涿州事復變皓過韃靼帳其帥聞洪尚書名爭邀入穹廬出妻女飲食符至東京敵人拒不納符乃還洪皓事據行述增入敵人所要索十事他書皆無之今因此畧見其槩以補史闕修武郎閻門祗候知拱州賈垓別與差遣垓祥符人久陷偽地劉豫之廢也經金國行臺自陳得河南郡故遣官代之

丁酉詔川陝宣撫使自今或有警急其調發軍馬措置錢糧應干軍事待報不及並許胡世將隨宜措置用世將請也時諜報河東北簽軍備糧未戍河中收復河南州郡都元帥宗弼又傳令宗國

係和議之國存留橋路往來已調絳蒲解州三萬夫過河修疊堤岸仍差馬軍編欄令同州照驗世將慮其出沒不測即具以奏且遣兵備之 左朝議大夫江東制置大使司叅謀官張杲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用從官薦也

戊戌監察御史陳確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

己亥彰武軍丞宣使樞密院都統制知延安府同都制陝西諸路軍馬郭浩移知永興軍兼都制陝西諸路軍馬 武康軍承宣使川陝宣撫使司都統制知熙州楊政移知興元府 翊衛大夫貴州團練使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金州兼都制屯駐行營右護軍軍馬范綜移知慶陽府 護國軍承宣使知興元府兼利路安

撫使田晟移知渭州 淮康軍承宣使知閬州孫渥移知熙州

右護軍統制軍馬王彥權主管廊延經畧安撫司公事權主管延安府自郭浩以下並趣令之任

庚子御史臺檢法官朱彪太守寺丞祝師龍並為監察御史 祕

書省著作郎凌景夏守尚書刑部員外郎 太常博士王楊英祕書省著作佐郎

壬午奉安徽宗皇帝顯恭皇后顯肅皇后神御于天章閣西之神

御殿

癸卯故朝散郎鄧忠臣特贈直祕閣 忠臣元符考功員外郎以定

范純仁謚入黨籍餘官第一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奉詔安和保安軍楊慎與夏人議入
貢事初夏國招撫使王樞自行在歸送伴官王晞護之至境上夏
國三司郎君者為晞韓言本國荷朝廷送還樞等乞叙舊日恩信
兩國通和約三月望日修公牒來保安軍入貢晞韓不疑其約已
聞于朝且待之境上及期樞託病不至三司者為順言吳珍七請
和于我我不之許今誠結好汝家國勢非前日約我兄弟可也順
怒報曰王樞在都堂搖尾乞隣請歸求盟為臣妾朝廷厚賜以遣
我豈須汝盟耶三司曰樞苟生語耳是事在國主在宰相豈預樞
事晞韓言不已三司出一紙書曰王樞至備陳秦僕射召至都堂
有欲與夏國講和之言息兵睦隣雖屬美事然須遣使臨邊計議
赴朝獻納藏之祕府此為定式與晞韓所申不同順以書置三司
不復出錄其語以示帥臣郭浩世將備奏其事後竟無耗晞韓還
朝乃以為大理寺丞晞韓今年七月癸卯以新大理
寺丞論罷未知何時所除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年夏四月按是月丁未己朔外郎張喙兼實錄院檢討官 右宣
 義郎知建康府溧水縣李朝正召赴行在先是江東制置大使葉
 夢得言朝正到官二年招集歸業人戶萬餘磨出隱漏稅賦四萬
 貫碩匹兩委有顯效乞稍加試用以風能吏上召對既而謂秦檜
 曰近時縣令以政績被薦往往別除差遣不若與之進秩還任庶
 久則民安其政乃遷一官賜五品服遣還朝正開封人也 戊申
 詔三公少帶節越者並序班在宗室開府儀同三司之下時以
 諸大將官高故裁抑之 癸丑古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馬



公事趙開提舉江州大平觀以言者劾其病不任事也 直顯謨
閣知蕪 馮康國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公事主管川司 右承議
郎范振上書論雇募耆戶長等十事乙卯上謂輔臣曰朕昨夕閱
振書所論皆民間利病其言多可采遂以振知南安軍振建陽人
也 辛酉檢校少保寧國軍節度使張中孚加檢校少傅充醴泉
觀使 清遠軍承宣使張中彥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提舉佑
神觀奉朝請 顯謨閣直學士趙彬為尚書兵部侍郎彬自延安
入朝既見之八日乃有是命 壬戌特進知泉州趙鼎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鼎既謫溫陵累章丐罷上不許時檢校少傅保信軍節
度使汪伯彥守宣州端明殿學士徐俯守信州前數日御使中丞
王次翁入對論鼎不法因奏伯彥不恤饑民而興土木之工俯妄
自尊大不親郡政乞與外祠秦檜請以章示鼎等上曰人臣有小
過朕不欲揚之使自為進退會鼎再乞宮觀遂有是命 是日東
京副留守劉錡入辭上命錡以所部騎司之軍往戍又益以殿前
司兵三千人錡乃行 癸亥詔部使者歲中同舉廉吏一人 權
吏部侍郎范同兼實錄院修撰始除修撰官也 尚書祠部員外
郎張廣為禮部員外郎 秘書省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朱翌
守祠部員外郎翌因轉對乞搜訪徽宗御集建閣如故事詔學士
院擬定 有是除 集英殿修撰知明州潘良貴充徽猷閣待制
提舉亳州明道宮良貴引疾乞宮觀乃有是命 乙丑宰相率百

官啟建天申節道場以梓宮未還不用樂 少傅淮西宣撫使張

俊乞免家歲輸和買絹三省擬每歲特賜俊絹五千匹庶免起

例上以示俊因諭之曰諸將皆無此獨汝欲開例朕固不惜但恐

公議不可汝自小官朕拔擢至此須當自飭如作小官時乃能長

保富貴為子孫之福俊皇悚力辭賜絹熊克小歷云丙寅上以語

訓飭之嚴如此俊喜殖產其罷兵而歸也歲收租米六十萬斛收

蓋恩威並濟也俊喜殖產其罷兵而歸也歲收租米六十萬斛收

租米以乾道宣諭聖語修八中興聖政史臣曰賦絹天下之公

法也賜絹一人之私恩也上平時待將臣厚矣至其規免戶賦則

以不起其例隆私恩所以不失其心聖人之御將誠有道矣

太常少卿兼實錄院檢討官劉昉祕書少監兼資政殿說書陳淵

並罷右諫議大夫何鑄論昉鼓唱是非前此敵使之來未有定議

巧持兩說徧游公卿淵特奏補官備位諫員但知朋附數對士大

夫非毀臣掩其語尤為不遜去歲小生上書狂妄至甚書中薦頗

力安知其不預謀故二人並罷 丙寅武功大夫文州刺史閣門

宣贊舍人新應天府路馬步軍副總管劉綱知宿州 丁卯上諭

大臣曰聞三京穀賤令有司糴之運至江淮以備凶歲則可減東

南和糴之數又曰廣南市舶利入甚厚提舉官宜得人而久任庶

蕃商皆來動得百十萬緡皆寬民力也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知鎮江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知明州兼管內安撫使 端

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富直柔知泉州 太尉慶遠軍節

度使醴泉觀使郭仲荀知鎮江府張俊言仲荀有才故有是命

戊辰直秘閣通判秦州郭子卿知隴州 庚午左朝散大夫直秘

閣江公亮乞大臣選易守令上謂宰執曰縣令至衆朝廷豈能人
人推擇惟當選監司郡守使之易直則得人矣秦檜曰陛下選大

臣大臣擇監司郡守擇縣令固當如此尋以公亮守宗正少卿公
除命在五 月庚申 詔復置四川諸州學官員 左朝請大夫新知全州

史煒為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 直徽猷閣永興軍等路提點刑
獄公事宋萬年為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 壬申端明殿學士

僉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充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從所請也肖胄
兩入樞府凡三年 詔熙河帥臣提舉買馬 五月甲戌朔檢校

少傅保信軍節度使知宣州汪伯彥端明殿學士知信州徐俯並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伯彥仍給全俸 達州文學睦昇

特補修職郎昇建炎初為華州司理參軍金豫之際屏居耀州之
華原不復仕守臣以聞故有是命先是有詔新復諸州詢訪潔身
挺節之士至是耀州以昇名上又言迪功郎吳溫舒不受偽命寧

州言進士張傑自隔絕之後不復就舉近辭金國行臺之召而為
書欲兩國休兵復境未及上而詔書講和遂已河南府言借補秉

義郎郭永昨在偽地結集忠義之人俟南兵到來欲同舉事為其
徒儀端所告杖脊樞密行府言忠訓郎曲念祖為涇原第三將飛
山寨麟劉建炎末堅守不順既而無糧不能守逃之渭州至今不

出仕又言郿縣簿張彬嘗與縣令辛公淵同接偽詔彬言豈不忘

本國為公淵所首遂坐斬應天府言承務郎知穀熟縣閻琦坐匿宗室被害乃詔溫舒改京秩傑補迪功郎永承信郎念祖武翼大夫遙郡刺史贈彬承務郎琦奉議郎官琦家一人昇華原人溫舒三原人傑襄樂人也聘自吳溫舒已下皆不見於日歷今以林待炎四年乙亥左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韓臨亨知興仁府九月

丁丑上謂大臣曰天下之財何必斂於府庫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若藏於民猶在官也秦檜等因贊王言之大得與天下共利之意上又曰累禁銷金鋪翠朕性淡薄服用樸素故宮中無敢踰者但聞富家大室猶有以金翠為飾不惟費財害物亦非所以厚風俗乃詔臨安榜諭限三日毀棄違者重坐之左從政郎

台州州學教授張闡召試館職闡初以中書舍人林待聘薦得召見闡言敵歸我關中此地古號天府乃祖宗社稷之靈天下莫大之福而議者過計以謂敵棄空城以餌我他日富貴敵將復至不如守蜀之得策其說踈矣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擇大帥為必守之計秦中根本既固則中原之復可冀遂有是命闡初見六年十一月稱給事中林待聘薦闡按待聘今年十二月方遷東省克小誤也闡六月丙寅除正字已卯徽猷閣待

制提舉洪州王隆觀胡舜陟復知靜江府右奉議郎王以寧復右朝奉郎知全州故左宣教郎董國度特贈左朝奉郎國度德興人官籍末中進士第調謬水簿會北邊兵動乃留其家于鄉敵陷中原國度棄官走村落居數年有俠士以海舟載之南歸國度

至行在上書言利害調宜與尉秦檜與之有北方之舊自改京官

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至是卒特贈四官錄其子仲堪夷堅乙志載俠客事

甚詳今不盡取壬午左朝奉郎李長民知泗州 癸未右奉議郎川陝

宣撫司幹辦公事王偁為樞密院計議官偁以薦對故有是命

甲申詔徽宗皇帝御製閣以敷文為名 直秘閣新知常州王浚

明行尚書兵部員外郎 乙酉監察御史張宦守秘書少監 丙

戌江東制置大使兼行宮留守葉夢得奏修行宮欲大慶文德垂

拱紫宸四殿規模稍大上恐勞民諭輔臣令從簡儉止營兩殿足

矣 金都元帥越國王宗弼入東京觀文殿學士留守孟庾以城

降初左副元帥魯國王昌既廢偽齊乃言邊面四塞未免枕戈坐

甲之勞間以江左為鄰易生釁隙不可徹警不若因以河南地錫

與大宋宗弼時為右副元帥力不能爭及昌誅宗弼始得政以歸

地非其本計決欲敗盟乃舉國之兵集于祁州元帥府大閱遂分

四道入犯命鐻呼貝勒出山東右副元帥隆里干犯陝右驃騎大

將軍知冀州李成犯河南而宗弼自將精兵十餘萬人與知東平

府孔彥舟知博州鄒瓊前知宿州趙榮抵汴至是犯東京張戒默記敵犯

東京在五月十三日日歷劉錡奏狀及順昌破敵錄並在五月十

二日趙銜之遺史在十一日諸書不同按費士幾蜀口用兵錄有

岳飛牒胡世將公文云蔡州傳到汴京留守司文字備據都元帥

府劄子行府奉皇帝命興師問罪盡復疆土今月十三日到汴京

撫諭了當十三日丙孟庾不知所措統制官王滋請以兵護庾奪

門走行在庾以敵騎多不能遽去遂率官吏迎拜宗弼入城駐舊

龍德宮於是金主亶詔諭諸州縣以達賚擅割河南且言朝廷不

昔徇其邀求之故詔詞畧曰非朕一人與奪有食言恩威弛張之

間蓋不得已遼叔世專肆奢暴惟皇天假手于我太祖武元皇帝

恭行討伐併有土宇惟我太宗文烈皇帝不貪其土止以大河

分道為界自江以北皆為我太宗文烈皇帝不貪其土止以大河

之流也遂建張邦昌為大楚畏懦無立不克所付未幾就為古

軍士就獲安息不謂我師援之極等入奏援立劉齊非所以使

亦有害人也三軍之奔往皆曰自開拓以來大事既定申畫封疆

畫惟軍與民皆得活息矧惟劉豫惇德屢聞立武非已終若併一

濟今取河惟安固乃從其言內外不帖然達賚等復力言齊為

此而南惟其安固乃從其言內外不帖然達賚等復力言齊為

以道既廢矣邊面四塞遐邇不可徹警難守之未免達賚等復力言

地錫與大宋思義非爾所求而與之非爾所致而得之為思重矣

為朕心又可其請達賚等不侯詔命將啟亂心疆圖外之交先施

此之為昏達賚等實稔姦謀相為接好將啟亂心疆圖外之交先施

責報庶無夾攻之患包藏詭狀重違陳請割賜土疆職此之由朕

常以止戈為武合垢藏疾不欲重違陳請割賜土疆職此之由朕

發藍公佐偕往責數之調歲貢齊正朔于誓表王倫既執之無我

違然後禮降封冊今省來章茂如也其于事意反有要求况河南

中原之地實惟天所授天與不取縱敵長寇為患滋甚亦使人

久則異異則變生抑又保聚完具蔓草難圖而使生靈愈罹殘毒

不能休息由此思之朕志先昆命于南食從撫嗚呼非朕一人

乃議大軍數道節制並進應洪流之南皆曰不可嗚呼非朕一人

初亦使四海永清光昭我烈祖之德威暨爾千夫長今尚慎終

乃心親見之果殺亦念汝等立事善否亦欲命有長今尚慎終

尚能向火而求蘇也幸燕可無令遺一夫皆分白省諭將往

設耳目量擇進退能歸欵而來者不使秋毫敢犯執迷不從者

剪伐無俾育種在外者原加親覽焉如該載未詳可臨事便宜行

士功迹大小多少以聞予將親覽焉如該載未詳可臨事便宜行

之所有別降詔書已丁寧開諭無有遠通宜體朕懷又詔蓋聞信
合於義然後可備舍是自字猶執一也故通聖人之道貴在隨時未
有泥而不通能濟其治日者齊政不綱人用恣怨既點厥命晏然
惟和時將混一教風有截亦無外不圖茲臣昌等稔心禍逆厚寇欺
君請歸侵疆務繼絕世朕亦欲柔懷示德俯用聽從庶知不世之
思自取為邦之福洎王倫等至理又乖衷雖報謝為名而於實不
既故藍公佐曰丁寧所遵承襲舊爵以自可累王正而不用願辭
封等來所陳事曰靡所遵承襲舊爵以自可累王正而不用願辭
臣民併進誓章至于疇昔逃言願遣今欲與河朔等路流寓
即行討取者蓋天下為心在彼猶此行內侮外連情狀甚著所不
吏滋久相教執迷邊隙兵端起將無日犯而後取禍亂必深弭爾
後艱在吾早定今命元帥府領大軍數道並進撫定元係本朝都
邑州軍師之所在務加優恤以副予惠元之意夫與奪之異
豈所樂為而不思威弛張之蓋不得已也凡有見聞當體至意其
詞悖慢如此不當復錄今存之以見其當時所請數事朝廷皆未
嘗從又以見金人亦懼河南人心不歸于已故諄諄費詞如此其
詆斥之詞三百六十三字已削去要當更削附書之

遂命使持詔徧抵諸郡又分兵隨之知興仁府李師雄微猷閣待

制知淮寧府李正民皆束身歸命自是河南諸郡望風納款矣

金人陷拱州守臣左奉議郎王愷死之是日金右副元帥隆里

干自河中渡河入同州界疾馳二百五十里趨永興軍陝西州縣

偽官所至迎降遠近震恐費士戮蜀口用兵錄五月十三日金人

及恐無此理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濟州防

禦使東京副留守劉錡至順昌府錡自臨安率所部以舟九百艘

絕江沂淮至是纔抵穎上按錡以三月二十三日戊戌離臨安自

行先趨城中是日金人陷南京初金人既叛盟復以葛王襲知

遂與主管機宜文字杜亨道幹辦公事王義賓及將佐捨舟陸

日

臨安至穎上三千二百里凡行四十一

日

歸德府裒以數千騎至宋王臺遣人諭都人官吏學生告以不殺
不掠之意請路留守出門相見資政殿學士南京留守路允迪不
得已朝服出城見之會於宋王臺允迪為主裒為客允迪奉觴為
裒壽裒酬飲遂送允迪於汴京裒鼓吹入城秋毫不犯或曰允迪
至汴京七日不食死 戊子四州宣撫副使胡世將在河池知同
州張恂遣人告急時右護軍之戍陝西者五萬人始漸至所屯州
縣而蜀口一帶正兵不過三萬人朝廷所除諸帥皆未至本鎮得
報駭愕永興軍路經畧使郭浩時在延安本路副都總管權知永
興軍郝遠開長安城門納金人長安陷關中震動鈐轄傳忠信盧
仕閔不從斬關以出知陝西吳琦城守以拒金人郝遠遣人持金
國檄書至宣撫司語不遜不可聞世將焚檄斬其使 己丑左朝
請大夫直龍圖閣陳桶守大常少卿時上將用桶問其所在秦檜
不樂之繆以同姓名者為對曰見從韓世忠軍為參謀上笑曰非
也桶佳士豈昔從軍邪遂召用 尚書屯田員外郎陳康伯為戶
部員外郎 秘書郎楊椿守屯田員外郎 校書郎鄧名世為著
作佐郎 是日金人陷西京初金人有渝盟意河外豪傑以告河
南府兵馬鈐轄李興興告於轉運判官權留守李利用副總管孫
暉謂雒陽實居衝要重地東接王畿南通巴蜀北控大河可以屏
衛襄漢况陵寢所在不可不注意也利用然之令興招集忠義民
兵密為防禦計不數日得萬餘人暉大懼欲殺之會報敵已渡河

利用間之即棄城遁走李成以鐵騎數千據天津橋與令七騎逆擊之成固測遂退暉棄城走興轉戰至定鼎門傷重仆於地夜半復甦乃走外邑聚兵敵引兵入城以成知河南府時朝廷以利用

有治最除直秘閣以寵之而利用已遁矣趙姓之遺史載金人入孫暉申五月十六日敵兵到河南府城下兩京在此月已丑日歷

已丑十六日也姓之所云與此蓋合從之庚寅龍圖閣直學士

知順昌府陳規得報敵騎入東京時新東京副留守劉錡方送客

規以報示錡錡曰吾軍有萬八千人而輜重居半且遠來力不可

支乃見規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

斛錡曰可矣規亦力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足

以待敵會其所部選鋒游奕二軍及老幼輜重相去甚遠錡遣騎

趣之夜四鼓纔至城下旦得報敵騎入陳距順昌三百里闔城惶

惑錡遣兵屬與規議歛兵入城為桿禦計人心稍定郭喬年順昌

尉欲歛兵入城為桿禦計陳守愕然曰城中人聞警報皆欲去太

尉獨望守城邪疑規未必有此言今不取趙姓之遺史云劉光遠

還言敵已入汴京而喬年所錄云泰和縣申狀辛卯詔以鎮江

報四太子人馬五月十二日入東京今從之

府所籍鄜瓊水陸田四十三頃賜李顯忠 四川宣撫副使胡世

將自河池遣涇原經畧使田晟以兵三千人迎敵始金人之渡河

也利路經畧使楊政尚在鞏州永興經畧使郭浩尚在鄜延環慶

經畧使范綜尚在金州而主管鄜延經畧司公事王彥亦未至其

地惟熙河經畧使兼宣撫司叅謀官孫渥右護軍都統制兼秦鳳

經畧使吳璘隨世將在河池世將倉皇召諸帥議出師政晟先至

渥進曰沙河地無險阻敵騎已迫鳳翔自大散關疾驅一二日可至帳下頃吳公宣撫偶閱兵至河池幾為敵擒其事不遠願公此去治兵仙人原原雖去河池才五六十里而殺金平家計寨天險足恃元戎身處危地而欲號令將帥使用命赴敵渥不識也都統制吳璘抗聲言曰和尚原殺金平之戰方璘兄弟出萬死破敵時承宣在何許今出此懦語沮軍可斬也右護軍強半隔限在陝西未易呼集敵來日夜思戰今聞宣撫舍河池去保山寨失戰士心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狀之指所坐帳曰世將誓死於此矣官屬韓詔等進曰渥實失言不宜居幙下遂先遣晟還涇原渥赴熙河渥恐懼汗落單馬趨出顧謂世將所親曰渥為公忠謀乃反

得罪吳家小帥勇而銳未見其勝之道也他日無忘渥言此日費士戮蜀

口用兵錄修入熊克小歷云時郭浩領八千衆在邠耀二州惟環

慶范綜鄜延王彥仍守其地按胡世將今年六月間所奏云昨郭

浩除永興經畧使臣累催本官赴任計若未離鄜延道隔絕却

白浩申已在邠耀州界措置探得浩只在邠州三水縣帶領衙兵

數百人慮浩遲慢事據此則浩不在邠耀間王彥亦未至延安

也又宣撫司今年六月行下知金州范綜差軍馬應接知商州邠

隆則綜此時亦未赴一見克是日統領忠義軍馬李寶與金人

所云綜彥仍守其地蓋誤

戰於興仁府境上殺數百人獲其馬甚衆寶岳飛所遣也飛遣寶事見九

年十月 壬辰劉錡召諸將計事錡曰吾軍遠來未及息肩敵人邀

我歸路其敗必矣莫若守城徐為之計錡曰錡本赴官留司今東

京既陷幸全軍至此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

家衆議始定即鑿舟沉之示無去意通判府事汪若海沿府檄至

行在錡以奏附若海行即與屬官等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恐為賊巢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賀輝守西門鍾彥守南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募土人作鄉導間探於是人皆奮曰早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立功錡親於城上督工設戰具修壁壘時守備金關錡取偽齊所作蚩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家屋扉以代笮籬笆凡六日粗畢而金人游騎已渡河至城外矣 癸巳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王彥先以亳州叛附於敵以酈瓊守之 是日邊報至行在 丙申胡世將命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將二萬人自河南赴竇雞河南以桿敵遣本司都統制知興元府楊政樞密院都統制知永興軍郭浩為之敵援先是世將屢奏乞速徙右護軍之屯陝右者還屯蜀口事見三月丙戌不報 丁酉始詔世將目下抽回 戊戌上謂秦檜曰夷狄之人不知信義無足怪者但士大夫不能守節至於投拜風俗如此極可為憂秦檜曰自靖康以來賣國之人皆蒙寬恩故習熟見聞若懲革之當在今日遂下詔曰昨者金國許歸河南諸路及還梓宮母兄朕念為人子弟當申孝悌之義為民父母當興拯救之思是以不憚屈已連遣信使奉表稱臣禮意備厚雖未盡復故疆已許每歲銀絹至五十萬所遣信使有被拘留有遭拒却皆忍取不問相繼再遣不謂設為詭計方接使人便復興兵今河南百姓休息未久又遭侵擾朕盡然痛傷何以為懷仰諸路大帥各竭忠力以圖國家大

計以慰遐邇不忘本朝之心以副朕委任之意又詔罪狀烏珠募

有能生擒烏珠者除節度使賜銀帛五萬疋兩田千頃第一區

此詔旨日歷全不載蜀中刊行絲綸集中有之今撮入以補史闕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金人侵犯中原兵革不息已餘一紀天下

忠臣義士雖在淪陷之乃心不忘國家今烏珠無名再起兵端南

北云憂未知休息之日凡爾懷忠抱義鄉里豪傑之士有能殺戮

首惡或生擒來獻者並與除節度使仍加不次任使其餘能取一

路者即付以一路取一州者即付以一州便令久任應府庫所有一

金帛並留賞給兵士其餘忠力自奮隨功大小高爵重祿朕無所

隱又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兩國罷兵南北生靈方得休息烏珠

不道戍殺其叔舉兵無名首為亂階將帥軍民有能擒殺烏珠者

見任節使以上授以樞柄未至節使者除節度使官高者除使相

見統兵者除宣撫使餘人仍賜銀

絹五萬兩疋田一千頃第宅一區

是日街史中丞王次翁請對

言陛下既以和議為主而諸將備禦益嚴士卒勇銳敵雖敗盟曲

不在我無能為也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蓋

後來者未必賢於前人而排黜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

定於國事初無補也願陛下以為至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

上深然之 已亥少師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雍國

公劉光世為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以統制官李貴步諒之

軍隸之賜錢二十萬緡銀絹三萬匹兩為軍費於是光世駐軍太

平州請樞密院都統制李顯忠行至宿泗間其軍多潰 詔三京陝

西路見在行在官員並與添差軍校願從軍者聽百姓令臨安府

優加存恤無令失所右朝請大夫權川陝宣撫司參議官并度兼

權四川轉運副使度亮采子亮采淮寧人元祐殿中侍御史久仕于蜀故胡世將

奏用之是時關中諸軍已遷而復入蜀中已罷對雜停水運倉廩

罄竭度建議請將紹興八年罷催對糶所欠并九年應納十年起
催之數併以軍令督之世將惻然久之曰對糶所輸倍於常數民
已不堪柰何計三年而併取之第起今年合輸之數其餘吾自辦
於是以便宜撥成都府省司軍糧五萬赴新津運起又以制司稱
提錢收糶興元米麥五萬洋州三萬趣印成都錢引五百萬委利
路漕趙子厚取撥五十萬措置閬州糶買場都運司就糶成都路
米十六萬潼川府路十一萬夔路三萬於利州交納未糶足間刻
刷諸司見在糧米盡行借兌又起制司稱提庫金一千五百兩銀
十七萬四千餘兩命利州管內安撫王陟發本州轉般倉米存留
五萬外盡赴魚關命陝西都漕司印造陝西紹興錢五十萬貫應
陝西州縣官錢除省計外不以有無拘礙盡數起赴鳳翔團併以
右奉議郎節制司官屬陳護權隨軍轉運判官右承議郎通判興
元府宋蒼舒權陝西路轉運判官軍事息日罷下川陝諸路帥臣
監司同心協力共濟王事如敢違悞自有軍興條法下都統制不
得妄行殺戮諸軍激犒錢物兩都統各銀絹五千匹兩郭浩田晟
各三千匹兩下都統司措置於丹州界造木柅積薪縱火焚大慶
橋傅忠信等奪長安門不順金者先與轉行五官約束仙人關如
有陝西警移人入關不得邀阻收陝西偽官前熙河路總管白常
等於施黔州居住下興州大安軍興元府起夫四千人負一月糧
修殺金平根刷官私田脚便舟載還諸軍家屬下都統制司擺置

烽燧及銀牌馬不知思州田祐恭修合藥箭拘收沂陽監官馬茶

兵舖兵並般運軍前物色於是守禦之計始備蜀人粗安按此諸

一日所行今因并度除命附書之都運司題名度以閏六月一日非

到任恐此時已一面供職矣費士戡蜀口用兵錄稱世將添印成

都錢引五百萬而成都續記無之蓋即二月戊

子所得旨增印者也今改作趣印庶不抵牾庚子詔右護軍

都統制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以金人犯陝西故也又詔川

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軍前合行黜陟許以昨張浚所得指揮時三

省樞密院言浚宣撫川陝日魯降詔旨黜陟之典俾得以便宜施

行近旨令胡世將如遇軍事及賞罰等待報不及許一面便宜施

行惟官吏黜陟未得指揮故申明之日歷不載此指揮按世將今

月十三日準樞密院院劄子奉聖旨云云六月十三日丙辰去此

十六日以時計之必是己亥庚子兩日降旨今併附此俟考

辛丑中書舍人林待聘兼權直學士院起居舍人王鈺中書舍人

尚書司勳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張嶠守起居舍人 資政殿

學士提舉醴泉觀鄭億年與在外宮觀改提舉亳州明道宮初邊

報至行在從官會於都堂工部尚書廖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

金人講和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億年氣塞秦檜以為譏

已也乃曰尚書曉人不當如是億年懼求去乃有是命何備龜鑑

分道入犯人以爲中國之不幸愚獨以爲此猶中國之幸也何者

河南我之故土不幸淪沒我無以取之而敵反以與之是敵得以

制其予奪之權而所以予我者乃所以餌我也幸而烏珠速於敗

盟我之福也使其不叛則彼有大恩我有大費如向者燕雲二京

之事其禍愈久而愈深也嗚呼敵欲盟則盟欲戰則戰使旆方北

敵奇以南此檜主和之驗也檜於此時曾無遠畧乃且持祿固位

猶使其黨以事有大變更用他相是日金人犯鳳翔府之石壁

爲天子戒檜之姦謀爲如何耶

寨吳璘遣統制官姚仲等拒之仲自奮身督戰殊赫貝勅中傷遂
去武功時楊政母病方危亦不顧家徑至河南與璘協力捍敵已
而請軍家屬悉歸內地人心既定踴躍自奮不復懼敵矣先是人
之別將又圍羅州節制陝西軍馬郭浩遣兵救之敵解去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五
兵錄郭浩申五月二十八日詳國 壬寅石泰議郎通判壽春府
鄭綱直秘閣知壽春府先是金人遣使臣顏林持檄書來撫諭綱
縛林送於朝且率軍民為守禦計東京副留守劉錡言其忠故有
是命會河南副總管孫暉自西京遁歸綱言於淮西宣撫使張浚
乞改命武臣乃以暉知壽春府 是日金人圍順昌府先是劉錡
於城下設伏敵將騎至擒其千戶河克順張等二人詰之云暉將

軍在白龍渦下寨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敵衆既
而三路都統葛王裒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錡以
神臂弓及強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於河甚衆奪其器
甲又獲女真漢兒皆謂敵已遣銀牌使馳請東京告急於都元帥
宗弼矣時錡見陳蔡以西皆望風投拜又有王山者舊為宗弼所
用嘗知順昌府至是復來城下宗弼欲再令守順昌錡慮有苟全
性命者賣已於外故順昌官吏軍民皆不許登城已所部兵守之
時廊延路副總管劉光遠以道梗不能赴武功大夫溫州刺史新
知石泉軍柳倪為錡所辟皆在軍中倪適至東門敵射中其左足
倪拔矢反射之敵應聲而倒 癸卯賜處州孝童周智童子出身

智六歲喪父哀毀過制紫芝生於墓廬守臣以聞故有是命是
月名宿州陳勝廟曰英顯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六

紹興十年六月甲辰朔宰臣秦檜言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達賚有割地講和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烏珠戕其叔撻賚藍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今烏珠變和議果矣臣願先至江上論諸路帥同力招討陛下相次勞軍如漢高祖以馬上治天下不寧厥居為社稷宗廟決策於今日如臣言不可行即乞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從之○少師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為太保封英國公少傅淮西宣撫使張俊為少師封濟國公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

北京西宣撫使岳飛為必保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

日歷獨不載岳飛除命蓋

秦檜消之也今以會徽猷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張澄試尚書戶

部侍郎○直寶文閣兩浙轉運副使蔣璨陞直龍圖閣知臨安府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商州邵隆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右修

職郎新樞密院計議官王湛為右宣義郎上得邊報急召湛見于

內殿遂命改京官

湛以五月壬寅內引今併舊之去年三月注邵隆令湛論三京事恐可移附之

○樞密

院降檄書下諸路宣撫司罪伏烏珠薩里干令頒之河南陝西諸

路檄書曰蓋聞好生惡殺天道之常厭亂喜安人心惟一順天從

衆者昌逆天違衆者亡亘古迄今理有不易金人自靖康以來稱

兵內侮蕩覆我京都邀留我一聖長驅深入所至焚滅殆無遺類

殘忍不道載籍靡聞前歲忽遣人割還河南故地皇帝深念一紀

之間兵拏怨結禍極凶殫南北生靈肝腦塗地許其修睦因以罷

兵庶幾休養生息各正性命仰合於天心既遣行人往議事因使

方入境兵已濟舟託為捕賊之名給我守疆之吏掩其不備襲取

舊都信義俱亡計同寇賊惟彼烏珠號四太子好兵忍殺樂禍貪

殘陰蓄無君之心復為倡亂之首戕殺叔父擅奪兵權既不恤壯

士健馬之喪亡又豈念群黎百姓之疾苦雖外以道毒於中國實

內欲窺圖其厥家天理靡容是將假手人心携貳必識所歸如彼

骨肉至親一旦自相魚肉雖爾腹心勲舊豈能自保始終如生熟

女真契丹奚霄渤海漢兒等離去父母妻男損棄鄉土養種衣不

解甲二十餘年死於行陣者首領不保斃於暴露者魂魄不歸爰
自謀和始圖休息炎方盛夏驅迫復來兵端一開何時而已河東
河北京東三路皆吾本朝赤子偶陷敵中皇帝宵旰不忘日思拯
救今者既因暴斂復遭簽發室家田里不得保聚身犯鋒鏑就死
何辜三京五路之人方脫囚奴初沾恩澤既未終大賜且復憂永
淪罪在一夫謀已之私毒被寰宇兆民之衆皇帝若曰朕為人父
母代天君師兼愛生靈不分彼此坐視焚溺痛切在躬況彼兵出
無名神人共怒而我師直為壯將士一心所向無前何往不克本
欲為民而弔伐豈忍多殺而示威誓與華夷蠲除首惡期使南北
共享太平幕府遵奉指揮應南北官員軍民如能識運乘機奮謀
倡義生擒烏珠或斬首來歸者大則命以使相次則授以節鉞各
賜銀絹五萬匹兩良田百頃第宅一區至如薩里干資性貪愚同
惡相濟昨在同州已為李世輔擒縛擗頰求哀僅脫微命尚敢驅
率其衆復犯關陝有能併殺擒獻者推賞一如前約其有鄉黨豪
傑忠義舊臣雖遭夷狄迫脅之凶威豈忘國家涵養之大德糾合
戮力建立奇高爵厚祿上所不吝前愆往咎一切滌除聖意不渝
有如皎日天地鬼神實鑒臨之檄書到日上下察采遠近兵民遞
相告諭共赴師期富貴之報澤及子孫忠義之名光于史冊悉乃
心力其克有勳此檄日歷會要皆無之今丙午詔諸軍今次功
賞自節度使至橫行以下並空名臨軍給授不待保明申請不礙

止法並與轉行仰將佐士卒各思奮勵用命殺敵以赴功名之會

○給事中兼侍講馮檝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初金人

背盟秦檜以其言不讎甚懼一日謂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

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衮未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明

日檝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須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

之上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檝聞之喜檝云適觀天意檝必

被逐即引疾求去乃有是命趙姓之遺史云金人叛盟檝見秦檜

早召張浚以督諸將檜曰善公當來早上殿薦之次日檝上殿奏

曰金人南來朝廷未有應之策惟疾召張浚都督諸軍兩上殿

知張浚敗事乃曰朕雖亡國不復用張浚檝大沮乃乞宮祠遂罷

去先是僧園淨者寓居王繼先後園中禪學甚高檝嘗徑謁之談

禪移時繼先欣然欲見之檝不文一誅繼先方憑恃恩寵勢焰熏

灼遂大慚遂其僧而諧之按檝素附和議以其去春所上書觀之

恐不能然今從王明清揮塵後錄明清又云檝為檜言已必被逐

願乞瀘川以為畫綉至晚批出與外任遂除待制知瀘州帥瀘南

者十三年此却不然按檝奉祠過○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即得郡先印後瀘明清所記不審○司新知明州信安郡王孟忠厚復為醴泉觀使○尚書左司員外

郎范璿罷知南劍州此必有○寶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梁汝嘉知平江府既而殿中侍御史羅汝檝論浙西海道可虞乃

以汝嘉兼浙西沿海制置使汝嘉兼制置在是月乙卯右朝奉郎新知河南

府仇愈復徽猷閣待制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愈言敵情從來詭

詐乘間陟險必出我不意今舟船廢壞畧盡望申飭州縣協力赴

功其或怠忽不虞從臣按劾許之○丁憂人蓋諒起復左朝請大

夫行司農寺丞○武畧大夫威州團練使李貴陞登州防禦使貴

統兵平虔吉筠諸盜招降首領百餘人脅從者六千餘人故有是命 丁未罷建康府行宮營繕 戊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濟州防禦使東京副留守劉錡為揚州觀察使樞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敵衆圍昌邑四日乃移寨於城東號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至軍中氈帳數重朱漆奚車有一帥遽被甲呼曰留得我即太平不聽竟殺之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辮髮者殲之甚衆既而報都元帥趙國王宗弼親擁兵至先是宗弼在龍德宮得告急之報即索靴上馬麾其衆出京頃刻而集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自東京往復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錡聞宗弼至近境乃登城會諸將於東門問策將安出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為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稍振雖多寡不侔然有進無退兼敵營近三十里而四太子又來援五軍一動放敵追及老小先亂必至狼狽不惟前功俱廢致敵遂侵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為誤國之罪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可也衆以為然欲求效命錡呼帳下曹成等二人諭之曰吾遣爾來問事捷有厚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我今遣騎繚路置汝隊中汝遇敵必墜馬使為所得敵帥問我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色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遣探騎果遇敵二人被執兀朮問對如是兀朮喜曰可蹴此城耳遂下令不用負

鵝車砲具行翌日錡行城上見二人遠來心知其歸即縋上敵械

二人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錡取焚之錡夜劫敵寨乃初二日乙巳登城會諸將乃初五日戊申

今併書之熊克小歷載錡丁未會諸將蓋產一日○直秘閣知廬州李仲孺為淮南西路

轉運副使專一應副劉錡李顯忠王德雷仲軍馬錢糧○詔右迪

功郎權虹縣李諷主簿右迪功郎曹伯達並改京秩仍更轉二官

縣尉秉義郎崔彥文監酒務承信郎陳卞並除閣門祇候其餘見

任寄居官各轉一官資以其焚天眷三年文榜抗拒金人故也時

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新知宿州劉綱行至符離而舊守景祥以

城叛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應天府路兵馬都監王存挺身南歸綱

不能進乃改知泗州仍以虹縣隸之日歷綱改知泗州在閏六月三日乙亥恐誤當是前六月

三日丙午 巳酉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命都統制吳璘楊政以書遣

右副元帥薩里干約日合戰其畧曰璘等聞之師出無名古之所

戒大金皇帝與本朝和好復歸河南之地朝廷戒飭諸路安靜邊

界不得生事丁寧惻怛無所不至諸路遵稟朝廷約束不敢毫髮

有違今監軍忽舉偏師侵暴疆場人神共憤莫知其故璘等身任

將帥義當竭誠報國保捍生靈已集大軍約日與監軍一戰兵法

敵加於已不得已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璘等不為無辭薩里

干於是遣鵞眼郎君以三千騎直衝我軍都統制李師顏等以駝

騎擊走之鵞眼入扶風縣城守薩里干別遣軍策應不能勝而退

師顏等攻扶風拔之生擒金兵一百十七人首領三人別遣裨將

擊鳳翔西城外敵寨薩干怒自戰於百通坊列陣二十餘里統領
姚仲等力戰破之殺獲尤多先是上聞敵兵渡河以御札賜世將
令率厲將士保捍關隘有能建立奇效卓然出衆雖王爵節鉞亦
所不吝又賜吳璘楊政郭浩田晟詔書諭旨仍命世將給付馬百
坊之捷據宣撫司申以六月二十日得報未見本日○是日金都元帥越國王宗弼入泰
和縣○庚戌工部尚書廖剛與外任仍放謝辭初劉昉陳淵之罷
也剛言嘗薦二人自代又嘗於榻前引薦二人乞罷黜詔放罪剛
因已致仕又自言有宜去者六人不許會剛以事積忤秦檜右諫
議大夫何鑄等即共劾剛謂昉淵已所薦導獨以為賢幸朝廷之
有警復肆譏誆以惑縉紳故有是命尋以剛為徽猷閣直學士提
舉亳州明道宮剛放罪在四月戊辰乞致在五月辛徽猷閣待
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大復顯謨閣直學士致仕時彌大已卒
矣壬子祕閣修撰新陝西轉運使薛弼為尚書左司員外郎
是日金都元帥宗弼攻順昌府先是宗弼至城外責諸將用兵之
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城自見宗弼見其城陋謂諸
將曰彼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軍所得玉帛
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為誓以激其衆平明敵
兵攻城凡十餘萬府城惟東西兩門受敵錡所部不滿二萬而可
出戰者僅五千敵先攻東門錡出兵應之敵敗退烏珠自將牙兵
三千往來為援皆帶重甲三人為伍貫常索號鐵浮屠每進一步

即用拒馬子遮其示無反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
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軍故又名長勝軍時敵諸
帥各居一部衆欲擊韓軍錡曰擊韓雖退烏珠精兵尚不可當也
法當先擊烏珠烏珠一動則餘軍無能為矣時叛將孔彥舟鄺瓊
趙榮葦騎列于陣外有河北僉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佐護軍本
無鬪志惟兩拐子馬可殺故官軍皆憤時方劇暑我居逸而彼暴
露早涼則不與戰逮未申問彼力疲而氣索錡忽遣數百人出西
門敵方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
戰統制官趙樽韓直皆被數矢戰不肯已錡追屬扶歸士殊死闖
入敵陣中斫以刀斧至有奮手捽之與俱墜于濠者敵大敗殺其
衆五千橫屍盈野烏珠乃移寨於城西掘堦以自衛欲為困官軍
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錡遣兵劫之上下皆不寧處 乙

郊順昌圍解都元帥宗弼之未敗也秦檜奏俾錡擇利班師此據

年順昌破敵錄修入喬年云遯到御筆云云其實也錡得詔不動至是宗弼不能支乃作筏

擊橋而去宗弼至秦和縣卧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將軍韓
常已下皆鞭之於是復以葛王褒守歸德府常守許州翟將軍守

陳州守弼自擁其衆還汴京自是不復出師矣何備龜鑑敵之犯

城之語此豈可聞也哉劉錡實當之觀其鑿舟而沉示無去意皆
城借一死中求生或以神臂強弩而邀擊或以刀斧入陣而奮捽
卒至八字軍激厲先擊烏珠之謀定而鐵浮屠之兵
懼矣是役也敵欲捐燕以南棄之其孰使之畏耶 丙辰樞密

院檢詳諸房文字陳正同主管官告院陳正表並罷坐與廖剛朋

比變亂是非故也。是日湖北京西撫司統制官牛皋及金人戰于京西敗之。戊午詔將士戰死者贈官推恩如故事軍士重傷不任征役者廩給終其身。右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陳鼎降一官放罷日下出門與權監都進奏院上書言敵於今日敗盟乃朝廷之福未敗則他日之禍有不可支持願乘此早為之策秦檜怒言者因論鼎藉廖剛為地求易差使故有是命俄又送吏部以鼎知德興縣。己未徽猷閣待制新都大提舉川陝茶馬公事張宗元提舉醴泉觀兼詳定一司勅令宗元之官至鄧陽遇敵而歸故改命。感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高世則為景靈宮使判溫州主奉本州神御。是日樞密院都統制郭浩遣統制官鄭建充等集鄜延環慶之兵攻金人于醴州敗之復醴州。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進軍和州。辛酉順昌提奏至。徽門閣待制新知穎昌府陳橐知慶州橐請追還職名不許。詔賜三京招撫司都統制李顯忠所部將官拓拔忠等六人金帶以嘗有戰功故也。時招撫處置使劉光世奏顯忠葬其父乞官與之費詔賜以萬緡中書舍人林待聘言陛下多顯忠之自歸而憫其家禍不待殊功著顯而置高位曩邊警亟聞誠顯忠竭盡之秋也而計奪於聲懼形於色屈指命日以策川陝之陷安在其謀且勇兵才二千行迨宿泗什七亡之安在其得士心緡錢十萬以為軍資盡且復丐又三倍所求無厭必驕且望願寢其賜從之。是日川陝

宣撫司奏捷上以親札賜胡世將曰石壁去河池不及十程料此敵有窺川之意鄉須明遠斥候勉勵將士要是慮常在敵先仙人闕雖險切不可因循縱敵稍近也 壬戌詔敵人侵犯河南已決

策用兵所宜經理財用以贍軍旅帥守諸司自當體國協濟大計

可將應見管錢物量留經費外盡數起發有能率先應辦當加褒

擢如隱占不實必實於法並謂在官錢物不得因緣擾民朱勝非

居錄紹興十年秦檜為相下令云舉兵擊敵須備犒賞計畝率錢

徧天下五等貧民無得免者所歛徵賞而兵未嘗舉百姓尤以為

怨與此指揮全不同詳見 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樓炤以

今年九月辛酉并注定 父右通奉大夫居明卒去位 徽猷閣待制致仕賈安宅卒安宅

年正月 甲子命齊安郡王士儂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先是瓊

恭惠王薨大宗正司議襲封者得武德郎士鼓崩朝議以其官卑

不可驟拜乃命士儂焉 是日權主管廊延經畧司公事王彥拒

金人于青溪嶺却之初右副元帥薩里干既破鳳翔與都統制吳

璘揚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蟲嶺薩里干自登西平原覘之曰

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自涇原路欲趨邠州於

是樞密院都統制郭浩統右護軍及廊環之師在邠州三水縣涇

原經畧使田晟遺統制官曲汲秦弼拒敵於青溪嶺宣撫副使胡

世將謂浩非素臨行陳之人難以責成即遣彥及統制官楊從儀

程俊向起鄭師正曹成等分道而出與敵戰蒿谷吳頭麻務屯之

間金人屢敗留千戶五人守鳳翔薩里干自將銳兵攻青溪汲弼

次

不能當戰敗棄青溪走世將命晟召汲斬於軍前以狗彥率兵迎
金人戰盤堆免耳敗之金人去復還屯鳳翔 乙丑詔國學進士
項克旌表門閭克龍泉人少養於兄洵美及長請以家貲盡與其
兄州上于朝故旌之 直秘閣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向子志
罷先是江西漕司負月椿錢詔總領官曾慥劾罪子志行部取漕
吏釋之慥言于朝故罷既而子志上疏訟慥與新除左司郎官薛
弼表裏中傷子志坐奪職子志奪職在七月己未 子志再使湖北先聲入境
姦吏望風解印綬者數十人湖北營田舊以抑配百姓人不聊生
有破產不能償者日號訴于馬前子志為詢究其便利可行者使
遵守之罷一切抑配者遠近鼓舞時岳飛兼營田大使無敢忤其
意者至是飛亦喜以為當然子志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去久負
抑屈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於是積年無告之冤咸得伸雪平生好
論人物無所忌諱嘗與胡安國談當世士安國頗稱秦檜靖康時
事子志曰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數年之後盡室航
海以歸非大姦能若是乎安國子寅初猶以為過後乃信服子志
再以毀去自是閑居十九年 初命司農少卿李若虛往湖北京
西宣撫使岳飛軍計事至是若虛見飛于德安府諭以面得上旨
兵不可輕動宜且班師飛不聽若虛曰事既爾勢不可還矯詔之
罪若虛當任之飛許諾遂進兵 丙寅武翼大夫文州團練使閣
門宣贊舍人河南府路馬步軍副總管孫暉上將佐死事于朝詔

贈官推恩有差 左從政郎張闡為祕書省正字闡因轉對論三
事其一請廣求人才任將相練士卒則徽宗梓宮可還母后淵聖
可歸母專屈已和戎使權不在我二曰臣比自溫歷處發決旬再
值雨雹麥秀者偃桑萌者落盍恐懼修省以召和氣其三論官冗
曰兵火後縣不滿千戶設官乃十餘人州不滿萬戶而官至百餘
人場務及兵官率十負無學校而置教官無軍士而置將領駐泊
鈐轄之屬及負外署者不在焉昔漢光武併省四百餘縣吏負十
置其一唐憲宗用李吉甫言省冗負八百吏千四百漢唐中興宜
以為法上獎諭曰非卿不聞此

因初除
附見之

湖北京西宣撫司統領官孫顯及金人戰于陳蔡間敗

聞轉對不得其日以疏申言舉奏
事考之恐今年夏秋間所上也且

之 是日行營左護軍都統制王德至順昌府初上命淮西宣撫
使張俊遣德以所部授劉錡俊既不樂錡而德復懼擬隸劉光世
軍遷延未行建康留守葉夢得諭德曰朝廷頒賞格能立奇功者
使相節度皆即軍中書告舊未聞也且劉錡名素出君下今自奮
報國君能救錡則可謂奇功矣德遂行未至而敵已去德以數千
騎入城與錡相見俄復還廬州 郭喬年順昌破敵錄云錡方被圍
時遣介求援於朝得報已差行營
左護軍統制王德躬率全軍來援十二日金人既退之後德方移
文來問敵勢動息二十三日卯時以數騎到城下錡邀入共飭食
已憇于子城樓上申時出門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別今且復回又
數日傳聞申樞密院某已解順昌圍矣方敵在城下得遞到御筆
劉某揮利班師錡以方應敵未敢輕動敵退後十日又被旨先發
老小還駐鎮江遂津發老小輜重并被傷之士船載而行以統制
官杜杞焦文通兩軍防護東下又聞德申宣撫
云某以全軍裹送劉太尉老小出潁河矣矣

丁卯上謂大臣

曰朕躬履艱難以於兵事至於器械亦精思熟講昨造大鍬箭諸軍皆謂頭太重不可及遠又造銃首小鎗初亦未以為其後用以破敵始服其精利今劉錡軍于順昌城下破敵正用此鎗也 戊辰右朝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李弼儒復直秘閣充三京招撫處置使司參謀官 左朝散郎知通州趙誥之罷坐申明移治事涉張皇故也 左朝奉郎新應天府路轉運判官曾緯知通州 是日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所遣左部統領官曹成自沂陽襲金人于天興縣敗之 庚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鼎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汝淮制置使劉錡為武泰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前一日上諭大臣曰用兵之際賞罰欲明錡以孤軍挫敵皆不相能御史中丞王次翁言曰臣聞世忠之于光世因言議而隙之于錡因措置而睽竊恐錡保一旅壘光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以感動之時請將驕而次翁彈擊不避方乞斬呼延通時上勞之曰卿有李勉之風矣 京東宣撫使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率背嵬將成閔北伐遇金人于淮陽軍南二十里水陸轉戰掩金人入沂河死者甚眾奪其舟二百

熊克小歷載此事于辛未小誤按世忠在六月二十七日庚午今附

日本 是日國子監丞高穎守尚書工部員外郎此批本 資政殿

李士致仕馮澥薨 資政殿大孝士福建路安撫大使張浚言臣

竊念自辟下決回鑿之計國勢不振事机之會失者再三向使敵

出上策還梓宮歸兩殿供須一無所請宗族而盡南則我德敵必
深和議不拔人心懈怠國勢寔微異時覺端卒發何以支持臣知
天下非陛下之有矣今幸上天警悞敵懷反震士氣尚可作人心
尚可回顧因權制變轉禍為福用天下之英才視天下之要務奪
敵之心振我之氣措置一定大勳可集繼聞淮上有警連以邊計
奏知又條畫道舟船利害上嘉浚之忠遣中使獎諭浚時大治海
舟至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閏六月癸酉朔尚書戶部侍郎晁謹之移工部侍郎時廣東提舉
蔡藍公事晁公遣權市船以貪利為大食進奉使滿亞里所訟詔
監察御史祝師龍大理寺丞王師心往廣州劾治謹之引謹之因
慢差遣故有是命于是公遣坐免官而晁謹閣待制知廣州張致

遠因亦罷去師心金華人也公遣之異在甲戌致遠之異在戊寅右承務郎王寵

監登聞鼓院先是樓詔言寵不事為齋之節既命改京秩遂有是

命寵丹州人先見紹興三年按日歷寵此月十一日改官是日

四川轉運副使并度始受命度言成都潼川兩路對糶并脚錢折

納米今運至魚關計關二百萬緡無所從出乞每石復理十千宣

撫副使胡世將從之世將又以便宜命陝西轉運副使霍龜孟權

主管川陝茶馬公知鳳州闢大任權陝西轉運判官又增本司

激賞錢為一百八十餘緡此事皆未見本月日因書先是謀振

疊州蕃酋結南渴聚眾三千欲犯隴州世將乃以統制官邵俊知

鳳州措置秋防原防禦仍撥都統制楊政備之

甲戌都省言觀文殿奉士東京留守孟庾資政殿奉士南京留守路允迪並已投降敵人殊失為臣之義詔庾允迪追見任官賊庾家扁送漳州允迪家扁送全州並居住右通直郎添差通判衢州張汲罷仍居棉州令衢州發卒護送直秘閣知太平州秦梓移常州

丙子詔三衙管軍及觀察使已上各兼智勇猛畧才堪將帥者二人不拘格資尚書吏部員外郎錢葉復為監察御史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同三司醴泉觀使信安郡王孟忠厚知婺州資政殿奉士知紹興府韓胄曾提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資政殿大奉士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張守移知紹興府

權吏部侍郎周綱自韓世忠軍前計議還入見

丁丑左朝散大夫新知興仁府韓臨亨知沅州

戊寅上曰敵人犯境諸軍不免調發盛下劇暑朕蔭大廈御締絡猶不能勝其熱將士乘邊暴烈日被甲胄每念重灼之苦如切朕躬可降詔撫問慰勞之左奉議郎胡寅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

直秘閣新京畿路轉運副使李伯達為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左朝散大夫万俟卨為京湖南路轉運判官辛巳涇原

原絳畧使田晟又金人戰于涇州敗之初右副元帥薩里干既為王彥所却事見六月甲子遂自鳳翔悉兵攻涇州晟扼山為陣乘敵壁壘

未定奮兵掩殺自己至中連戰皆捷奪其戰馬兵械甚衆金人敗走 癸未左朝散大夫新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万俟卨秘書丞楊愿並為監察御史 甲申上曰諸將進兵所在克捷正恐粗于屢勝士侵以驕可下詔飭其戾整行伍明遠斥堠當力養威以俟大率勿爭尺寸之利期以殄滅強敵而已上又曰金雖外國苟知效順何以多殺為馬欽等初歸朕貸而不殺刘光世屢以為言既而女真契丹燕人來歸者甚衆光世方悟朕意至今諸軍往往以為用今交兵之際正宜多方撫納使知內嚮 左朝散郎新沁海制置使司參議官王安道直秘閣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兼措置料簡斥堠安道除職在癸未合錄書之 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洪州兵馬鈐轄殿前司左翼軍統制申世景提舉台州崇道觀軍用主帥楊沂中請也 是日田晟及金人再戰于涇州敗績初金人為晟所破會偽將引敵人取間道繞出晟所駐山後大呼擊晟而晟所領兵將有曰嘗從偽者望風驚潰惟右護軍萬人與敵鏖戰中傷死敵者什一然無一人遁者宣撫副使胡世將具以實聞且待罪先是世將以敵鋒銳甚意晟不能獨當檄兩都統令吳璘守河南楊政知涇州策應政遺統制樊彥率兵以往統制王喜繼之未至而晟敗政自知失律世將不之罪諸軍請斬彥喜以徇世將下令彥皆命追奪在身官爵喜降十官押赴本軍自殺金人雖幸勝晟亦殺傷適當而还自是歸鳳翔不復戰以兵攻陝西諸鄉

城守未下者河南糧食重盡世將亦離河池登仙人原山寨為防

秩之計保險以自固矣趙姓之遺史田晟及金人戰于注州敗績

而適蓋姓之得于所聞不乙酉德音降陝西路雜犯死罪囚釋

知接戰之詳也今不取右武大夫高州刺史新廊延路馬步軍

副統管劉光遠陞忠州團練使知真州保義郎閤門祇候劉釗為

修武郎右迪功郎王羲賓為右承奉郎釗錡弟也與光遠義賓皆

自順昌來奏事既而遂有是命是旦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

姚仲鳳翔之捷事見六月且言吳璘身先士卒揚政奮不顧家功效

显著若不先次旌賞無以激功將帥又言郭浩素非親臨陣

敵之人難以責臣已差吳璘充陝西諸路節制軍馬馬

同田晟前去青溪與浩並無相妨浩言本司文移略不照恤臣以謂大

敵在前文移之間不得以觀望逗遛之言嚴行督責上下速赴事

故功即非不相照恤慮浩不切體認國事至重妄生疑忌亂有申陳

有誤事機先是浩亦以解圍權州徑申樞密院朝廷以三將權任

相敵遂俱賞之丙戌寶文閣學士川陝宣撫副胡世將陞端明殿

學士定國軍承宣使知秦州兼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同節制陝

西諸路軍馬吳璘武康軍承宣使知興元府兼樞密院都統制

都統制楊政彰武軍承宣使知永興軍兼樞密院都統制節制本路

屯駐右護軍軍馬兼制陝西諸路軍馬郭浩並為節度使璘鎮西

軍政武當軍浩奉國軍三軍皆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陞充

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時政丁母憂制起復政起復在詔曰敵不

道荐肆凶殘王師所臨無往費克捷奏繼王俘護殪庭尚慮但吾

屢勝之威忽彼不慮之戒天下本吾一家豈負尺寸之利敵人必在朝

夕必以殄滅為期洛爾六師咸體朕意無克小歷載此詔在二尚書戶

部員外郎曾慥為太府少卿造總賦京湖就陟之也十六日戊戌今從日歷詔秘書郎鄭

穀與外任遂以穀知臨江軍此必有是日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復

宿州初張俊既至合肥聞敵在宿毫間命統制官趙密出西路密引

眾在蘓村時水漲三尺涉六晝夜乃達秀宿城與敵遇敗之而德

率眾自壽春趨宿州夜半破敵營降其守武翼大夫閻門宣贊

舍人馬秦 丁亥手詔釋順昌府流以下囚再復民間租稅二

稅二年在城守禦官各逢一官戊子龍圖閣直學士知順昌府陳規充

樞密院直學士錄守城之勞也既而規言敵人敗盟臣倉皇措置教日

之間守具畧備而劉錡將士每出每捷到敵不敢逼近府城此皆錡之

功臣何力之有望追寢成命詔不許郭喬年順昌被敵錄云初破金人陳規

再退即七後市戶以麵一萬六千餘斤猪一百斤未獻隨即分俵諸軍人不過得麵半耳

由教兩至第三戰錡不免論規畧與犒勞官軍但告示人給粟一石及赴倉請餉

止得腐麥五斗者甚多及事定規首其奏乞推恩本府守城官局且言鼓率

將佐為賞戰士遂致成功錡保奏明之將士頗為之不年規按守順昌正

當金人根恬錢帛之餘朝廷蠲免賦稅之始未及一歲而戰士二萬不

致之糧斯已難矣若責其厚賞犒軍恐無此理今不取

右文殿修撰四川轉運副使陳遠猷致任此據本司題名未已

丑資政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夢得

陞資政殿學士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遣統制官武功

大夫閣下閣門宣贊舍人郭宗儀左武大夫貴州團練使韓

彥臣未奏事上引對先是世忠圍淮陽軍未能下或有獻計
決淮水以灌其城者上諭秦檜曰決水所及京東民田必有彼

其害者檜曰陛下聖度兼愛如此宣無敵於天下也上語在是月辛卯

是日金人遣兵襲永興軍兵馬鈐轄傅忠信于華州之山

寨忠信率將官盧士閔張寶拒破之時以忠信等自拔未歸各

進三官忠信領華州觀察使士閔遙郡刺史寶閣門宣贊舍

忠信等遷官日歷不載林待聘外制集有之日歷今年七月已未奏捷不知何時遷官或即故世將便宜所授也

壬辰湖北京西撫司統制官張憲傳遷及金將韓常戰于穎

昌府敗之復穎昌甲午顯謨閣侍制樞密都承旨周聿自

張浚軍前計議還入見丙申張憲復淮寧府先是韓常既敗走

宣撫使岳飛遣統制官牛皋徐慶等與憲會憲等與常戰于

淮寧府敗之常引去飛以勝捷軍統制趙秉淵知府事丁酉

特進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鼎責授左中大夫祕書少監分司西

京興化軍居住初鼎罷郡還紹興上書言時政秦檜忌鼎復用

乃令御史中丞王次翁劾鼎頃以失職去位既罷泉州一向北未已

至紹興逼近行朝陰幸有警規圖復用門下黨與往來於臨安

撰造事端鼓惑衆聽以搖人心雖鼎詭計姦謀善自彌縫莫

可指其迹狀亦有顯戾於法而有寔迹也鼎以元樞都督荆襄

未幾拜相遂罷都督而乾沒官錢十七萬緡二也鼎在紹興

臨安府前後闕借什物三千餘件盡掩有之三也昂在紹興偶
士儂祇謁陵寢續除辛永宗京畿提刑相繼朝未昂已致情懇
又親書簡札求哀士儂四也伏望按昂已致情懇又親之罪顯置於
法後旬日次翁又言聞昂之徒黨獻諛於昂者咸曰特進者宰相
所帶之階官今昂雖曰謫降而階官尚是特進則是天子不罷昂之
相矣左揆虛位待昂補袞是以日文凱覲姦計百生右諫議大夫
何鑄亦再疏論之乃有是命未勝非秀水閣居錄云堂璜自艱難以
後昂坐臺疏落職守泉累章數十年而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
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皆謂昂必辨而不辨也按勝非所云
恐失其寔今不取

湖北京西宣撫使司統制官郝晟張應韓清

免鄭州。

是日京東淮東宣撫司都統制王勝克海州先是韓世忠命勝
率統制官王升權王升等攻海州守將王山以兵逆戰去城六十里
與官軍與遇敗走夜三鼓勝以舟師傳城北山乘城守而勝命諸軍
分地而攻火其北門軍士周成先入生執山父老請哀金帛以犒
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
觀 戊戌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知陝州吳琦兼管内安撫使
是日淮西宣撫使張俊克亳州初三京招招使劉光世聞鄴瓊在
亳州遣使臣趙立南京建士蔡輔世同社招之及門者問故立
鄙人無謀乃言劉相公遣我持書來招鄙太尉守者以白瓊不啟
書而焚之械送獄既而縱之至是光世引軍還太平而後以大軍

至城下都統制王德已下宿州即乘勝趨亳州與後會瓊聞之謂

葛王哀曰中興遺史但云三夜又云來矣其鋒未易當請避之遂

率衆遁去俊軍至城下父老列香花迎軍俊引兵入城時俊軍威

甚盛而智謀勇敢賴德為多德亦先計後戰故未嘗敗已亥樞

密直學士知順昌府陳規知庐州武泰軍節度使沿淮制置使劉

錡兼權知順昌府時秦檜將班師故命規易鎮淮右先是上賜錡

空名告身千五百命書填將佐之有功者錡復繳上謂不若自朝

廷給之為榮至是始具功狀以聞凡統兵官之立功者皆以上所

賜梳帶紵之其有過者則杖責之斥為士伍敵之始至也游奕

軍統領田守忠正將李忠恃勇入海昏手殺數千人而後死錡後

加優恤遂以犒軍銀帛十四萬匹兩均給將士軍無私焉於是錡

方欲進兵乘敵虛而檜召錡還徽猷閣待制洪皓時在燕山密奏

順昌之役敵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

之王師亟還自惜機會可惜也順昌破敵記曰王山言金國見

兵盡赴祁州大閔舉所聞之兵盡隨兀術南下烏珠之在順昌也

三即居敗於陝西亦飛得可擒也何補龜鑑敵至宿亳王德得以

破其營敵至穎昌兵飛得可擒也何補龜鑑敵至宿亳王德得以

扶風又皆吳璘楊政保政蜀守蜀之功而敵之回軍直趨礪州我

諸將得一以聯兵制之當是時也無一人不勇無一戰不勝蓋不

止有一月三捷之告非敵至死不善戰也直以我師正銳所向無

前見王師且曰此順昌旂幟也亟退避之降克雪恥此蓋可乘之

機也操不日何為也耶昌中大事記烏珠敗盟入犯不惟劉以

于鳳翔牛皋捷于京西孫頭捷于陳蔡曹成捷于大興縣王貴姚

捷于東路口御後王喜捷淮陽楊從儀捷于空難縣王貴姚

穎昌府王侯捷于東路中捷于拓鼻而岳飛捷于郾城乘勝逐北兵至朱仙鎮距京東四十五里矣洪皓燕山之奏謂順昌之役敵震懼喪師欲捐燕以南棄之又謂敵以厭兵朝廷若乘勝進擊再遣猶反賞耳蓋誠然也而
庚子責授左中大夫祿書少監典奉檢主罷兵和議已定矣

化軍居住趙鼎再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先是右諫議大夫何鑄言近者臺臣論鼎姦凶四事皆古今大臣所無而其間甚害者有三焉其前二事則大逆不道之罪也若鼎實無之則臺臣當抵妄言誣人之誅若鼎實有之耶今猶秩以中大夫之崇資處之興化之善地臣恐罰不足以當罪疏奏詔鼎降左朝奉大夫移漳州御史中丞王次翁又言鼎兩為宰相義當同國休戚乃敢竊聞違誓喜見顏間繩以漢法當伏不誅之道責以春秋當坐誅

意之罰今朝廷再行貶貴然朝奉大夫之視中大夫品秩不至相

遠漳州之比興化軍尤為善地以此示罰人將玩刑鑄章再上遂

有是命林泉野記云敵背盟鼎上書言時政檜方專朝大臣其能

南京名武軍居住又令次翁誣以聞敵敗盟嘗有幸言上制畧曰亦每虧焉言語切直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朋姦周上惡殆益於其堯專制擅權罪實侔於楊李按此時

程克俊王銖並為舍人而林待聘死淮西宣招使張俊既破亳州制集無禹責詞不知果何人所行也

遇大雨士皆坐於水中俊遂引軍還壽春留雄勝軍統制守宋廷

守亳州以兵千人與之民皆失望初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楊

珪守濠秩滿渡淮居宿州聞金人入犯即走京師上書獻取江南

之策越国王宗弼不用復還宿州張俊軍至宿亳間珪又為平戎

人書以獻後知其干宗弼不中乃真歸殺之塗中以逃亡聞揭榜石



建炎要錄卷一百三十七

秋七月

按是月
壬寅朔

癸卯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馬秦為右武大夫

忠州防禦使張浚之得宿州也從政郎權斬縣于躍殺敵之在邑

者率其民來歸詔躍改右宣教郎知縣事

于躍事以林待聘
外制集所書附入

是

日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將官張應韓清入西京初河南府兵馬鈐

轄李興既聚兵先復伊陽守八縣又復汝州為河南尹李成棄城

遁走河陽宣撫使岳飛遣應清與之會遂復永興軍 甲辰故降

授文州團練使王瓌追復房州觀察使

日歷及林待聘外制集並
無瓌所降州名今追考書

之 丙午御史中丞王次翁為參知政事 武節大夫閣門宣贊

舍人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為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河南府

右承奉郎知汝州劉全咨為右承事即興既得西京言於朝乞命帥守遂就除之仍給真俸許便宜行事全咨亦以驛報屢通故特

遷之

二人皆林待聘行詞今日歷獨無李興除命蓋秦煇所不取也

丁未司農少卿李若虛自

岳飛軍前計議還入見 戊申上曰朕常與諸將論兵諸將皆謂

敵人鐵騎馳突若在平原勢不可當須據險以扼之朕謂不然孟

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兵之勝負顧人心如何耳苟

人心協和則彼雖在平原亦可取勝諸將皆不以為然今諸將奏

捷皆在平原以步兵勝鐵騎乃信朕前日之語秦檜曰陛下天資

神武以人心論勝負非諸將之所能及也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

陽興世為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既而言者論興世儒雅自將而更

任未久乃改知太平州 己酉勅令所刪定官施鉅為尚書都官

員外郎用從官應詔所舉也 是日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自興

越國王宗弼戰于郾城縣敗之殺其裨將是役也統判官楊再興

單騎入敵陣欲擒宗弼不獲身被數十創猶殺數百一而退 庚

戌曲赦海州 是日永興軍路經畧副使王俊遣統領官辛鎮與

金人戰于長安城下敗之初命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遣兵千人

具舟百艘載紫草膏油自丹州順流而下至河中府焚毀金人所

繫浮橋及選萬人由斜谷出潼關皆以絕敵歸路世將奏已差統

領官閻興以五百人往會知丹州傅師禹知陝州吳琦知華州潘

道及忠義統制官傅起同措置斷毀河橋又且前遣永興副帥王

俊領選騎四千人已復興平醴泉二縣永興之屬邑也今正與大敵相拒且當盛暑中傷者多未容更遣兵兼俊在彼可以乘間斷其歸路其後閻興至永興之外邑與俊會雖同師禹結到河東忠義秦海等千餘人皆補以官然亦不能成功王俊復二縣據日歷月一日甲刻未得本日辛亥左朝散郎河南府路轉運判官李利用主管

台州崇道觀利用自西京遁歸至鄧州詔釋其罪利用乞奉祠許之壬子進士張本特補右廸功郎以其猷佑改編可採也本娶葛立

方女不知誰所薦當考

癸丑太尉保成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楊沂

中為淮北宣撫副使武泰軍節度使沿淮制置使兼權知順昌府劉錡為淮北宣撫判官沂中自行在引兵出泗上御史臺言朝議奉直大夫見闕五十五員乞從上與放行磨勘詔吏部先次放行三十員乙卯左宣義郎王之道降一官送吏部與小監當差遣先是之道見河南用兵投匭上書言敵有五敗陛下有五勝雖敵敵且衆固無能為矣而我有未必勝者三又不可不知也且敵專事攘竊而陛下仁義此道勝也敵專務姦詐而陛下忠信此德勝也敵起兵三十年用人如牛羊殺人如草菅而陛下視民如傷不憚屈已增弊俯約講和之請冀與天下休息此仁勝也敵自兀术用事上則欺幼主以擅權下則殺親族以播虐而陛下夙興夜寐不忘父兄播遷之難此義勝也敵前後專以和親欺罔國家陛下頃緣王倫為地復與之和當是時下而樵夫牧子皆以

敵為得計而陛下失計然和必至於變無可疑者但變速則禍小
變遲則禍大今敵曾不二年無故敗盟引兵入犯且然後知敵人
今為失計而陛下今為得計此計勝也陛下有此五勝固可以勝
矣然以臣觀之未見其必勝之理何則今諸軍大會境上而不置
統帥一也國家用兵十有六年矣士卒之隸諸將者不為不親附
而罰終不行二也今日之兵隸張俊者則曰張家軍隸岳飛者則
曰岳家軍隸韓世忠者則曰韓家軍相視如仇讎相防如盜賊自
不能奉公惴惴然惟恐它人之奉公而名譽賢於已也自不能立
功惴惴然惟恐它人之立功而官爵軋於已也且其平日猶或矛
盾若此使其臨大利害安能保其不自為敵國邪此其三也且願
陛下自謀諸心選擇耆德素負天下之望者謀及龜筮謀及士庶
授以斧鉞俾統六師自閫以外咸得專之且見一戎衣而天下定
不得專為有周美矣願陛下斷自宸衷而必行之疏入詔之道降
官依衝替人例言者論之道怨睢妄行全無忌憚既薦舉大臣復
擬制詞併上小人狂率一至於此乞盡奪見所有官編置遠方以
懲不恪故有是命 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應天
府路兵馬鈐轄淮西宣撫司雄勝軍統制宋超為親衛大夫忠州
防禦使知亳州用張俊奏也 湖北京西宣撫司都統制王貴統
制官姚政及金人戰於潁昌府敗之初岳飛以重兵駐潁昌欲為
久駐之計會張俊自亳州南歸金人牒知飛孤軍無援於是併兵

以禦飛飛不能支告急於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錡遣統制官雷仲
出兵牽制抵太康縣是役也飛將官楊再興王蘭高林皆戰死獲
再興之尸焚之得箭鏃二升會天大雨溪澗皆隘敵騎不得前官
軍乃還此以道姓之遺史岳侯傳淮西從軍記參修丙辰詔內侍陳腆送大理寺治

罪腆勞劉錡于順昌錡以例書送銀五百兩例外又以六百五十
兩遺之腆不以聞故抵罪庚申尚書左司員外郎薛弼充秘閣

修撰知虔州向子志既罷弼不自安引嫌求去向子志事已見六月乙丑乃命
出守壬戌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兼閤門宣贊舍人馬秦為泉

州觀察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仍賜錢萬緡田十頃第一區
秦至行在上召對遂有是命直秘閣淮南西路轉運副使李仲

孺陞直敷文閣充淮北宣撫判官隨軍轉副使是日湖北京西
宣撫使岳飛自鄆城班師飛既得京西諸郡會詔書不許深入其

下請還飛亦以為不可留然恐金人邀其後乃宣言進兵深入逮
敵已遠始傳令回軍軍士應時皆南鄉旗靡轍亂飛望之口舌而

不能合良久曰豈非天乎金人聞飛棄穎昌去建騎追之時飛之
將梁興渡河趣絳州統制官趙秉淵知淮寧府飛還至蔡命統制

官李山史貴以兵援之遂遣諸將還武昌飛以親兵二千自順昌
渡淮赴行在於是穎昌淮寧蔡鄭諸州皆復為金人所取議者惜

之岳侯傳云侯在鄆城聞烏珠并韓將軍等人馬退走汴京侯欲乘勢追擊奏曰臣聞漢有韓信項羽投首蜀有諸葛二主復興臣雖不才所望比此乞與陛下深入敵境復取舊疆報前日之耻伏望陛下察臣肝膽表臣精忠表到秦檜大怒忌侯功高常用間

謀於上又與張俊楊沂中謀乃遣臺官羅振秦兵徵將少民困國
乏岳某若深入豈不危也願陛下降旨且令班師將來兵強將眾
糧食得濟與師北征一舉可定雪耻未晚此萬全之計時侯屯軍
於穎昌府陳蔡汝州西京永安前不能進後不能退忽一日詔書
十三道令班師赴闕秦事按羅汝楫此時
為殿中侍御史傳所謂臺官乃汝楫也
甲子復釋奠文宣王

為大祀用太常博士王普請也於是祀前受誓戒加籩豆十有二

其禮如社稷 乙丑戶部請州縣出納官物每千增收頭子錢十

文赴左藏為激賞之用許之通舊為四十三文乾道元年十月戊
辛酉臨安府火注朱勝非閣君錄所
右丞務郎京東淮東宣撫

使司書寫機宜文字曹霑為右宣義郎賜六品服武功大夫武眷

領威州刺史時韓世忠遣霑等獻王山之俘於行在故以命之仍

詔押山回世忠軍隨宜區處山隨金人至順昌城下者也秦檜請

今復獲敵不必解來上曰不然須令押教人來問之庶得其實

是日金人遣翟將軍圍趙秉淵於淮寧府李山史貴及劉錡軍統

制官韓直共擊退之秉淵聞岳飛已去遂城南歸日歷八月六日
丁丑申刻趙駐

之遺史亦以為
丁丑日事恐誤 丙寅太常寺奏大禮祭服事上曰朕嘗考三代

禮器皆有義後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義朕雖艱難亦欲改作

漸令復古上又曰艱難以來秘書省舊書散亡今所藏甚少不稱

設官之意朕近日多昉得古書當令館職校正別錄本付省中藏

之時大樂亦久廢詔太常肄隸習於是太常丞周執羔輯舊聞閱

工器而樂始脩執羔弋陽人也 詔契丹千戶耶律温特補武翼

大夫忠州刺史賜金帶温降于淮西宣撫使張俊故以命之俄賜

姓趙用為殿前司將官

溫賜姓在是月己巳

尚書省奏禫服人胡寅狀寅

於先父謚文定為世適長子服母李氏繼母王氏喪各齊衰服祖父祖母喪各朞今來服先父喪見在禫服昨紹興六年正月先父得微疾初委寅以承家主祭之事於四月內收建州鄉人劉勉之書責寅不歸見世母升堂而拜以盡融融洩洩之意世母者先父同堂三兄之嫂也先父震怒所患遂增作辯謗一篇以授寅二弟及三兄之子見任建州教授憲又授大指令寅答書以曉勉之寅請曰升堂而拜融融洩洩母子事也勉之安得此言先父曰此欲離間吾父子也汝祖母於汝始生收而存之即以付吾吾時年二十有五婚娶之初孰云無子而洎爾母氏劬勞顧復以逮長五遂承宗祀亦惟不違汝祖母愛憐付託之重於汝之大義本末如此汝他日於世母當厚有以將意而已寅自是請問情義曲折至于再三先父所告曾不越此且曰汝於吾言未能一聞而信則以勉之離間之言為是乎今來寅禫制將畢遂還建州省覲世母以遵先訓又聞諸道途得鄉曲議論謂寅於此時當為三伯父追服此寅所不稟於先父者也若據而行之則士大夫謂寅伸其私意干貳正統非為人後之實若斷而不用則士大夫謂寅忘其世父故匿服紀將加以不孝之名雖仰奉義方不敢違背而參稽衆說必有折衷伏望敷奏取旨下禮部太常寺定奪明降指揮詔禮部定奪申尚書省或曰寅之始生也其母極而字之故寅有收存之語

云勉之已見

八年四月

丁卯石諫議大夫何鑄為御史中丞 戊辰顯謨

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魏憲卒 庚午右承議郎通判順昌

府汪若海特遷一官以陳規言圍城之初若海毅然請援于朝也

若海移書輔臣具言劉錡之勝且謂錡所統不過二萬人其中又

止用五千人出戰今諸大將所統甚衆使乘錡戰勝之後士氣百

倍之際諸路並進兀朮可一舉而破甚無難者今諸大帥惟淮西

最務持重不肯輕舉宜以淮西之兵塞其南歸之路俾京西之兵

道河陽渡孟津淮東之兵卷淮陽渡彭城俾陝西之兵下長安渡

蒲坂則河朔之民必響應冠帶而共降兀朮可不戰擒也聞淮西

之帥得毫便還義士莫不歎息甚為朝廷惜之 武功大夫忠州

團練使兼閣門宣贊舍人新知辰州柴斌移知唐州 東京留守

司効士夏穎等六人脫衣來歸詔文文解一次差充諸州効士

辛未金將鶻眼引兵攻盩厔縣永興軍路經畧副使王俊逆戰于

東洛谷却之時上以親札賜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今日事勢

以力保關隘為先又陝西將士與右護軍不同正當無容有伏羲

自奮者優獎之以勵其餘於是世將奏川口諸隘及梁洋一帶先

已修畢見分遣吳璘在白石至秦州以來遏熙秦之衝楊政在寶

雞邊永興鳳翔之衝及永興副帥王俊亦在盩厔作寨牽制敵勢

兼自金人再犯陝西諸曾受偽命並許收使如能立功就上超轉

緣從偽既久率望風拜降臣亦開其自新之路多方慰諭已招到

一萬一千五百餘人總管傅忠信安撫朱勇將官梁柄及統制統領官各給袍帶其老幼居於近裏又有總管魏价等十四員帶城寨兵一千五百亦加勸獎官各授差遣卒各支請給與右護軍相參為用矣時政在寶雞撤離喝陰遣客刺政詐為降卒政覺而誅之 初知商州邵隆奏本州密近陝西乞增戍朝廷下其議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命環慶經畧使知金州兼節度制商州范綜濟師綜言金州閔隘四十餘處皆係要衝比之商州去金人尤近止合量度事宜緊慢如敵果來侵犯當併力捍禦於是止遣左部第九將官兵八百四十餘人分錢糧與之而已 詔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張九成與知州軍差遣左奉議郎喻樗左奉議郎陳剛中令吏部與合入差尚書刑部員外郎凌景夏秘書省正字樊光遠與外任差遣臨安府司戶參軍毛叔度與對移一般差遣先是九成等皆言和義非計及是秦檜將罷兵而九成家臨安之外邑故斥遠之尋以九成知邵州剛中知安遠縣景夏知辰州光遠為閬州州學教授叔度為嘉州司戶參軍剛中尋卒于貶所 陳剛中送胡銓啓已見紹興八年十一月毛叔度奏劄已見九年十二月更不別出剛中知安遠縣據胡銓跋和義詔書叔度對移嘉州據紹興正論日歷蓋無有也同日降旨又有 左中奉元蓋對移一般差遣未知益為何官所言事謂何當考

大夫直徽猷閣淮西宣撫司參議官史愿進一官陞直龍圖閣昌州刺史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張子蓋為登州防禦使以其來獻捷也 癸酉右朝議大夫直秘閣范直方試司農卿兼淮北宣

撫司謀議軍事 右朝奉郎監尚書六部門呂希常為刑部員外郎 甲戌監察御史万俟卨行右正言故左武大夫吉州刺史統制涇原路軍馬張遼加贈開府儀同三司遼中孚父也靖康間救太原死于陣至是中孚請而命之 乙亥詔兩浙轉運副使權添

歲舉改官各五員俟將來車駕還都日如舊用副使黃敦書請也

是日韓世忠圍淮陽軍命諸將齊攻之帳前親隨武翼郎成閔

從統制官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于門之內閉身被三十餘創世

安亦脛中四矢力戰奪門復出閉氣絕而復蘇屢矣世忠大賞之

別將解元掩擊金人于沂州譚城縣 按此句與北盟會編同宋史地理志 敵溺死者甚眾及班師世安以箭瘡不能騎遂肩輿而歸

皆不載

世忠怒命世安馬前步行世忠奏閔之功授武德大夫遙郡刺史

閔衛州人世為農建炎初避亂抵京口日者趙常見而奇之黃天

蕩之役閔投世忠軍中至是有功既而世忠乞重賞以勸將士遂

除涿州團練使 丙子左朝散郎劉昉為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昉

為秦檜所喜故薦用之 戊寅詔左建功即李彭年旌表門閭彭

年廣德人父母皆死於盜彭年蔬食飲水終身不御酒肉郡上其

事于朝故有是命 南平軍言陰化縣射士吳沂廬墓詔賜束帛

是日知陝州吳錡遣統制官侯信渡河劫金人中條山寨敗之

獲馬二十匹翌日又戰于解州境上敗之殺其將茂海 己卯宰

執奏徽宗隨龍人乞恩例上曰若舊人尤當優恤凡事于徽廟非

唯朕奉先之孝所當自致亦欲風勵四方使人知有君親之恩也
庚辰金人自滕陽來救淮陽軍韓世忠逆擊于泃口鎮敗是
日世忠所遣統制官劉寶鄭宗儀許世安以舟師至千秋湖陵遇
金人所遣鄺瓊叛卒數千人寶等與戰大捷獲戰船二百壬午
李成自河陽以五千騎犯西京知河南府李興命開城門以待之
成疑不進興遣銳士自它門出擊之成敗走癸未上與宰執論
戰守之計上曰戰守本是一事可進則戰可退則守非謂戰則為
強守則為弱但當臨機應變而已中書舍人王鈇起居舍人兼
實錄院檢討官張嶠並兼侍講甲申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
且被旨因軍事合行黜陟許依張浚所得指揮施行且自承指揮
其餘諸般差注陞轉等事即不敢干預所有節次緣軍事便宜差
過官乞下有司給降付身從之乙酉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
觀張滉知撫州右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鮑貽遜知楚州言
者奏其貪殘不可用罷之丙戌左奉議郎充秘閣修撰新知邵
州張九成落職御史中丞何鑄言九成矯偽之行頗能欺俗前此
趙鼎當國傾心附之驟從閑散躡登華近比其罷退九成悒然不
樂率先求去誓與之同出處伏望嚴行竄責故有是命九成以家
艱不赴奉國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兼樞密院都統制節度陝西
諸路軍馬郭浩知夔州此除似因胡世將奏浩難以
青成之故當求它書參考丁亥淮北
宣撫副使楊沂中潰軍於宿州初沂中至宿州而以步軍退屯于

泗金人說令來告以有胡騎數百屯柳子鎮沂中以為信欲擊之
或諫以為不可輕出沂中不聽留統領官王滋蕭保以騎兵千人
守宿州夜沂中自將騎兵五千襲柳子鎮至明不見敵而退金人
以重兵伏其歸路沂中知之遂橫奔而潰沂中至壽春府渡淮而
歸與保滋相隔參議官曹勛不知沂中所在表聞于朝朝廷大恐
令淮南州縣權宜退保金人劫沂中不得志遂犯宿州滋保與戰
不利金人入城怒州人之降也乃縱屠戮自是潰兵由淮河上下
數百里間三三兩兩而歸其死亡者甚衆既而沂中自淮西復還

泗洲人心始定保襄樂人也王滋紹興十二年五月庚申以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殿前司前軍統制陞

帶淮東馬步軍副總管蕭保同日以石武大夫英州刺史殿前司右軍統制陞帶京西南路兵馬鈐轄不知此事為何官職也淮南

退保事今年九月甲寅所書秦州奏請及九月丙子所書祝永之除官事可以參照或可移附甲寅王曠撰存中神道碑云烏珠再

入犯詔王以淮西宣撫使禦之即渡江取虹縣復靈璧下符離撫定而還其言簡畧如此蓋諱之也又按上書今年閏六月丙戌王

德下符離七月癸丑沂中除淮北宣撫在其後二十七日曠所云恐誤

戊子監登聞檢鼓院虞

溘面對言國家置檢鼓院所以廣言路通下情願遠方士人往往

肆其鼓言上况宸聽至如登用大臣謀任元帥茲實人主之職豈

一介當輕議望令檢鼓兩司將甲令所載名件分別揭示使之曉

然皆知朝廷延納之意在此而不在彼自今凡有獻陳必與保人

偕來遂院監官躬親審之如依得祖宗事目亟為進呈庶前日狂

妄之習自息從之 已丑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寔錄院修撰范同

試給事中 起居舍人兼寔錄院檢討官兼侍講張嶽試中書舍

人 秘書少監張官守起居郎 直秘閣李易守起居舍人 詞
部員外郎兼寔錄院檢討官朱翌試秘書少監 名福州處士周
朴廟曰剛顯用帥臣張浚請也黃巢入福州市得朴將用之朴曰
我為處士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邦人至今詞之 辛
卯右承事郎蕪籍為太常寺主簿填復置闕籍軾孫也 壬辰直
龍圖閣知臨安府蔣璨與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張滙兩易 直
徽猷閣泰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萬年陞直顯謨閣知慶陽府
金人之犯慶陽也帥臣范綜未赴而萬年攝守事率厲軍民為固
守計宣撫副使胡世將言于朝廷有是命時直秘閣潼州府路轉
運副使喻汝礪以書遺世將言金人貪戾猜禍之國屬者竊聞敵
積粟於鞏又積粟於岐其所以為此者蓋欲以謀蜀也今敵已窺
慶臺之疆兼雍州之地則蜀之於敵壤近而患急矣望急遣一介
之使請于朝廷詔岳少保與蜀相首尾萬一敵騎陵忽則使荆鄂
走精銳出襄漢薄金洋以壓敵賊彼敵所悍又安敢睨蜀世將以
為然 是日永興軍路經畧副使王浚擊金人于盤屋縣東敗之
甲午詔曾任職事官合得封贈而去官在大禮前者不問久近
如非降責並與封父母一次用言者請也 川陝宣撫司同統制
軍馬邵俊統領王喜遇金人于隴州汧陽縣收陽嶺敗之喜以功
復為協忠大夫榮州防禦使右遊奕軍統制 丙申武功大夫忠
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殿前司勇勝軍統制新知宿州王進兼

京東路兵馬鈐轄 丁酉右奉議郎孫汝翼為國子監主簿左奉

議郎李澗為宗正寺主簿並填復置闕 戊戌詔皇太后母益國

太夫人宋氏特追封兩國夫人 右朝請大夫新京東路提點刑

獄公事陳吉老直秘閣知揚州既而吉老不赴乃命右武大夫忠

州團練使知真州劉光遠代之光遠之除日歷不見當求本州題名考其月日 唐子親

衛大夫忠州防禦使知亳州宋超除名勒停張俊軍前自效先是

金人犯亳州超棄城走提轄官魏經率軍民拒守城陷經不屈死

之故有是命後贈經閣門宣贊舍人官其家二人魏經十一月戊午推恩

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赴韓世忠軍前議事宰相秦檜主

罷兵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赴行在遂命易見世忠諭旨時淮

西宣撫副使楊沂中還師鎮江府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還他

州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 乙丑右奉

朝大夫知邛州何掄為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 丙午左宣教

郎鄭昌齡為太府寺主簿 丁未常任秩為司農寺主簿蔣及祖

為將作監主簿並填復置闕及祖之奇孫也任秩及祖未知以何官除本監題名及祖

十二年十一月除知江陰軍本寺題名不見任秩遷能當考 是日揚政軍同統制楊從義劫金

人鳳翔府城南寨敗之獲戰馬數百 戊申金人復入西京先是

李成數為知河南府者李興所敗乞師于都元帥宗弼得蕃漢軍

數萬輿聞之度眾寡不敵棄城去寓治于永安之白馬山 己酉

上諭大臣曰朕昨面諭岳飛凡為大將者當以天下安危自任不

當較功賞彼以功賞存心者乃士卒所為至於朝廷待大將亦自有禮如前日邊報之初除諸將使加師保豈必待有功乎若必待有功而後進官所以待士卒輩也時飛已至行在故上訓及之

唐成合祀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並配赦天下 右正言方俟高言今邊隅未靖宜復勇爵以厲爪牙之士曠張超距之流而專補文資祿其子故高有是言不從 癸丑親衛大夫華司州刺史統

制忠義軍馬李同為忠州防禦使永興軍路馬步軍副總管知同州兼沿邊安撫使同固守蒲城不肯降敵故胡世將奏用之

楊政軍統制官楊從義即俊統領王喜敗金人于汧陽 甲寅奏州奏乞移治秦興縣沙上許之楊沂中軍潰許淮南州縣追保或可移附此日 乙卯尚

書工部員外郎高穎試司農少卿兼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議官岳飛請之也日歷不書兼參議此據本寺題名 直徽猷閣陝西轉運副使霍彞坐

擅離職守及守受饋送落職監筠州新昌縣酒稅其饋送仰歸還丙辰右朝請郎京東淮東宣撫處置司參議官劉阜民直秘閣

阜民自軍中來奏事以例除也同日有旨陳楠除落道名按楠自古文殿修撰京東淮東宣撫處置司參謀官落職監澧州酒務丁憂不赴明年二月庚辰以舊官職朝見或即是此時復職也 丁巳詔川陝改官

人許就宣撫司放散舉主申吏部驗實給告用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請也張浚之為宣撫使也令於所在州保明放散胡世將為

副使乞收還省部吏部侍郎周綱言川陝道遠乃令赴遂路漕司公參理為到部至是因燾有請遂以其事付宣撫司馬 秘書省

校書郎范如圭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辛酉臨安火延燒

省部倉庫翌日輔臣奏事上曰累令撤席屋作瓦屋皆不奉行朕

已戒內侍如敢不行比衆罪當加重卿等更戒諸房吏亦依此若

內侍堂吏奉行則衆不敢違矣 朱勝非秀水閬居錄云趙鼎淮上

秦檜繼相用術尤精九年金人還河南故地檜託言計備使禮凡

常賦之入多歸此帑此時所獻日月增厚而賜賚便蓄權勢熏灼

綫履每兩二十餘緡月至數兩至數兩至是庫金出入輕於州郡

公庫矣用度既廣賦入不繼十年下令云舉兵擊敵須備犒賞計

歌率錢徧天下五等貧民無得免者所缺號激賞而兵未嘗舉百

姓尤以為怨十一月火作首焚三省庫中所積一夕而盡不復根

治悉行除破蓋侵取既多見物無幾幸火以滅迹無復稽考者也

每當宗祀之秋必有警戒之象今又天火示變益知當在九月壬

戌書檄設救火諸兵則非十月是也日歷十月六日丁巳臣條上

言每當祀之秋必有警戒之象今又大火示變益知當在不疑不

疑今併附此 於是參知政事孫近建言拆去草屋寬留地步詔限

五日後亦不果行焉 紹興十一年七月八日甲辰臣中上言去年

拆去草屋寬留地步致朝旨限五日毀拆及知府俞侯取稟近復

云未得毀拆待近再取旨蓋朝天朝一帶多堂吏所居故也姑附

此當 考 壬戌言者奏項年獻議之臣有以審量之說而免我徽宗

者書之史冊又足以虧陛下孝治之風比者特罷審量士大夫莫

不歡呼鼓舞以手加額欲望特降睿旨小使臣因泛濫補官人如

已經闕陞許注親民仍令收使分数恩例從之自是靖康以來討

論審量之法盡廢矣 兩日乃何鑄万俟卨上殿此 直秘閣知臨

安府張匯復為兩浙轉運副使 直秘閣知揚州俞侯知臨安府

直徽猷閣兩浙轉運副使蔣璨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 癸亥

上曰朕觀自昔守令能振弱者始號循良今豪家稍不快意必中

傷之自今縣吏有能稱而或誣以非辜者涖朝廷主張庶使吏得自效而民被其惠矣 乙丑詔敕官縣令不親定牢者徒二年著為令 丙寅左通直郎知無為軍視永之特貶秩三等先是永之

乞移治江南詔不得越境已而承之以書抵朝士言兩淮之民方

且歸業若降移治指揮民間惶惶莫知所向樞密院言其鼓惑衆

聽故責之 此亦與今年八月丁亥所書揚浙中軍潰事相聞 戊戌奉國軍節度使新知

夔州郭浩移知金州仍舊帶行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兼樞密院

都統制節制陝西河東軍馬兼措置河東路忠義軍馬 親衛大

夫貴州團練使知金州范結移知綿州仍舊帶行環慶路經畧安

撫使兼錦威茂州石東軍沿邊安撫使 後官劉氏為紅霞帔三十

年六月甲午轉司記十六年五月戊寅遷才人十七年二月己酉遷婕妤二十三年五月壬子遷婉二十四年正月丁丑封貴妃

左中大夫劉大中以優免至是卒詔復資政殿學士致仕右正

言万俟卨奏大中罷歸益懷怨憤幽囚其父壹鬱而殞遂請之既

而遺表上贈左正奉大夫官子孫如故事言者又駁之乃止 大中復職

在十月壬辰贈官在十一月戊戌駁奏在已酉今併書之以見秦檜用意曲折 辛未尚書右僕射秦檜

以朝堂恩封華國公 皇兄嚴州觀察使權王奉益王祭祀安時

特遷寧遠軍承宣使於是親賢宅宗子十人並進京 是月金王

亶殺尚書左丞相陳王希尹右宰相蕭慶先是客星守陳太史以

告宇文虛中虛中以告希尹不以為怪是及坐誅初希尹與慶在

兵間皆晉國王宗維腹心而都元帥越國王宗弼素出其下至是

宗弼得權凡希尹所以致罪則宗弼之為也苗耀神麓記國新母

曰國新乃三十也身長七尺餘言如巨鐘創造女三十箇月而生名

時合孫吳初為珠往祁州帥府已朝辭衆官戲於燕都烏珠甲第

夜間散歸惟固新獨留嗜酒嗜烏珠首曰爾輩宜容我當我爾

之軍馬能有幾何天下之兵皆我有也烏珠淫醉如廁急走騎告

秦國王宗幹云兄授我宗幹與國新素厚遂言語遠護之固新寔

有酒豈可信哉烏珠出次早以辭皇后為名泣告皇后如前日

牀且行客款奏帝爾烏珠遂行后具此語告東昏使烏珠親第燕

京留守紀王阿魯追烏珠至良鄉及之烏珠至密奏帝曰朕欲誅

此老賊以矣奈秦國王方便授之至此自山後沿路險阻處今朕

居止善好處自作已納凡我骨肉不附已者必誣而去之自任其

腹心於要務姦狀已萌惟朕自裁之是夜詐稱密詔希尹既死徒

入國新所居執而戮之賜死四子并滿慶父子皆被誅

黨連坐者數百人奉使徽敵閣待制洪皓嘗與希尹持論幾被刑

宗弼知之故不死金主亶遂進宗弼為太傅尚書左丞相兼侍中

監察國史領行臺尚書省事都元帥如故

際官據紹興講和錄明年九月烏珠第一書給銜如此

以皓洪記文張滙節要

熊克小歷參修宗弼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年冬十月壬申朔祕書省正字溫革監益蘭檢院馬政罷
時言者論二人專守偏見譏議紛然望使各與任外庶幾人知好
惡國是自定乃以革通判洪州

癸酉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張浚以明堂恩復觀文殿大學士
左朝請大夫范瑄都大主管川陝茶馬監牧公事主管秦司

甲戌武功大夫華州觀察使知代州兼沿河安撫使統制河東忠
義軍馬王忠植落階官為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知代州

丙丁河東府言永安永昌永熙三陵神臺墾列損動及枳橘栢株有為賊所伐者詔本府如法補飾

丁丑言者論每遇宗祀之秋必有儆戒之象或六飛順動或疆敵侵陵今又大火示變故當正廢事以應之恭以皇祐詔書合祭天地並配祖宗此陛下所用宗祀之盛典也而辛亥歲禮部即官有立議止以太祖太宗並配者是時宰相力主是說違詔書經宗廟之罪卒自當之且太祖開萬世之基太宗定四海之難而和戎戢兵以致太平者真宗也臣願陛下參之羣言斷以獨智以合皇祐聖詔以慰在天之神以垂萬世之法事之當正無大於此者誠如是則天意格而災異銷矣詔禮官詔討論申省後不行

戊寅尚書右僕射兼提舉詳定一司勅令秦檜等上紹興重修在京通用勅令格式四十八卷申明十二卷看詳三百六十卷

丙戌武翼大夫忠州刺史河北路統制軍馬李寶至楚州先是寶與其徒曹洋等自興仁泛舟來歸過徐州捕金之戌卒七十餘人及淮陽軍為守將所逐寶射却之時韓世忠在楚州寶與其徒歸之世忠大悅

丁亥直秘閣提奉洪州王隆觀范直方落職與遠小監當直方以司農卿為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計議軍事至是右正言万俟卨論其怯懦沮師又言軍之進退必觀機會而乃昧於興奉之謀但為保身之計故有是命

王明清揮塵錄餘話云建炎中金人駐楚泗間時張韓擁兵于高郵敵誓于泉整師

大入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為怯將欲交鋒之際風雨大作敵聚
辟易散走損折甚衆因遂奏凱范師厚直方滑稽之雄也為參議
軍事笑云焉知張七韓五乃得要二勝六力邪聞者為之闕堂鄉貢進士王文獻進所注司馬
法詔免文解一次文獻泉州人也

已丑徽猷閣待制知信州劉峯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建昌軍聽
旨以臺臣論其歷守三郡妄費官帑以市私恩故也仍命司農寺
丞李椿年往鎮江府信池州點檢侵支妄用錢物申省左朝散大
夫沈該行軍器監主簿填復置闕

庚寅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新知宿州王進改知濠州武功大夫貴
州刺史王存知光州進之除宿州也乞台州兵馬鈐轄卻青為本
州鈐轄至是復與青偕之濠梁也

辛卯詔川陝官員陳乞覃恩轉官磨勘奏薦封贈循資致仕遺表恩
澤依得著令者令宣撫司施行以胡世將申審也

壬辰上謂大臣曰用兵惟在賞罰若用命者必賞不用命者必罰
何患人不盡力比聞大將奏賞往亡任私不當人心朕若親提一
軍明賞罰以勵士卒必可擒取兀朮

戊戌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
使提舉詳定一司勅令華國秦檜以修書恩進左銀青光祿大夫
封衛國公直顯謨閣知慶陽府節度鄜延環慶兩路軍馬宋萬
年陞敷文閣待制錄守城之勞也

己亥龍圖閣直學士范中徽猷閣待制王居正並落職依舊提舉

江州太平觀御史中丞何鑄論二人之罪以為趙鼎當軸汲引一時邪佞之人置之朝廷日者陛下斥逐亮邪天下咸服而欺世盜名之甚者猶置而不問是狐狸雖去而豺狼尚存恐非所以明好惡一觀聽故有是命

庚子熙河經畧司將領惠逢與敵遇於野龍河敗之

是月淮北宣撫判官劉錡來朝資政殿學士翟汝文薨賜諡忠惠十有一月按是月辛丑朔壬寅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子獻卒

癸卯尚書倉部員外郎陳膏秘書郎吳傳並為監察御史

戊申金將喀齊喀自潼關出犯陝州守臣吳琦擊却之喀齊喀洛索孫也鳳翔府同統制軍馬楊從儀敗金人于寶雞縣

己酉上曰自古為天下者必先得人心未有專事殺伐殘忍而可為者烏珠雖強專以殺伐殘忍為事不顧人心之失朕知其無能為也右宣義郎廣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陳正由特降一官正由奏其代者尤深不法而言者論正由但當具事因申聽朝廷施行今乃云謹按又云姑據其大者言之又云以為天下臣子貪墨不體國家之戒其言犯分輕率故有是命

辛亥頒真宗御製文武臣條七條于郡縣福建安撫大使張浚等奏乞措畫賑濟事上曰賑濟本為貧民近世止及城郭而鄉之民未嘗及之須令州縣雖僻處亦分委官吏必躬必親則下皆

需實惠矣起居郎張官權尚書吏部侍郎起居舍人李易守起居郎尚書司封郎中郭孝友為起居舍人廣南東路兵馬鈐轄殿前司權鋒軍統制韓古陞克本路兵馬副總管兼汀漳虔吉州捉殺盜賊時劇盜謝花三為亂故命京討之仍聽福建大帥張浚節制壬子皇伯鎮東軍承宣使安定郡王令憲為保平軍節度使以令憲曩任文資積闕特遷也

癸丑兵部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胡交修克端明殿學士知台州權尚書吏部侍郎周綱克敷文閣待制二人皆以引疾得請以徽猷閣待制提奉醴泉觀兼詳定一司敕令張宗元試尚書兵部侍郎乙卯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已遣兵解慶陽之圍乞詔湖

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出兵牽制上曰此未易輕議凡事有緩急先後必思而後動乃可以成功也先是慶陽圍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會世將以檄書招建寧軍承宣使河東經畧使王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至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忠植曰若本朝詔書則受若金國詔書則不拜也惟清械之以詣右副元帥薩里干不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出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金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薩里干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范霄請南班大將軍以下用故事二年一試藝業取中選者推恩不果行霄吳縣人也丙辰賜成

州團練使帶御器械邢孝揚兩游田二千頃 丁巳監察御史楊
愿守尚書司封員外郎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梅克實行監察御
史 直祕閣知臨安府俞侯陞祕閣修撰以侯每對便殿論切事
擬故也 戊午上曰用兵惟視謀之臧否不可問力之強弱苟謀
之不臧恃惟知恃力雖或勝亦不足以成功上又曰收復州縣非
良策也守之則兵分而勢弱不守則稅為敵人所得惟塗炭吾民
且須深思熟慮策出萬全一舉而遂敵則州縣皆為我有矣何必
每州每縣而取之乎 己未尚書左司員外郎魏良臣為中書門
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右司員外郎施垌林正並為左司員外郎
監察御史錢棻為右司員外郎 左承奉即何達原為秘書
省正字免召試 辛酉御史中丞何禱論薦奉改官之弊以為多
以親故勢力賄賂得之而有治行之人終老選調徒長奔競無補
得人望詔有司罷去保官之令專用考課之法閔陞改官各以四考
為限有過犯則量事展考以別流品歲限員數以防猥并度寒交
之士無淹滯之歎事下吏部不果行 嘉泰四年四月庚申所書可參考 甲子右
正言万俟卨論營田官莊附種之弊以為官莊設即百里之民應
籍者皆赴莊以待耕耨已業荒廢多不能舉附種行則斗升之種
戶種給於民散歛之擾率以為常欲望逐路選委強明監司一人
通行郡縣應有營田去處覆實均及其師臣隱蔽不肯公共商
榷者並許按覆以聞上曰萬所論極當大凡營田須軍中自為之

則不歛其民而軍食足若使民舍己之田營軍之田恐甚於歛民之為害也乃詔領帶田監司措置 詔判北宣撫判官劉錡募兵効萬人時錡軍及韓世忠岳飛皆造軍器所乞牛皮至十餘萬張郡邑往往殺牛以應命言者請蠲其數目詔工部措置 是月宜章洞民駱科文遂犯桂陽彬道連賀州諸縣詔發大軍往討之

趙鼎之遣更在十二月今依紹興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湖南安撫司所申附此月未 十有二月 按是月辛未朔

癸酉左朝奉散郎若若谷為司農寺丞若若谷若永兄也 徽猷閣

待制知潭州謝祖信卒 趙鼎事實曰謝祖信生章氏子塔出知潭州祖信姻家大詬其妻凡數日曰尔家累

我以致鬱抑而死祖信守潭 事具去年六月 奉命尚書右僕射秦檜上皇太后冊寶於慈寧殿寶用金冊以珉石冊文叅知政事孫近所撰而

上自書之禮畢上遙賀於宮中羣臣遙賀宮門外 丙戌詔臣僚

章疏非已施行者及邊防攻守等事並毋得雕印尚書礼部侍郎

蘇符權禮部尚書仍兼資善堂翊善 中書舍人林待聘試給事

中仍兼直學士院兼侍講 起居郎李易試中書舍人 起居舍

人郭孝友權尚書工部侍郎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趙

鼎移漳州居住左通議大夫折彥質復龍閣學士皆用明堂恩也

言者奏廢之飾姦惑衆彥質之敗事誤國罪皆顯著今遽牽復恐

天下之心不能無疑又言鼎之罪惡類入於無將十惡之誅恐唯

以常法從事而行原赦命乃寢 庚大中寢命在己丑鼎寢命在壬辰 丁亥秘書少監

朱翌試起居舍人仍兼實錄院檢討官 司農少卿李若虛試司

農少卿李若虛試司

農卿 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寧軍承宣使王忠植特贈奉
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十人時胡世將上忠植死事
于朝詔贈官特贈賜謚太常謚議勇節都省批忠植死節事節顯
異自古節義罕有倫比其別擬定太常奏據法忠植當謚曰忠
然易名之義不欲復犯其名謚法能濟於志曰義之能固守曰節
請改謚義節從之忠植再定謚在明年二月丙申今聯書之 戊子左朝請即勾龍

如淵復敷文閣待制左朝奉即劉一止呂本中復秋閣修撰並
仍舊提舉江州太平觀左朝奉即主管洪州玉隆觀周葵復直秋
閣 辛卯秋閣修撰柳約復敷文閣待制仍舊提舉江州太平觀
左朝奉即監廣州都鹽倉施庭臣復直秋閣真宮祠皆用刑部檢

奉也言者奏本中阿附趙鼎無異陪臣又奏庭臣失尊君之礼於
是二人復職之命皆罷本中寢命在是月癸巳庭臣寢命在明年正月乙丑 癸巳武畧大
夫耿著復為左武大夫用韓世忠奏也 樞密院劾士吳惕特補

下州文學楊河南入用守將李興薦而有是命 甲午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和州防禦使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韓世良為廣
州觀察使 乙未婕妤張事氏才人吳氏並進封婉儀 言者請
令諸大帥各荐偏裨之可任者上曰諸校智愚勇怯朕皆熟知之
倘有使令便可抽摘何用荐舉哉 兵部侍郎張宗元乞命有司
以續降朝旨使人合理者哀為一書以進許之後九年乃成凡四
百三十五卷十九年六月戊午成書 詔左承事郎陳淵已復直秋閣指揮勿

行以言者論淵與呂本中各以朋比得罪不當與註誤之人一槩
淵被故也 丙申新除權尚書工部侍郎即郭孝友卒詔除敷文閣
待制致仕 右奉議郎樞密院計議官王陽卒以久攝本院檢詳
特官其子一人後不能為例丁酉命殿前司前軍統制王濬捕
東陽縣魔賊上命大臣諭濬毋多殺未幾賊平 己亥詔太廟時
享以少牢裕享以太牢如舊典用太常少卿陳楠請也始以殿室
隘陝裕與時享並用一羊至是殿室已展修故楠有請 是月淮
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引兵還行在永州防禦使呼延通自殺初京
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在楚州晚年猶嗜色每諸將招之飲必使
妻女奉觴為壽世忠連留酣醉而後歸通忿之臨安有甲效韓
婉者美而慧通以力致之世忠聞而屬意通不能吝遂獻于世忠
一日世忠與水統制郭宗儀會于通家世忠暫卧通以手拔其佩
刀宗儀溺其手曰不可世忠覺大驚奔馬而歸通與淮陰統制官
崔德明不叶世忠即召通斥為士伍使隸德明軍中世忠生日諸
將皆入為壽通自淮陰馳至世忠見之即走入不復出通伏地泣
血衆共遣之通乃去德明還淮陰數通擅離軍之罪杖之數十通
快亡赴運河死人皆惜其勇世忠後亦悔之按世忠生日在此
月癸巳不知通死
以何日故
且附月末 初知河南府李興既屯白馬山寨李成以蕃漢數萬
衆圍之時興妻周氏與其子居襄陽唯幼子在側敵圍益急士心
頗搖興聞謂諸將曰興與諸君當以死守毋有二志或不敵吾

豈為敵汚者當梟是兒南向投崖以謝天子諸將皆感泣由是守
益堅敵遣使賫黃榜招興以奉國上將軍河南尹興得檄不啟立
斬其使以檄聞于朝白馬受圍各方冬泉涸軍民乏絕興焚香默
禱一夕大雪泉源皆溢咸知興志不可屈乃即山下屯兵積糧為
久居之計興潛遣將士夜焚之成大挫徑歸西涼是歲河南王
忠民卒忠民既辭事具紹興三年依董先事于豫章次年撰三國和
議狀遣使臣岳知常散之偽境破而知常為佞人所執忠民坐是
編置閩中未幾得釋金歸河南之歲三詔威武軍津遣忠民造朝
力辭恩命罷歸及是携家來居臨安卒年七十五此據林泉野記修入金人
既復取河南地猶慮中原士民懷二王之意始創屯田軍凡女真
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力口授以官
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衣馬若遇出軍使給其錢米凡屯田之所
自燕之南淮隴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萬人皆築壘於村落間
至此不廢此據張棣金國誌修入不得其言故附於取河南之歲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一年歲次辛酉 金熙宗宣統元年 春正月 按是月 辛丑朔 壬寅右文殿修

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卒年七十六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

者十年軍用得以毋乏一時賴之開既黜主計之臣率三四易於

開條畫毫髮無敢變更者人偉其能然議者咎開竭澤而漁使後

來者無所施其智巧凡茶鹽榷酤激賞零賄絹布之征遂為西蜀

常賦故雖累經減放而害終不去焉 癸卯鳳翔府同統制軍馬

楊從儀敗金人于渭南 丁未直秘閣新知鄭州湯鵬舉知江州

庚戌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上門曾讀郭子儀傳否俊對以未



曉上諭云子儀方時多虞雖總重兵處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詔至
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身享厚福子孫慶流無窮今卿所管兵
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儀則非特身饗福子孫昌盛亦如
之若恃兵權之重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即稟非特子孫不饗福身
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先是金都元帥宗弼自順昌戰敗而歸
遂保汴京留屯宋毫出入許鄭之間復簽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
萬亦謀再舉上亦逆知敵情必不一挫便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
以待之俊自建康來朝故有是諭也中興聖政史臣曰將帥驕蹇
其自速顛躄以經綸之訓易齊威之威使虎豹入園檻鷹隼加羈
繼駕馭之法盡于此矣高祖不以古人責韓彭速其禍敗亦不學
之過也先是韓世忠易兩鎮節鉞上手寫子儀傳過賜諸將至是十年矣故復以問俊焉辛亥上諭大臣曰

李左車言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敵若犯淮其勢糧必在後但戒諸
將持重以待之至糧盡欲歸因其急而擊則無不勝矣又曰聽言
必考其實近有言劉錡之過朕徐考之皆無實迹讒者遂息遂近
曰錡當何以報聖恩也 甲寅直秘閣知常州王縉主管台州崇
道觀從所請也自是不復用 乙卯金人犯壽春府守將孫暉樞
密院統制雷仲合兵拒之 戊午萊州防禦使淮東宣撫司游奕
軍統制劉寶為江州觀察使 己未淮北宣撫判官劉錡自太平
州渡江以援淮西錡有兵二萬馬數百熊克小歷烏珠入犯己未
命劉錡統所部渡江禦之
按非西從軍記云正月金人犯壽春是月十九日錡被命北渡朝
江已未十九日也據此則錡先被命但此日出師耳克恐小誤朝
廷間報亟令張俊還建康拒敵時孫暉雷仲皆棄城而出金人陷

壽春殺守兵千餘人繫橋淮岸以濟其衆 禮部尚書蘇符入對

因論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之理且言父子天合

誠意所在雖遠必通今金敵敗盟朝廷用兵雖議和之使不復再

遣然誠心出于天合者不問遠近則太后終必還饗慈寧之養甲子

上語宰執且曰符頗明經旨自世俗觀之此論似迂濶而理有必

然者中興聖政上曰木伐美齊威公而載之衛國風何也秦檜等

威公專封亦可罪仲尼成人之美而掩其罪故不載之齊國風而

載之衛國風檜等曰仰見聖學高明深得仲尼刪詩之意非諸儒

之主能及臣留正對曰孔子過惡揚善之意見於六經者多矣人

則以孔子之心怨乙丑劉錡至廬州駐兵城外時樞密直學士

知廬州陳規病卒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皆闕官吏軍民散出逃

遁惟有宣撫司統制官闕師古兵二千餘人錡巡其城一匝曰城

不足守也乃冒雨與師古率衆而南 丙寅金人大軍入廬州遣

輕騎追錡相及于西山口錡自以精兵為殿復戈西向列陣以待

追騎望見錡旌旗逡巡不敢逼日暮各解去丁卯錡結陣徐行疏

令諸軍占擇地利共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自金人渡

淮淮南之人皆避過江南之人為遷徙之計惟視錡兵以為安危

錡既得東關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振金人大兵據廬州雖時遣

兵入無為軍和州境內剽掠而不敢舉兵逼江者蓋懼錡之乘其

後也江南由是少安此以淮西從軍記及趙鼎之遺史參修記不

無守臣備禦之具皆闕則順昌之戊辰金人陷商州先是右副元

捷規不為無助故盡因其語書之

帥薩里干遣珠赫貝勒以數千騎入犯守臣卻隆知不可守乃焚
倉庫毀廬舍而遁敵入城據之 己巳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以
殿前司兵三萬人發行在趙姓之遺史稱是月楊沂中以兵三萬
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而至應陽尋復和州張俊至和州在二月五
日甲戌以日計之自己巳至甲戌凡六日故附于此己巳正月晦
也 是月州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鳳翔府渭河南和尚原昨來講
和以前為敵人占據遂致軍馬動輒深入自金人再犯陝西至今
和尚原尚係官軍屯駐不惟占得河南地土又包占鳳州在裏隔
限軍馬來路不一所以薩里干等三帥日近會合軍馬觀其來意
必欲取和尚原而後已上件形勢是今日必爭之地須當竭力占
守紹興三年冬吳玠失和尚原遂致金人長驅直犯殺金平深入
川口當時非兵力不足止緣糧盡遂致不能堅守去年和尚原所
積斛斗不少緣自五月至今與敵相拒已經九月官軍食用垂盡
除本司措置接續收糴外僅有現在二萬餘石止了得戍兵逐月
口食若調發大軍不免闕誤今合據大軍的確合用之數預行椿
辦若一向陸運又恐困竭民力臣自到任以來除漕司年計之外
於僊人關一帶自行措置收糴軍兵食不盡米約計七萬餘石今
來更不於民間科買止於上件米內支撥以雇直口食募軍民般
運然上件米斛止是救目前之急所有將來經久合每歲預行措
置契勘興洋稅賦祖宗舊法並係支移今欲將興元府洋成州等
處自今年夏料據和尚原合用軍食之數依舊法以地里遠近攢

那送納本近因歸投蕃軍稱說昨來鶻眼與王俊於東路洛口相拒薩里干使銀牌天使諭鶻眼不得出兵只且守定王俊糧盡自入川去後果如其言今敵又欲用此計因和尚原官軍使糧盡自退要須預備以代其謀臣非不知自川中運糧至渭上雖諸葛猶以為難然國家必爭之地不可不多方措置昨蒙朝廷支除官告補牒計價二百萬緡充補邊糴本于去年八月上件告牒到司已是金人侵地其陝西斛斛不曾取糴兼告牒亦無人肯承買今欲乞朝廷却行拘收只乞換度牒計價二百萬緡充將來糴買般運之費鳳翔百姓忠義不負朝廷自金人侵犯以來尚猶資糧赴楊從儀送納後金人禁止然亦不任有興販米麵之人臣先行措置將銀絹錢引二十萬緡遣官屬前往同楊從儀令以高價招誘興販者刺獲利息必須趨利而來比之般運尤為省費并與吳璘等熟議以為堅守和尚原以誘敵軍犯險破得敵衆則陝西可以收復璘等志甚堅銳臣當竭力措置應副契勘和尚原所係利害至重今來川蜀士大夫議論或謂敵既必欲得故疆不若棄之只保僊人關殊不知一失和尚原便自棄地三百餘里又頓失險要其間入川路徑散漫不一為害甚大議者但欲省餽運而不顧其害又謂和尚原形勢吳玠尚不能守而臣以一書生乃欲力保此原多以為非殊不知臣欲力保此原蓋是與吳璘楊政等諸將佐論至熟璘亦謂其兄昨失和尚原本非得已今幸尚可保守須據

此地以佚待勞期破敵衆然後乘勢圖復陝西若失此原則隣等
枝梧亦自費力其言頗為精確兼本司探事使臣林常舊與撒離
喝下蕭少尹相熟見本人說帶來正軍備軍保甲共五萬餘人本
朝已殺了萬餘人自去年五月渡河累據諸處探報兀帶甲軍從
軍共約五萬本司前後遣發兵將與之力戰計所殺傷敵兵約及
萬計今若據和尚原之險前扼渭河官軍盡得地利彼若冒昧深
入決可大破其衆今來為大敵對壘見一面措指其間不無勞費
要當權利害輕重按世有此奏必已知秦檜有此二月庚午朔辛
地求和之意故其詞丁寧如此

未夫果州團練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司游奕軍統制武糾知襄陽
府召靜江軍承宣使知襄陽府劉錫赴行在 壬申起復通侍大

夫華州觀察使知思州充夔州路兵馬鈐轄兼思珍州南平軍沿

邊巡檢使田祐恭陞領奉寧軍承宣使 癸酉淮西宣撫司都統

制王德渡江屯和州初都帥宗弼既入合肥建寧府諜者回報全

人已犯含山縣漸犯歷陽時張俊諸軍雖已趣裝猶未起發江東

制置大使葉夢得見俊請速出軍俊猶遲之曰更俟探報夢得曰

敵已過含山縣萬一和州為金人所得長江不可保矣俊遂令諸

軍進發諭諸統制曰先得和州者勝德曰德當身先士卒為諸軍

前鋒俊壯之將士皆鼓舞謹諫而行有報已失和州者德乃率所

部兵渡采石約俊明日入城會食至中流聞賊勢衆甚莫敢前德

驅之進權首先登舟後宿于江中德率衆徑至城下敵退屯昭關

趙姓之遺賊二月已卯王德渡江入和州熊克小歷二月甲申張
俊復和州之日按今年七月八日嘗功房閔張俊乞陣亡人推恩不
狀云自二月四日由來石渡江指置收復和州和六日離和州五
里殺馬和七日舍山縣東獲捷初十日收復棠縣十一日全椒縣
東大破賊馬十四日復昭關十八日拓臯大破四太子二十日夜
復廬州此所申最為詳密今並據之克又稱兀木直據和州而
淮西隨軍記云張俊遣先鋒至含山縣金人游騎在無為軍和州
者皆退則據和州者非烏珠也後奏捷狀亦正稱是日武功大
龍虎大臣韓將軍三路都統等前來侵犯今從之
夫忠州團練使知商州邵隆復入商州初隆既遁去乃屯兵山嶺
間道出州西芍藥口謂避地者曰汝皆王民毋忘本朝衆感泣携
老幼來歸隆遣其子繼春出商州之北以張其勢而移軍洪門全
人以精騎來攻隆設三代以待鏖戰兩時許大破之擒其將隆始
持十日糧過期食不繼士卒鬻腐尸啣草木食之疲困日甚及戰
隆親鼓之呼聲動山谷無不一當百遂大捷繼春亦破之於洛南
縣金人乃去隆以功遷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 甲戌左宣教郎
李朝正為大府寺主簿 丙子上謂大臣曰中外議論紛然以敵
逼江為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興建炎不同建炎之間我軍皆退保
江南杜充書生遣偏將輕輿敵戰故敵得乘間猖獗今韓世忠屯
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敵窺江
則我兵皆乘其後今盧鎮江一路以檄呼敵渡江亦不敢來其後
卒如上所料 故朝散大夫鮮于侁追復進集英殿修撰先聞州人佐右
諫議大夫黨籍待 是日淮東宣撫司都統制王德遇金人鎮國
制已上第十五人 大將軍韓常于含山縣東敗之 丁丑上謂大臣曰朕於諸帥聽

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為則知其才人皆言劉錡善戰朕謂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未為善戰也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疑之交能自立不變此為可取 己卯淮西宣撫司統制官閔師古李橫復取巢縣 庚辰徽猷閣直學士知洪州梁楊祖陞顯謨閣學士以楊祖擒捕虔吉諸寇殆盡故也 左朝散大夫蔡伸知和州星夜前去之任 辛巳直秘閣知泰州王喚兼通泰制置使措置水寨鄉兵控守二州 壬午太常蓋故瀘川軍節度使劉仲武曰威肅為其子錡故也 是日淮西宣撫司將官張守忠遇金人于全椒縣敗之先是金人分兵犯滁州濠州起復武功大夫英州刺史知滁州趙時遁去張俊遣左軍統制趙密追金人擊之密令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偃誘篁竹間敵疑不動迨暮引去密乃引兵出六丈河以分敵勢將斷其歸路 癸未中書舍人兼侍講寶錄院同修撰張焯罷以殿中侍御史羅汝楫論焯初聞警報託假家居故也 淮西宣撫使張俊言已復巢縣又言俊已在和州竭力措置決與敵戰必須取勝可保無虞上大喜 是日劉錡自東閣引兵出清溪邀擊金人張俊楊沂中亦遣統制官王德張子蓋等會兵取含山縣復奪昭關 甲申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馮楫知邳州 是日三京招撫處置使司統制官崔舉遇金人于舒城縣敗之 丁亥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統制官田師中張子蓋及金人戰于

柘臯鎮敗之前一日騎行至柘臯與金人遇夾河而軍初金人之
退兵也日行甚緩至尉子橋天大雨次石梁河河滿暴敵斷橋以
自固列營柘臯柘臯地平金人以為騎兵之利且見騎軍步意甚
易之河通巢湖開二大餘騎命軍士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軍
數隊過橋皆卧槍而坐會沂中德師中子蓋之軍俱至翌日敵將
邢王與鎮國大將軍韓常等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陳
趙姓之遺史熊克小歷皆稱烏珠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陳按三
宣撫所申止稱刑王韓常軍王太子大兵及自廬州前來烏珠軍
其親出也姓之克小誤沂中自上流涉淺徑進官軍不利統制
官輔遠中目騎兵有稍却者德曰賊右隅皆勁騎吾將先破之乃
與師中麾兵渡橋薄其右隅虜陣動有一帥被甲躍馬指畫陣隊
德引弓一發帥應弦墜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金人以
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敵便習在弓矢當有以屈
其技乃令萬兵各持長斧塔而前奮銳擊之金人大敗退屯紫金
山德等尾擊之捕敵數百人馬馱數百而騎以步兵甲重不能奔
馳下令無所取故無俘獲焉是役也將官拱衛大夫武勝軍承宣
使姚端已下死敵者九百三人而敵之死者甚衆騎謂德曰昔聞
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張俊之愛妾章氏即杭妓
張穠也頗知書柘臯之後俊貽書囑以家事章答書引霍去病趙
雲不問家事為言令勉思報國俊以其書進上大喜親書獎諭賜
之章氏事以趙姓之遺史修入姓之又云章氏加封雍國夫人恐
誤按程敦原外制集章氏明年方自淑人進封郡夫人

己丑官軍復廬州金人之犯淮也資政殿大學士江東安撫制置
大使知建康府葉夢得團結沿江軍民數萬分據江津遣其子書
寫安撫司機宜文字檄將千人守馬家渡及是宗弼勵瓊以輕兵
米犯不得渡而還 庚寅上謂宰執曰自敵犯邊報至人言非一
朕惟靜坐一室中思所以應敵之方自然利害皆見蓋人情方擾
惟當鎮之以靜若隨物所轉胷中不定則何以應變也 是日張
俊楊沂中劉錡皆至廬州之城外 壬辰柘臯捷奏至 癸己起
復武功大夫英州刺史知滁州趙時降三官令葺理本州自劾
乙未賜劉光世韓世宗張俊岳飛楊沂中劉錡詔書以捷書累至

軍聲大張蓋自軍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仍戒以尚思困獸之鬪
務保全功其詞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所草也上又遣入內

內侍者都知陳永錫乘傳往淮西勞軍歷視戰地宣勞甚渥中興

何備龜鑑曰敵之戰于柘臯也十萬鐵騎夾道而陣其勢豈可當
哉張俊楊沂中守馬家渡以吾之有備或據和州以過敵之要衝卒
據江津或守馬家渡以示吾之有備或據和州以過敵之要衝卒
使諸將捷書繼至而軍聲大振矣是後也蓋自兵興以來未有今
日之盛又豈 是日節制陝西諸路軍馬郭浩言已復高州 丙

申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上奏稱賀詔嘉獎初建康屯重兵歲費
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權貨務所入不足以贍至是禁旅興諸
道之師皆至夢得被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改諸
將得悉力以戰由是朝廷益嘉之 己亥上曰敵退便當措置淮

南如移隸州縣併省官吏修築城壁要當事事有備常為敵至之

防也中興聖政何備龜鑑曰文事必有武備我高宗未嘗專事於

冠至之無日八月六日上曰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

兵備而張戒論邊事謂當以和為表以備為裏以戰為不得已

上亦論曰此極當之論也九年上謂大臣曰敵難講和戰守之備

何可必弛朕方復置茶馬司乘此間暇廣武備以戒不虞十年陳

淵謂和戰二議不可偏執上謂淵曰今日之和非惟不可偏執自

當以戰為主一年上曰虜退便當措置淮南修築城壁要當事

事有備常為寇至之防則知高宗之所以三月庚子朔觀文殿大

學士左宣奉大夫福建路安撫大使知福州張浚言朝廷調發大

軍用度至廣臣本州措置出賣官田及勸誘寺院變易度牒共得

六十三萬緡節次起發少助國用詔浚一意體國識大臣體令學

士院降詔獎諭 癸卯張浚復特進 言者請兩淮控扼之處其

守臣並易以武臣餘州見任人不可倚仗者並別與差遣從之

是日金人圍濠州初金人自柘臯退軍于紫金山也濠州守臣王

進發書告急日已再四而通判州事張綱以邊機事請赴行朝遂

泛舟而去一日趙榮以數百騎至城下進登城望之榮語進曰大

金以精兵三十萬旦暮臨城勢不可敵公宜開門縱民出城為避

地計且淮岸舟船頗多若水陸從便傾城而去不三兩日可以獲

安方今滿城生靈性命在足下宜念之進怒曰趙榮汝不能全節

於朝廷乃為北軍游說邪使勁弩射之榮大怒少退罵進良久而

去州人聞之以避地之謀力請于進進不從至是北軍自延陵浮

梁渡淮翌日以兵數萬列于東門之外旌旂蔽野是時進有兵千

餘又有宣撫司兵數百在城中北軍謂樓櫓皆腐爛攻之必破乃使人至城下招降守陴者怒罵之 甲辰淮西宣撫使張俊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會議班師俊與沂中為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臯之戰奏賞諸軍錡獨不預時朝廷雖命三帥各軍不相節制然諸軍進退多出於俊而錡以順昌之功驟貴諸將亦頗嫉之方金人之初退虛實未明三軍相視猶預無決但聞俊沂中議欲棄壽春而移廬州於巢縣復以廬州為合肥而濠州自金人侵犯圍閉城守日夜遣人至軍前求援至是有被虜人民自淮上竄歸者皆言金人渡淮去已遠而濠路又通翌日後因會歆謂錡曰公步人久戰可自此先回徑取采石歸太平吾欲與楊太尉至濠州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而吾軍取宣化以歸金陵楊太尉渡瓜州以歸臨安庶道路次舍樵爨不相妨軍之始行也有詔淮東西漕臣胡紡李仲孺江東漕臣陳敏識隨軍饋運又遣兩浙漕臣張漚繼至會集于軍前後命諸漕備十日糧諸漕以水路止於廬州陸路無夫搬運遂給軍士錢人一千使之附帶又令敏識撥水路網運入滁州以接濟二軍夜二軍調發遲明軍馬盡去獨俊留兵數百未行 乙巳權禮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蘇符兼侍讀中書舍人李易兼侍講 直徽猷閣知印武軍王洋言宣和二年布衣呂堂乞生子之家量給義倉米朝廷不曾施行近蒙恩詔貧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養贍者人於免役寬剩錢內支四千可謂

仁德甚厚矣然免役寬剩州縣所收甚微勢不可久乞鄉村之人無問貧富凡厚婦五月即經保申縣專委縣丞注籍其夫勉雜色差役一年候生子日無問男女第三等已下給義倉米一斛縣丞月給食錢十千專掌附籍所掌萬戶已上歲及千人便與改官蓋義倉米本不出糶今州郡尚有紅腐去處一郡歲發萬斛可活萬人通數路計之不知所活其幾何也又縣尉終任獲強盜七人便許改官今使縣丞終任活一二人俾之改官亦豈為過又義倉之米若有不繼逐年隨苗量添升斗積以活民民自樂從再三審度實可經久上覽奏曰愚民無知迫於貧困不能育故生子而殺之官給錢物使之有以育則不忍殺矣朕為民父母但欲民蕃衍

豈惜小費也乃詔戶部措置

十五年五月八日改給義倉米

是日子旦楊沂中

赴張俊帳會食已二帥俱去行數里諜報虜攻濠州甚急俊茫然失色復馳騎邀劉錡錡遽命軍中持十日糧繼二軍而行丙午德音釋壽春府廬和舒州無為軍管內雜犯死罪已下囚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舟師至昭信縣夜世忠以騎兵遇金人于聞賢驛敗之丁未遣樞密都承旨周聿往沿江點檢措置事務且存撫淮民之失業者是日金人陷濠州武功大夫忠州刺史知州事王進為所執兵馬鈐轄武功郎閻門宣贊舍人卽青巷戰死之前一日敵薄城下以雲車衝梯之屬攻城城土與屋瓦皆震矢石如雨進所部皆閩人未嘗經戰守或告以州之民兵

皆百戰之餘可以捍敵進不從翌旦兵馬鈴轄邵宏縑城投拜告以城中虛實敵益兵東南隅乘風縱火焚其樓櫓倏忽皆盡敵乘

勢登城進奔馬入郡舍朝服生于廳事遂就執金人縱兵焚掠夷

其城而去熊克小歷云濠州陷王進被殺此據淮西隨軍記所云

既已貸其生命則進固不死趙姓之遺史稱進被執與烏珠書同今從之

戊申張俊楊沂中劉錡至黃連埠去濠州六十里而聞城陷俊乃召沂中錡謀之錡謂沂中

日兩府何以處沂中日廝殺耳相公與太尉在後沂中當居前有

進無退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可御有利害之兵有能之將不

可御也今我軍雖銳未為有制且軍士被甲荷糧而趨今已數日

奉救援濠州濠州既失進無所投人懷歸心勝氣已索又糧食將

盡散處迥野此危道也敵人雖詭計莫測不若據險下寨整地裁

木使根本可恃然後出兵襲之若其引去徐為後圖此全師保勝

之道願相公圖之諸將皆曰善於是鼎足以為營仍約逐軍選募

精銳旦日入濠州俊遣斥堠數輩還俱言濠州無金人或謂金人

破城之後無所藉又畏大軍之來尋已去矣乃再遣騎數百往探

皆無所見俊遣將官王某謂錡曰已不須太尉入去錡乃不行惟

沂中與王德領二千餘騎而往以兩軍所選精銳策應之四更起

黃連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西巔上列陣未定有金人伏甲騎萬

餘於城西邊頂叟煙舉於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沂中謂德曰如

何德知其勢不可乃曰德統制官也安敢預事太尉為宣撫利害

當處之沂中皇遽以策麾其軍曰那回諸軍聞之以為令其走爾
散亂南奔無復紀律其步人見騎軍走謂其已敗皆散金人追及

步人多不得脫殺傷甚衆此據淮西從軍記修入蓋其在軍中所

遣三十萬至濠梁敵議欲搆山陽窺廣陵絕江而南王慮深入難

制即以輕騎逆之據其衝敵抑不得展遂乘勢擊之于州梁橋敵

勢崩壞戰屢卻王謂衆曰吾士氣方張此餘孽猶几上肉若痛

勒絕之可使二十年不取復窺淮淝今橋閣岸峻河流激深東西

際林木陰翳可以拒敵於是奪橋為隘鼓衆而出於是敵三路並

至王忠勇奮發士以死進所敵營自午已慶戰至夜鼓動凡

數十合士皆殊死鬪敵復大血成野記爭僞書全不同蓋所遺

甲器資儲以億億計按此所云與林泉野記爭僞書全不同蓋所遺

綠飾言之已酉韓世忠引兵至濠州日歷世忠申初十日與賊

今不取淮北世忠亦據濠州趙鼎撰世忠神道碑云敵別將數萬

屯定遠王遣成問以輕騎追之戰數日烏珠中克敵弓以走其

衆大潰遂奪鍾離以諸書參考烏珠此時不在濠州又金人既破

濠州即焚樞而去不待官軍收復也碑之所云皆非其實

庚戌秦檜奏近報韓世忠距濠三十里張俊等亦至濠州五十

里又岳飛已離池州渡江去會師矣上曰首禍者惟烏珠戒諸將

無務多殺惟取烏珠可也澶淵之後達賚既死直宗詔諸將按兵

縱契丹勿激其歸路此朕家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

為意乎初敵之入犯也上命飛以兵來援飛念前此每勝復被詔

還乃以乏糧為詞最後上御劄付飛云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
詔移兵三十里而止及濠州已破飛始以兵至舒蘄境上故張俊
與秦檜皆恨之御劄以王次翁
叙紀所載修入辛亥韓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
夜遣游奕軍統制劉寶率舟師泝流欲劫金人于濠州金人覺之
先遣人於下流赤龍洲伐木以扼其歸有自岸呼曰赤龍洲水淺

可涉大金已遣人伐木欲塞河扼舟舡請宣撫速歸我趙榮也諸軍聞之皆以其言有理世忠亦命速歸而金人以鐵騎追及恐淮

岸且射且行於是矢着舟如蝟毛至赤龍洲金人果伐木漸運至

淮岸未及杭淮而舟師已去金人復歸黃連埠此據趙姓之遺史

忠申狀乃云十二日三更後遣劉寶沂流再往濠州兩岸與賊寨至十三日終日接戰萬戶以下共拆萬餘人馬數千匹與賊

不知何也是日楊沂中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初張俊以諸軍

至黃連埠士皆乏食乃遣事務官辛永宗還建康督糧永宗至江

皋不肯渡坐于民舍呼邏卒採藤花食建康盡刷老弱及上元江

寧二縣民夫運糧人持六斗米會俊等班師軍民皆棄所負之米

于道側而去 士于金人自渦口渡淮北歸敵之始入也上以御

劄賜三京招撫司都統制李顯忠令將所部與張俊會合如立奇

功當建節鉞比敵退顯忠尾之至孔城而歸 癸丑張俊引兵渡

江歸建康府是日朝廷得俊與楊沂中報言初八日王進興蕃賊

力戰大獲勝捷初八日丁未即丁巳劉錡自和州引兵渡江歸

太平州楊沂中之敗于濠梁也張俊自黃連拔寨徑去錡乃按部

伍整旌旗最後徐行金人亦不復追錡至歷陽駐軍具奏聽旨然

後班師由是俊與沂中皆恨 戊午宰執奏御史中丞何鑄論牧

馬地事上曰已復支地價或有移屋又支竹木之費朕恤民可謂

至矣况湖上地半是冒佃不納租稅可令臨安索契而驗凡無契

冒佃者明言其罪而恕之非特免罪更給公據及優支所費使民

曉然知朕心也。庚申詔中亮大夫康州防禦使右護軍右部同
統制程俊旌表門閭後之少也。其母郡氏陷于夏國俊朝夕號泣
願以財贖之遇奏薦則先其諸弟又聚族百餘人而養之成州守
臣王彥上其考行于朝故有是命。直秘閣新知常州秦梓知湖
州。辛酉左朝請郎魏砥充集英殿修撰知宣州砥初免喪乃命
出守。甲子行營右護前部統制張彥興金人遇于陽之劉坊寨
武節大夫秦鳳路第八將張宏戰死宏初以僞命補官歸朝屢有
戰績事聞贈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宏贈官在八月丁丑。丁卯右宣教郎宋
汝為添差通判處州先是汝為自北境間行投岳飛軍中飛遣赴
行在汝為具言金人情偽且曰今和好雖定計必背盟不可遽弛
武備秦檜聞之不樂至是權禮部尚書蘓符力言于上乃有是命
既而上憐其忠遷右通直郎

建炎要錄卷一百四十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一年夏四月己巳朔四川轉運副使左中奉大夫直徽猷閣李唐孺特進一官右中散大夫并度直秘閣錄餉軍之勞也
壬申御史中丞何鑄言御前軍器所既屬工部即合隸臺察又匠工四千五百餘人內二千九百餘人係諸郡差到乞揀退其老弱不堪者從之癸酉宿州觀察使帶御器械鄭藻知閣門事乙亥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婺州信安郡王孟忠厚判紹興府兼照管昭慈聖獻皇后殯宮照管殯宮繫銜此似因向者劉一止靈宮使入銜前論列之故去年高世則判温州帶景亦未有例也 國學免解進士張垵上書言四川之利其興未

盡者有二鄉兵不可不盡教軍糧不可不廣糴大略欲教民兵於

內郡而令五等戶糧納夫錢漕司差官於豐穰之郡買糧則不患

不足又言州縣官擾民及隔槽破產科舉徇私入粟之人居官貪

墨等凡十三害詔胡世將張燾相度按燾為路帥而兵財之事與宣司同相度此所謂四川事

盡委丙子詔諸州縣量收免行錢自宣和間始復熙寧舊法罷行

戶而令輸錢至靖康初又紹興初元年雖令現任官市買方物悉

如民間之價而汙吏猶虧其直議者以為不便會興軍用乏遂復

令免行仍詔公私和買物色並依市直違者以自盜論日歷無此指揮今以

紹興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戶工部看詳狀收入己卯叅知政事兼權同知樞密院事孫

近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金人之犯淮西也近請召

張浚都督諸軍秦檜大惡之及敵退御史中丞何鑄乃論近本無

體國之忠但有謀身之計乞行罷黜近聞引疾求去上未許鑄又

劾近懷私立異殿中侍御史羅汝楫因交章論近於君父之前則

繆為將順而多所面從對士大夫之前則退有後言而惟知掠美

乃有是命癸未太府少卿沈昭遠守尚書右司員外郎 司農寺

丞李椿年為尚書度支員外郎乙酉太尉慶遠軍節度使知鎮江

府郭仲荀為醴泉觀使免奉朝請仲荀引疾求去故有是命戊子

上曰陣亡士卒多寡之數人言不同恐有漏落則忠魂義魄或不

該贈典莫若出榜使死事之家得以百陳則寔數見矣 右承事

郎張子顏右承務郎張子正並直秘閣賜六品服二人皆俊子時

俊自是康來朝既對遂有是命自是大將子孫率多除職焉庚寅復置將作軍器監長貳各一員 詔祖宗時樞密院無計議官可罷之 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周聿沿江點檢措置防守還入見 右宣義郎樞密院計議官王湛直秘閣充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兼措置河東忠義軍馬司叅議官 右文殿修撰湖北京西宣撫司叅謀官朱芾充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司農卿李若虛充秘閣修撰知宣州二人皆岳飛幕客也自軍中隨飛赴行在上將罷飛兵柄故先出之辛卯詔給事中直學士院范同令入對初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之會淮西軍叛浚坐謫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偏裨以分其勢張浚覺之然亦終不能得其柄至是同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乃密奏于上以拓鞏之捷召韓世忠張俊岳飛並赴行在論功行賞時世忠俊已至而飛獨後檜與叅知政事王次翁憂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厨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至六七日及是飛乃至上即召同入對諭旨令其與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分草三制是夕鎖院壬辰揚武翊運功臣太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節制鎮江府英國公韓世忠安民靜難功臣少師淮南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濟國公張俊並為樞密使少保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

諸路招討使岳飛為樞密副使並宣押赴本院治事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裹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披襟作

雍容狀檜亦忌之中興聖政何備龜鑑曰謬哉范同之為檜畫計也同之議曰諸將俱握重兵必甚難制莫若皆

除樞密而罷其兵權此范同但求以助和議而然也檜乃用之詔

罷宣撫兵隸樞院附和則保富貴是故張俊先至則除美官韓世忠劉錡不言和則傷於讒

岳飛最後至被禍最慘矣詔三省樞密院官依東京舊例分班奏事癸巳詔參知政事王次翁序位在岳飛之下以飛階官為少

保故也飛請班次翁之下不許上謂大臣曰昔三宣撫之兵分為

三軍故有此軍作過而往投彼軍者今合為一則前日之弊革矣

監察御史祝師龍試太府少卿大理寺丞王師心為將作少

監軍器監丞鮑瑒為軍器少監填復置闕師心與祝師龍皆自廣

州鞠獄還故有是命乙未樞密使張俊言臣已到院治事見管軍

馬伏望撥屬御前使喚時俊與秦檜意合故力贊議和且覺朝廷

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上從其請復召范同入對命林待聘草

詔書獎諭詔詞略曰李郭在唐俱稱名將有大功於王室然光弼

負不釋位之釁陷于嫌隙而子儀聞命就道以勲名福祿自終是

則功臣去就趨舍之際是非利害之端豈不較然著明意蓋其所

指也上謂韓世忠張俊岳飛曰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撫之權尚

小今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卿等宜各為一心勿分彼此

則兵力全而莫之能禦顧如兀術何足掃除乎是日詔宣撫司並

罷遇出師臨時取旨逐司統制官已下各帶御前字入街令有司

鑄印給付且依舊駐劄將來調發並三省樞密院取旨施行仍令

統制官等各以職次高下輪替入見王伯庠撰王次翁叙紀云紹

謀大將張俊韓世忠皆欲見事深入惟岳飛駐兵淮西不肯動上

以親劄促其行者凡十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又降親劄曰社稷

存亡在知此舉飛奉詔移軍二十里而止始有誅飛意又世忠

軍中親校溫濟者以世忠陰事來告朝廷置濟於湖南世忠連上

章乞遣濟至軍中語甚不遜是時三大將皆握重兵輕視魏廷其

年拓舉之捷有旨令大將入朝論功行賞俊世忠已到而飛獨未

來秦檜為相先臣參知政事大臣止二人檜憂之甚先臣為之謀

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

益令堂尉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日飛既到以明日銷

院皆除樞密使趨令入院供職罷其兵柄時有旨鎖院明日宣

麻是夜半復以制分命三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為一軍

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陞黜賞罰得專達之諸校喜

於自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入授元樞之制既出則其所

部下數服三帥既罷兵柄先臣語伯庠曰此謀惟先臣與秦檜預之

外示開暇而終夕未嘗交睫脫致紛紜滅族非所憂所憂宗社而

已事幸而成上之英斷與天合也吾何力之有按此所云夜半以

制分命列校更其銜為統制御前軍馬一節與日歷所書不同日

歷鎖院在辛卯降制在壬辰張俊歸部曲及諸將帶御前字在乙

未前後凡五日不知伯庠何以云然姑附此更須詳考

於是禮部侍郎鄭剛中言於檜曰前所共憂者一旦變為平安之

道廟堂不動聲色而三大將惟恐奉上兵籍之不先彼曲士不通

世務挾口舌以議政者已皆言塞意順謂此非常之舉因為檜陳

善後之策凡七事大概以沿邊倚兵為重今大帥去則人心懼昔

日三帥兵律不同今合而用之固有以更易為便亦有念舊而不

能忘者又三帥分地而守各任其責今統制官在外有如塵高使

誰糾合又諸軍係宣司按月勘請今既罷合漸立法廢無冒請之

槩傳曰平亂責武臣望以數事悉付右府俾經畫之而酌其可否

他日攻守進退彼不得為言矣 右正言万俟卨試右諫議大夫
丙申詔三宣撫司官屬並優與陞等差遣是月慕容洎破新泉寨
又攻會州將官朱勇拒戰破之洎憤將益兵入寇川陝宣撫副使
胡世將遺洎書勉以忠義且言金人欲斃五路之人太尉抗論以
為不可人心積怒金人而歸思太尉誠秉此時料簡精銳保據險
阻儲積糧食繕治甲兵拒此殘敵為持久計敵必舉兵以攻太尉
據兵以待世將當出兵岐隴共乘其弊如此則太尉今日之舉乃
吳公和尚原之舉也吳公之勲業寵祿必再見於太尉焉往哉比
聞金人有疑太尉心而置同帥於山後事危矣計不早定禍必中
發先發者制人不易之論也惟太尉圖之洎自是不復侵邊勇本
洛城人在會州嘗與夏人戰擒其驍將由是知名 五月戊戌朔
故武節郎殿前司統制官鄭滋等六人贈官錄子孫有差以淮西
戰歿故也已亥給事中兼學士院寔錄院修撰范同為翰林學士
是日柔福帝姬薨于五國城此據十二年九月
偽公主案款修入庚子賜三宣撫
司統制官以下詔書朕延登秉鉞之元勳並在兵之大計凡爾
有衆朕親統臨肆其偏裨咸得專達尚慮令行之始或墮素習之
規其各勵於乃心以務肅於所部詔林待聘所草也辛丑直秘閣
淮東轉運副使胡紘為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置司楚州
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提舉大軍錢糧等事吳彥璋為太府少卿
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置司建康府太府少卿總領湖廣江西

財賦曾造為太府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京湖軍馬錢糧置司鄂州各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諸軍足聽節制蓋使之與聞軍事不獨職餽餉云總領官正名自此始壬寅右文殿修撰陳桶充敷文閣待制知池州蘄州防禦使辛永宗為明州觀察使提舉亳州明道宮右武大夫欽州刺史王敏求為左武大夫添差兩浙西路兵馬鈐轄仍釐務桶韓世忠永宗敏求張俊岳飛親校也以罷從軍故遷之 詔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馬廣累乞宮觀特依所乞癸卯御前統制昭信軍承宣使王勝江州觀察使劉寶並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磁州團練使成閔為棗州防禦使中亮大夫果州觀察使岳超領武勝軍承宣使四人皆韓世忠部曲也 成州言同谷縣民王澤六世同居行義異常宅前後有二柳皆同根幹中分二股上復長合寔為奇異詔旌表門閤甲辰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周聿試尚書刑部侍郎 試尚書禮部侍郎鄭剛中為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 御前統制武功大夫通判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李捧落階官為岷州團練使敦武郎顧暉為武翼大夫忠州刺史二人皆張俊部曲也乙巳樞密使韓世忠獻西馬五百匹在楚州諸軍者詔收入帳丙午詔文臣封叙並許帶左右字丁未詔韓世忠聽候御前委使張俊岳飛帶本職前去按閱御前軍馬專一措置戰守時秦檜將議和故遣俊飛往楚州總淮東一全軍還駐鎮江府

二樞密出使未見降旨之日今

年六月二十日耿著款狀云五月上旬有指揮韓世忠聽候御前
委使張俊岳飛出外按閱軍馬丁未初十日也故附于此日又按
日歷此月十一日戊申韓世忠獻錢糧之在楚成申樞密使韓世
州者宜與此相關權附此須求他書參考本日忠言自提兵以來有回易利息及收簇趨積軍須見在錢一百萬
貫排塚楚州軍前軍中耕種并椿管米九十萬石見在楚州封椿
及鎮江府揚楚真州高郵縣江口瓜洲鎮正賜公使回易激賞等
酒庫一十五合行進納望下所屬交收詔嘉獎尚書右司員外
郎沈昭遠權戶部侍郎時命昭遠措置津發般運楚州錢米故有
是命後三日昭遠辭行太常少卿陳桶權尚書禮部侍郎尚
書左司郎中施炯守太常少卿左武大夫忠州刺史王剛武功
大夫果州團練使知襄陽府御前遊奕軍統制武糾並進橫行一
官二人皆岳飛部曲也已酉尚書右司員外郎錢葉太府少卿李
公懋並為左司員外司封員外郎楊愿司勳員外郎莊必強並
為右司員外郎庚戌龍神衛四廂指揮使福州觀察使韓世良為
奉國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世忠之使樞密也世良自權主管步
軍司公事引嫌罷軍職故遷之辛亥御前統制相州觀察使王德
為興寧軍承宣使廬州觀察使田師中為保寧軍承宣使協中大
夫武勝軍承宣使劉寶翊衛大夫武勝軍承宣使李橫並為正任
觀察使新州刺史馬立為正任防禦使翊衛大夫楚州團練使張
淵落階官德仍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師中立並充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六人皆張俊部曲以宿亳功依所擬定也壬子謂

宰執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虛辭非實用也用兵自有次第朕比遣二樞使按閱軍馬措置戰守蓋按閱於先則兵皆可戰兵既可戰則能守矣待彼有釁然後可進討以圖恢復此用兵之序也甲寅詔樞密行府於鎮江府置司仍令通行巡歷措置直秘閣知秦州王暎為淮南東路轉運副使丙辰罷三樞密府承受文字官者員以御史中丞何鑄言韓世忠等既已除樞密使副稽之典故大臣投進文字自有通進司欲望減罷承受文字官故有是命中書舍人程克俊淮南幹事還入見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汪伯彥薨年七十三上悼之後九日降制除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訃聞贈少師賜其家田十頃銀帛千疋兩官給葬事又官其親屬二人於饒州後謚忠定熊克小歷稱是日開府儀同三司汪伯彥卒于饒州按伯彥除儀同在此月乙丑方薨時第以檢校官為節度使也庚申太尉保成軍節度使充殿前副指揮使主管都指揮使公事楊沂中為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賞拓羣之捷也林泉野記云楊沂中濠州敗績殿前司兵以慢軍勢幾盡秦檜利其繆加沂中開府儀同三司資政殿學士知泉州富直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先是州之錄事參軍誤以流罪囚陳翁進為死罪囚陳進哥既論決矣直柔乃自劾上以大臣不問但刻其官吏直柔慚懼力請奉祠言者論之詔提刑司取勘右朝議大夫直敷文閣江西轉運副使李仲孺以淮西餽運之勞特轉行一官左武大夫耿著遇郡刺史添差荆湖南路兵馬都監著韓世忠親校也於是世忠官屬十五

人並進秩一等選人改合入官 徽猷閣侍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勾濤卒于秀州濤奉祠退居上歲賜以金帛茶藥恩禮優異嘗除
知潭州不赴比訃聞上顧近臣曰勾濤死矣悼惜久之辛酉布衣
虞宰獻樂曲詩上謂大臣曰士大夫所進文字朕詳覽熟思蓋欲
知民之利病政之臧否朕躬之得失耳若溢美之言寔不欲聞可
令還之乃詔檢鼓院自今獻無益之言不干政體者勿受癸亥左
朝請大夫直秘閣劉阜民充秘閣修撰知秀州以淮東宣撫司結
局推恩也 饒州童子江安國九歲其弟定國七歲皆能誦經子
書詔免解一次甲子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興寧軍承宣使熙河
蘭鞏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御前統制王德為清遠軍節度使賞柘
臯之捷也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保寧軍承宣使秦鳳路馬步
軍副都總管御前統制田師中為平江軍節度使亦賞柘臯之捷
也初張俊之長子早卒其婦更嫁師中因呼俊為阿父事之如子
姓故每戰必有奇功而天下之人不信其果戰也至是王德並建
節鉞人無愚智皆以德為當而不稱師中 此並據徐夢莘所編附入 詔丁憂
人前左奉議郎張九成令在家持服候服闋日取旨初徑山僧宗
杲聚徒十餘士大夫從之游者甚衆而九成亦往來其間秦檜疑
其議已言者即奏近者朝廷延登功臣寘之樞筦而異意之人不
顧安危鼓倡浮言誑惑衆聽如九成者寔為之首宗杲從而和之
恣行誹訕務欲搖動軍政以快其私伏望嚴賜處分詔宗杲特還

俗送衡州編管而九成有是命 左朝散大夫王素落致仕素守
象州年五十九歲而告老至是顯謨閣學士梁揚祖等三人薦其
才故復令出任言者論素頃以受脉事露為部使者按治遽稱疾
休致不可再齒縉紳乃罷之丙寅左中大夫直秘閣淮東轉運副
使王映陞直龍圖閣以映往在單州嘗應副元帥府錢糧礙止法
未得遷故也 詔汀州編管人范滌免監管令赴貶所滌守鄂州

坐故縱郝林為韓世忠所劾抵罪至是用世忠請而釋之事見紹興九

正月六月戊辰朔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劉子羽復右朝請大夫知鎮
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初樞密使張俊嘗為子羽之父幹部曲幹器
之後薦其才故復用俊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上眷之厚凡所

言朝廷無不從薦人為監司郡守帶職名甚眾自俊晚年主和議已下並據林泉野

記附 辛未上謂大臣曰夷狄不可責以中國之禮朕觀三代以後

惟漢文帝待匈奴最為得體彼書辭倨傲則受而較彼軍旅侵犯
則禦而逐謹守吾中國之禮而不以責夷狄此最為得體也 權

尚書工部侍郎晁謙之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謙之引
疾乞祠故有是命 直秘閣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司叅謀官陳

充為淮南東路轉運副使壬申戶部奏贖刑文字上曰朕謂凡為
政之本必抑強扶弱民乃能立今使富者犯死法得以金自贖則

貧無金者豈能獨立乎贖刑即非祖宗法似未可用也 太府卿

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曾慥充秘閣修撰提舉洪州玉隆觀以疾自

請也 左朝請郎林大聲為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大聲侯官人初為永嘉丞用章誼薦擢守建昌秦檜寓居永嘉與之厚遂驟用之癸酉分行在省倉為三界界百五十萬斛凡民戶白苗米南倉受之以廩宗室百官為上界次苗米北倉受之以給衛士及五軍為中界糧米東倉受之以備諸軍月糧為下界甲戌上謂宰執曰中興自有天命光武以數千破尋邑百萬豈人力所能乎朕在宮中聲色之奉未嘗經心只是靜坐內省求所以合天意者秦檜曰陛下聖德畏天如此中興可必也乙亥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華國公秦檜為特進尚書左僕射封慶國公宣制畢上臨軒再坐引檜入見命坐賜茶 詔有司造尅敵弩韓世忠所獻也上謂宰執曰世忠宣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此弩勝金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雖有作者無以加矣乃命殿前司閱習將士有能貫甲踰三石力弩施三十矢者進秩一等三石五斗力者倍之賞格在七月丁巳 辛巳右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慶孫等六人並停官永不得與堂除以言者論其不孝也或曰慶孫嘗為趙鼎所薦故秦檜斥之壬午布衣吳曾特補右迪功郎曾臨川人獻所著左氏發揮而有是命癸未資政殿大學士江南東路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葉夢得陞觀文殿學士 徽猷閣待制知明州兼浙東沿

海制置使仇愈與寶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浙西沿海制置使
梁如嘉兩易念為人刻急軍士頗不安之僧王法恩因與軍民施
宥鄒子明等陰謀為變法恩者以持穢迹呪著驗郡人頗神之不
逞之徒因以是幸富貴約以是月庚寅奉法恩為主舉兵盡戕官
吏及巨室然後掃衆趨臨安不得志則逃入海愈改命後六日其
徒書法恩甲子詣卜者包大常問休咎俄而杳至所問命皆同大
常疑焉紹最後至者曰此非君五行在五術中有不可言之貴其
人安在我當自與言不敢泄諸人也法恩至其肆大常遽拜之導
以入俾妻子拜舞奉觴為壽良久大常詐為市穀饌密詣直徽猷
閣通判權州事高世定告之世定亟遣兵官掩捕得法恩與其徒

數十人皆論如法以大常為保義郎

據浙東提刑司所申大常以六月二十二日告變而愈以

十六日癸未改除相去九六日也

是日張俊岳飛居城中俊居

于城外中軍統制王勝引甲軍而來或告俊曰王勝有害樞使意

俊父名密四月甲午

得旨以樞使稱呼俊亦懼問何故擢甲勝曰樞使來點軍不敢

不貫甲耳俊乃命卸甲然後憾之飛視兵籍始知韓世忠止有衆
三萬而在楚州十餘年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
特之士也時統制河北軍馬李寶戍海州飛呼至山陽慰勞甚悉
使下海往山東牽制寶焚登州及文登縣而還俊以海州在淮北
恐為金人所得因命毀其城遷其民于鎮江府人不樂遷莫不垂
涕俊遂總世忠之軍還鎮江惟背嵬一軍赴行在甲申右武大夫

忠州團練使知河南府李興以所部至鄂州興據白馬山與李成相拒凡數月朝廷以興糧餉道梗孤軍難守乃命班師興率軍民僅萬人南歸至大章谷遇金人數千要路興擊退之至鄂州都統制王貴言于朝遂以興為左軍同統制辛卯武經郎吉陽軍使楊雍言徽宗御製敘述宣和內禪事因及罪己奏天密表真本見在萬安軍蔡攸子孫家詔藏數文閣壬辰太保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雍國公劉光世罷為萬壽觀使金人始叛盟光世嘗請以舒蕪等五州為一司選置將吏宿兵其中為藩籬之衛諫官万俟卨言光世欲以五州為根本將斥旁近地自廣以襲唐李藩鎮之迹不可許也及是三大將既罷光世入朝因引疾乞祠上謂大臣曰光世勲臣朕未嘗忘聞其疾中無聊昨日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秉燭夜觀幾至四更朕于宮中凡玩好之物未嘗經目止須賜勲舊賢勞耳光世既罷遂寓居永嘉焉光世乞五州為一司據孫覿撰高墓誌云耳而不得其年月熊克小歷附之去年六月按高去年閏六月始自湖北提刑還朝除湖南運判又除監察御史八月方除右正言克蓋甚誤今權附此丙申金州言免解進士蔣舉宣和初丁母憂廬墓墳生芝草詔旌表門閭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敵人自聞兀术大敗之後其跳梁之勢比之前日稍衰此廟堂制勝將士協和大挫凶威福及遐邇天下幸甚撒離喝在長安猶敢揭榜諸處自謂東南獲捷以安人心眾不可欺往往唾罵三月二十二日長安白日昏暗至舉燈燭又鋒刃之端悉皆有火議者謂白日昏暗

陰太盛也鋒刃有火將自焚也敵方肆其貪暴結怨士民其滅亡
固可待矣近差往長安幹事官吳名世申金人累經敗衄可以乘
勢出兵緣金人重兵多在岐隴一帶不在探得練兵聚糧欲來侵
犯又各增城濬濠為自保之計度其勢固未能動止恐別有包藏
臣見今精審間探密土豪多方以圖之非十分得便豈敢輕舉向
蒙朝廷指揮令招諭慕容洧此最今日所宜先者本司節次遣人
入偽地先次結約到環慶路都監屈元等又令幹事官章欽并間
探人王貴張仲元等密切前去及聞秦弼見作偽涇原師近與金
人有隙亦令齋書諭以朝廷德意冀其改圖自餘忠義軍民在陝
西結集者甚多一一推誠撫納仍令各先占地利可以保聚俟有
機便利內外相應并據前後探報計算元帶過河甲軍從軍約五
萬人自去年五月至今諸將獲捷大小五十次殺傷及招收敵軍
軍約三萬人若陝右忠義保聚得數處稍能自立則敵勢必分其
弊可乘當與諸帥共圖進擊或見機便不敢遺力 徽猷閣待制
洪皓在敵中求得皇太后書是夏遣武布衣李徽齋來上大喜因
御經筵謂講讀官曰不知太母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
此一書遂命徽以官



建炎要錄卷一百四十一

紹興十有一年秋七月丁酉朔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
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爲少保 戊戌實錄院進呈徽宗皇帝
實錄六十卷自元符三年至大觀四年 庚子以上臨安旱蔬食
請禱決滯獄出繫囚後二十四日大雨 翰林學士兼實錄院修
撰范同爲參知政事 辛丑司農少卿高穎罷以言者論其卑凡
也自此諸大將之客稍稍被罪矣 壬寅新福建路轉運判官董
將江西路轉運判官孫邦並罷以言者論將邦皆孫近之死黨自
近罷政而二人者陰懷怨望至於鼓飾浮言撼搖軍政故斥之
給事中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林待聘兼直學士院 中書舍人

兼侍講程克俊試給事中 起居舍人兼實錄院檢討官朱翌試
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 侍衛親軍都虞候武泰軍節度使劉
錡乞宮觀詔錡疾速赴行在奏事 左武大夫耿著杖脊刺配吉
陽軍牢城先是韓世忠既罷兵遣著先之山陽著與總領財賦官
胡紡有舊爲紡言朝廷令二樞密來分撥軍馬紡言嘗與諸軍議
欲開落走死逃亡之在籍者著又言軍中弊倖雖郭子儀李光弼
不能無若一日頓革未必不生事呂祉之戒不可不慮紡奏著鼓
惑衆聽事下大理故有是命紡始媚事著等故亟爲世忠所薦及
世忠罷紡首訐其過焉 初天聖間立川交子法三歲一易令民
戶輸紙墨費三十錢至是詔增爲六十四每界亡慮一百七十萬
緡其更易不盡者亦二十餘萬緡號水火不到錢悉令計司取之
以備邊用 癸卯言者論旱魃爲虐蓋州縣之間有傷和氣者七
事昨降指揮許江浙折帛錢以十分爲率紬折六分絹折三分綿
折五分紬絹足八千綿每百五百省所以寬民力也而州縣乃
盡令折錢一也民間積欠稅務比令分四科隨稅帶納而州縣應
民間七年八年九年積稅盡令一併送納二也諸州軍匠盡赴軍
器所充役逃病死亡殆無虛日三也 此項今年四月壬申已得
旨減退不知何以如舊 頃
者鎮江府起蓋倉屋二百餘間計其費不下十餘萬緡皆民之脂
膏四也頃以國公出閣勲臣還朝修建府宅又興立營寨爲諸軍
老幼歸宿之地雖不得已豈免怨恣五也頃者復免行錢既兼收

於貧弱下戶後連及於鄉村下店民有局舖而廢業者六也獄者人命所繫長吏或誤殺人廷尉執平民以為寇七也望特降睿旨督諸路憲漕求所以更張蠲免裁減而禁戢之勿為文具以召和氣詔分送合屬去處條具申尚書省直祕閣陝西節制司參議官王湛入辭上以御劄賜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曰已降詔旨委卿宣諭諸將保捍關隘極力戰守如有建立奇功當加不次之賞今遣湛申諭朕意併令面飭諸將又賜知金州兼節制陝西軍馬郭浩詔書俾遍諸路舊臣使為內應詔林待聘所草甲辰直顯謨閣提

舉川陝茶馬馮康國奏近聞敵在長安三月二十三日晝晦油酒變色皆白兵刃出光焰涇州雨沙旱災相仍赤地千里上曰景象異甚天變示人殆不虛也自古無文德而有武功往往非國家之福而敵好兵嗜殺肆為無道不畏天不恤人其能久乎朕當修人事以待之耳御史中丞何鑄入對復論資政殿學士孫近之罪以為近自罷政以來每對客談即云緣與陛下與秦檜議邊事不合遂致丐祠而去一時好事之人往往傳為口實且如茲者延登勲臣置在樞筦此皆成算素定億姓均懽顧近何為而云不合揆近之意不過掠虛美於一已嫁實怨於君上欲望將臣目所論近章亟行頒降使天下之人知近果為懷私異議而去初不為陛下與秦檜議邊事不合而去也則天下之所以為觀聽者勿惑矣從之尚書兵部侍郎張宗元充寶文閣直學士知年江府兼浙西

沿海制置使代仇愈也朝廷始聞王法恩事故亟罷之愈亦乞奉
祠改提舉江州太平觀愈得祠在是月巳酉樞密使張俊上從軍死事將

校姚端等九百三人其七百四十七人共官其子孫九百六十四
餘一百五十六人各賜其家帛二十疋自端至李青等三百三十

人各贈八官至一官並從之 乙巳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
觀劉岑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全州安置先是度支員外郎李椿年

審究岑三郡妄支之數為錢六十七萬餘緡其間有市馬及銀器
供張帛物之歸已者故有是命 丁未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提舉實錄院慶國公秦檜以進書恩遷少保封冀國
公 戊申萬安軍編管人溫濟量移潭州用韓世忠奏也濟始以

告耿著得罪著既敗世忠乃請遷之事祖見九年九月戊戌 已酉命參知
政事范同兼修實錄 庚戌詔實錄院修撰官已下各轉行一官

於是延福宮使慶遠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都知都大提舉諸司
梁邦彥落階官提舉江州大平觀靖康後宦者除正任自此始邦彥

除正任日歷不書林待聘內制集有不充詔書云屬者祇嚴寶冊
勤成信書皆一時大典而爾凡職其間咸有績用則蓋此賞也答
詔在張俊辭太傅胡世將乞奉親孟忠厚辭少保之後岳飛乞罷
樞副張中孚辭起復之前以日歷考之忠厚除少保在此月丁酉
世將乞奉親在丁未後除太傅在巳未中孚起復在八月戊辰飛
罷樞副在甲戌則邦彥除命必此時今併附降旨之日之俟考

壬子右諫議大夫萬俟卨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爵高祿厚志
滿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頽墮今春敵寇大入疆場騷然陛下

趣飛出師以為犄角璽書絡繹使者相繼於道而乃稽違詔旨不

以時發火之一至舒斬勿卒復還所幸諸師兵力自能却賊不然則其敗撓國事可勝言哉比與列列按兵淮上公對將佐謂山陽爲不可守沮喪士氣動搖民心遠近聞之無不失望伏望免飛副樞職事出之于外以伸邦憲癸丑上謂大臣曰山陽要地屏蔽淮東無山陽則通泰不能固賊來徑趨蘇常豈不搖動其事甚明此遣張俊岳飛往被措置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於衆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蓋將士戍山陽厭久欲弃而之他飛意在附下以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賴焉秦檜曰飛對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先是飛數言和議非計檜大惡之岳侯傳云紹興十一年便與不便候奏曰金人無故約和必探我國之虛實如年前正約和間併兵盡舉張俊不能迎過其軍大潰失陷川陝兀術韓常重

兵功淮西是時韓世忠在楚州亦無所措遂求救于朝廷後無旬日盡失淮楚退兵回往鎮江以拒江為險更無前進之意大概行兵無方略料敵無智勝賞罰不明信令不行兵無鬪志是以戰之不尅功之不拔則敗之由也如臣提兵深入敵境穎昌之戰我大捷敵衆奔潰前入汴京當時戮力齊心上下相副併兵一舉大事可成今日兀術見我班師有何懼而來約和豈不為詐據臣所見爲害不爲利也此奏不見於他書按飛自郾城歸後兀術未嘗求和又其詞拙樸疑亦未真姑附著此存其意可也及是飛自楚歸乃令高論其罪始有殺飛意矣熊克小歷稱高言飛倡不臣之漸也蓋孫覲撰高墓誌云耳今日歷載高三章乃無此語克又不考而遂因之今仍載其本文庶不失實詔權尚書吏部侍郎張宦與外任官乞俸祠乃以為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 寶文閣直學士新知明州梁汝嘉落直字 甲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武泰軍節度使劉錡知荆南府罷其兵張俊深忌錡與岳飛每言飛赴援遲而錡戰不力也飛請留錡掌兵

不許時有處士孫元濟者聞除錡荆南竊謂比之奕基此最高着也人問其故元濟曰陝蜀諸軍但知吳氏襄漢諸軍尚思岳家江陵在蜀漢之間而錡有威名爲諸將所服且聞有詔或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此廟筭也非吾君大聖其孰能與此元濟江陰人也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魏良臣權尚書吏部侍郎 右奉議郎宋貺爲軍器監主簿 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韋淵乞從便往外郡尋訪醫藥許之 乙卯詔階成岷鳳金商秦隴州永興軍鳳翔府州縣官並依光州已得旨到任半年減二年磨勘任滿遷一官以極邊故也 己未少師樞密使濟國公張俊爲太傅進封廣國公賜玉帶以俊首抗封章請歸部曲也俊請離軍將佐並與添差差遣從之其後大爲州郡之患 庚申詔文武官陳乞致仕身亡雖在給勅之前並聽蔭補用考功員外郎游損請也工謂大臣曰士風陵夷以一官之故父死匿喪以俟命蓋立法有未盡也朕謂濫與人官雖害法其體猶輕若風教不立使人飾詐苟得棄滅天理其害甚大况在法所當得乎損酢子也 辛酉書禮部郎中張廣守起居舍人 王明清揮彥實爲著作郎秦檜之當軸其兄楚材爲祕書少監約彥實觀梅于西湖楚材彥實次其韻會之見之大稱賞口旦夕當以文字官相處遂擢左史再遷而掌外制按廣紹興九年五月自著作佐郎遷祠部員外郎十年四月遷禮部又陞郎中今年七月遷起居舍人十二月秦梓方除祕書少監明年 癸亥祕閣修撰知臨安府正月廣遷起居郎明清蓋小誤也 是日大雨翌日輔臣稱賀上曰朕日來卧

俞侯陞敷文閣待制

是日大雨翌日輔臣稱賀上曰朕日來卧

不安席夜半猶未交睫懼德不類或政有關失每事循殆遍恐旱災必有致之之由若乃祈禱之禮但既其文耳 是月樞密使張俊復往鎮江措置事務副使岳飛留行在以二人議事不叶故也俊因奏事乞趨淮西之賞上曰功賞後時在將帥不在朝廷俊問所以然上曰軍士有出戰者有輜重及守營者凡所謂戰功皆戰士也今更不分全軍皆要推賞動數萬人朝廷何以行之俊曰誠如聖諭初因一軍如此故諸軍効之臣今蒙專任當械諸統制官只保明實出戰者庶可漸革前弊 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徐俯薨于饒州 八月丙寅朔劉錡入辭命坐賜茶 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兼閣門宣贊舍人知泗州劉綱知揚州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總領節制本路諸州水寨民兵先是淮東轉運副使陳克劾帥臣劉光遠歷守真揚二州移用公私錢斛金銀雜物十餘萬貫石匹兩收支不明詔浙西提刑司劾治故命綱代之光遠之劾日歷不書今以十月二日陳克乞移差遣狀修入 左武大夫添差江南西路兵馬都監樊序知楚州 戊辰前檢校少傅寧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張中孚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遠軍承宣使張中彥並特起復中孚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中彥添差福建馬步軍副都統管以其丁內艱故也中孚等力辭乞依前行在宮觀許之中等奉祠在十月 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朱翌乞祀韓厥于作德廟仍就行在所權創祠宇詔禮部討論如所奏 辛未尚書吏部

郎中李鞞試將作監吏部員外郎劉才邵守軍器監始除也上覽
除目曰凡事必謹始館職寺監丞乃郎官卿監之選也郎官卿監
乃侍從之選也凡除館職寺監丞必擇他日可補郎官卿監之闕
者凡除郎官卿監必擇他日可補侍從之闕者如此則士安分守
而奔競之風息矣若不謹始用非其才久而不遷則士有留滯之
歎以序遷之又有不稱職之誚不可不謹 尚書都官員外郎施
鉅為吏部員外郎 壬申資政殿學士顏岐薨于福州 癸酉左
承議郎高穎添差福建路安撫大使司叅議官限三日之任令湖
廣總領官林大叡優與津發 甲戌少保樞密副使岳飛復為武
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右諫議大夫万俟卨既劾飛罪未
報御史中丞何鑄殿中待御史羅汝楫復交疏論之大略謂飛被
旨起兵則略至龍舒而不進衝命出使則欲棄山陽而不守以飛
平日不應至是豈非忠衰於君邪自登樞筦鬱鬱不樂日謀引去
嘗對人言此官職數年前執政除某而某不願為者妄自尊大略
無忌憚近嘗倡言山陽之不可守軍民搖惑使飛言遂行則幾失
山陽後雖斬飛何益伏乞速賜處分俾就閑祠以為不忠之戒高
章四上又錄其副示之飛乃丐免故有是命飛皆在鎮江府而万
俟卨等論飛罪於是飛上章丐罷以為萬壽觀使飛既罷而後獨
留鎮江為備按趙姓之遺史今年七月初俊飛自楚州俱還而月
本俊再出使飛不行故比月已卯諫疏有云岳飛官屬盡辟充行
府差遣飛既不遂各請宮祠平居無事聚於門下比緣臺諫繳
納副本一夕散去以此考之益知 乙亥詔諸王之後各以最長
飛不在鎮江無疑也克實甚誤

一人權主奉祠事不改環衛官先是諸王宮教授魚親賢宅講書石延慶援故事請襲封事下禮官而有是命延慶新昌人也 丙子保成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仲弼卒於泉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國公 丁丑徽猷閣侍制知廣州陳橐貶秩一等初宜章盜駱科既為官軍所破其黨鄧寧李定鄺邵等復羣聚為寇詔廣西經略使胡舜陟節制湖廣三路之兵討之時催鋒軍統制韓京駐廣東橐奏留京乞令免聽舜陟節制朝論以橐稽留制書故有是命 己卯右朝議大夫直祕閣于鵬為廣南東路安撫司叅議官右奉議郎党尚友為廣南西路安撫司叅議官右朝奉郎孔戊為江南西路安撫司叅議官左朝散郎孫革通判興化軍左宣教郎張節夫通判南劍州岳飛之罷也鵬等十一人皆奉祠居行在及臺諫以劾疏遺飛鵬等聞之一夕散去事聞詔並添差江湖閩廣諸州趣令之任 言者論湖南米斗百錢請令漕司廣行收糴時已命度支員外郎李椿年拘收岳飛軍中錢物乃詔以上供經制錢收糴俟椿年拘到撥還 詔路允迪家屬量移衡州居住以其家言允迪不受金人職事今被拘囚與孟庾事體不同故有是命 庚辰故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濠州兵馬鈐轄統領水戰人卞邵青贈武顯大夫官其家二人以死事故也 甲申上曰水旱有數雖堯湯不能免艱難以來十餘年間未嘗無歲比天佑也然不可恃此不為之備祖宗置義倉以待水旱最為良法而州縣奉

行不虔妄有支用寔失本意或遇水旱何以賑乏可令監司視其實數或有侵失嚴責補還義倉充實則雖遇水旱民無饑病矣

戊子殿中侍御史羅汝檄守起居郎 癸巳上謂宰執曰監司郡守朝廷委任之意未嘗有異而近來妄分彼此莫相協和州郡或有關乏監司不肯移那監司或有措置州郡不肯應副如此何以濟國事也 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特起復世將方與諸將議出師進討而其母秦國太夫人康氏卒于晉陵上聞之詔軍旅事重不拘常制日下供職不許辭避翌日又詔世將弟彥博起復依舊添差提舉兩浙市舶官給葬事時金人統軍胡蓋習不祝合軍五萬餘屯劉家園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樞密院都統制郭浩皆會于仙人原世將受璘以功取之策璘乞精兵三萬人破此兩寇收復秦隴事若不捷誓以必死世將以二萬八千人與之仍命政出和尚原浩出商州以爲犒援璘閱兵河池以新戰陣之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弓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替之遇更替則以鼓為之節騎出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兵退謂之疊陣諸將竊議曰軍其殲於此乎璘曰古之束五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過於此戰士心定則能特滿敵雖銳不能當也房瑄知車戰之利可用於平原曠野之間而不得車戰之

法其敗固宜敵騎長於奔衝不爾無有能抗之者 甲午上曰省刑罰簿稅歛王道之本國步方艱未能弭去斯民稅歛無術可以薄之朕心實不足至於刑罰豈可不省而獄繫淹延或至踰歲何也可令提刑司覺察州縣提刑失職令御史臺彈奏務要訟平刑清以副朕意 九月丁酉按是月丙申朔常博士王普為尚書都官員外郎 已亥秉義郎韋誼為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誼淵少子也

辛丑宿州觀察使知閤門事鄭藻以解帶恩陞瀛海軍承宣使

癸卯命軍器少監鮑瑀往鄂州根括宣撫司錢物先先湖北轉運判官汪叙詹以書白奏檜言岳飛頃於鄂渚置酒庫日售數百緡襄陽置通貨場利復不貲自飛罷未有所付乞令副都統制張憲

王之庶杜欺弊前二月詔都統制王貴與憲同掌上謂檜聞飛軍中有錢二十萬緡昨遣人問之飛對所有之數蓋十之九人言固不妄也今遣瑀往縱不能盡若得其半亦不少矣又歲計所入供軍之餘小約亦數百萬緡之頭會箕歛不知幾戶民力何以辦此檜曰軍興以來間有取於民者皆非不得已今無橫賦而上朝夕軫念蓋務稍廣儲蓄以脩緩急不待取於民而自足耳叔詹婺源人也熊克小歷時有上殿官鮑瑀頗疏通上因命瑀往軍前根括前物歲入幾何諸路月椿以贍本軍有名無實而歛於民者幾何當議省之按瑀紹興九年十二月除軍器監丞去年四月遷少監克謂之上殿官蓋不審也考之日歷瑀是行專為根括岳飛軍中見在錢物詳見十是日鄂州前軍副都統制王俊詣都統制王貴告副都統張憲謀據襄陽為變先是朝廷命諸將更朝行在憲

懼不得還乃用金人侵犯上流冀朝廷還岳飛復掌兵而已為之

副會憲詣樞密行府白事後俊具所謀告之以統制官傳遜為證貴

即日以聞張俊在行府聞之遂收憲屬吏後東平人初為雄威率

後從范瓊為右軍統制者是也王俊首狀全文見今年十二月癸

憲以軍前統制為提舉一行事務得岳飛之子雲書遂欲劫諸軍

為辭且曰率諸軍徑赴行在乞岳少保復統軍或曰不若度江往

京西朝廷必遣岳少保來撫諭岳少保復統軍則無事語漸漏

露百姓皆晝夜不安官司亦無所措置惟憂懼而已都統制王貴

赴鎮江府詣樞密行府稟議方回到鄂州前軍副統制王俊以其

事告之貴大驚諸統制入謁貴遂就執憲送于行府張俊為劄子

行府取劄獄成送大理寺俊濟南人范瓊領兵在京東俊為劄子

此所云差不同按俊首狀稱九月初一日張太尉起發赴樞密行

府則憲此時固不在鄂州姓之小誤也王明清揮塵後錄云榮茂

世蕤為湖北漕置司鄂州有都統司統制官王俊以其舊主帥岳

飛不軌狀詣茂世陳首茂世云我職掌漕計它無所預却之俊遂

從總領汪叔屠陳其事汪即日上聞奏檜得之籍以興羅織之獄

殺岳飛父子知茂世不受理深怨之而高宗於茂世有霸府之舊

秦屢加害而不從秦死榮竟登從班汪許岳之後獄方竟而殂豈

非命歟按叔屠此時與蕤同為湖北漕或是新

除總領林大教未到而暫權也姑附此當考

甲辰詔宗室總

麻親任環衛官身亡者賜錢三百千袒免減三之一自軍興財匱

宗室近臣吉凶賜予皆罷之及是皇叔祖佑監門衛大將軍利州

刺史仲岳卒至無以歛判大宗正事齊安郡王士儂請于朝故有

是旨 戊申泗州言奉使官工部侍郎莫將知閭門事韓恕歸至

本州上諭大臣曰此殆上天悔禍敵有休兵之意爾朕料所以致

此者有二今春兀朮提兵南來謂我可陵而淮西濠梁之敗有所

懲創一也始謂將帥各自為家莫相統一今聞盡歸朝廷紀綱既

立軍政必修望風畏懾二也朕每欲與講和非憚之也重念祖宗

有天下二百年愛養生靈惟恐傷之而日尋干戈使南北之民肝
腦塗地所願天心矜惻消弭用兵之禍耳秦檜曰每恨敵情難保
未能仰副陛下憫亂之意先是將恕至涿州為金人所執至是都
元帥越國王宗弼將與本朝議和故縱之歸報焉既而宗弼引兵
犯泗州破之淮南大震右護軍都統制吳玠引兵至秦州城下
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夜引兵入隴州界徑趨吳山與金人對
壘是日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始聞起復之命遂解官持喪惟
軍事權行與決令僉廳行遣奏乞遣官交割宣撫司職事不許
已酉祕書省著作佐郎鄧名世罷以言者論名世初本無官緣誦
事劉大中遂力薦之于朝自入館以來蔑視同列竊議時政故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庚戌御史中丞何鑄言直祕閣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喻汝礪輕銳
狂妄為門僧報怨興起大獄旁及無辜甚衆詔罷之先是廣安僧
慧鑿淫穢不法汝礪治其罪士大夫多為之請不聽卒杖而黥之
且勅守臣膝禱于朝不報鑄又以為言汝礪遂罷汝礪為漕時本
路當運米三十八萬石至利州舊例都漕司界以水脚錢四十八
萬緡而不時與汝礪遺宣撫副使胡世將書言事有四難米價增
長糴之難脚直空乏請之難舟子凋零雇之難江流乾涸運之難
先是宣撫司取對糴米于四川民戶而潼遂果合諸郡絕少稻田

自軍興聽輸以粟至是都漕司責令輸粳其已津運者皆却還之
汝礪力爭言其不便者五東川鹽舊行於劔外近歲階成鹽通入
利路而客敗始衰都漕司又置通貨場於興元府及閬州凡商人
以鹽至二郡者皆拘入之必盡鬻於官乃賞其直商人不能伺則
每百斤令輸通貨錢三引或二引然後聽其它之貨日以壅汝礪
為世將言四川一家潼利一民本路歲發折估錢五百五十萬緡
以階成鹽稅及通貨所取言之算計見效恐未足以當本路鹽井
折估之直著通而一之取其大而略其小可也又言鹽醴榷酤之
利此二物者今日四川之司命知所以張之而不知所以弛之知
所以用其利而不知所以救其弊誅求不已無以為持久之策矣

此並據汝礪文集修入詳著之以見四川財穀事宣司之從違當考閣門宣贊舍人知濠州王萃罷
以樞密使張俊言萃並無措畫故也 閣門宣贊舍人寇宏知濠

州 辛夷吳璘急功秦州拔之守將武誼將官邵子成紀知縣荔

諫等皆降也吳璘復秦州日歷不載而熊克繫之去年九月實甚誤也以王曦所撰吳璘神道碑趙姓之遺史費士截蜀口

用兵錄考之皆在此年克已于去年九月書之而今年八月未又書秦隴二州蓋重壘差誤耳 徽猷閣侍制提

舉亳州明道宮歐陽懋卒于衢州 癸丑詔歸朝官選人嘗以賞

循轉者並十五考改京官事祖見紹興五年十一月 甲寅以皇太后生辰預

即宮中啟建祝聖壽道場自是為例 工部侍郎莫將等還至近

郊上曰將等來敵意未可知但敕諸軍嚴為之備彼若議和何傷

於好如懷姦詐初無失策昨張俊奏事嘗與議及此俊亦深曉云

兵交使在其間和與戰自不相妨也。是日建康府火燭公私室

廬甚衆。乙卯詔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劉光遠令赴行在奏事

仰秀州守臣方滋不移時刺津遣須管來晚到行在時金國都元

帥越國王宗弼以書來于金國書日歷不載紹興講和錄有之今附

奴戰于遺漢文漫書之此無足隱者當稍刑削而具存之以見一

時議論之寔紹興講和錄金虜都元帥上皇朝書皇統元年九月

日皇叔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致書云云去

歲使至遠沐書翰良認勤意爾後袞袞頗踈嗣音即日動靜之間

茂惟神介休社爰念日者國家推不世之恩典滅繼絕全卑濁河

之外使專緩治本期偃息兵民永圖康乂豈謂畫封之始情不由

衷其餘詳悉條目朝廷已嘗諄諭藍公佐輩厥後莫將之來輒申

慢詞背我大施尋奉聖訓盡復賜士謂宜自省乃復搖蕩邊鄙致

稽來使父之未發而此間至於分遣不逞之徒冒越河海刺攘郡

邑考之載籍蓋亦未有執迷至于此者今茲將天威問罪江表已

會諸道大軍水陸並進師行之期近在朝夕義當先事以告因遣

莫將等回惟熟慮而善圖之餘冀以時善衛生理專奉書披達不

宣此書削去四十八字 朝議遣光遠往聘而光遠方以贓罪為監司所按故

趣召之翌日光遠至行在上面諭以前罪一切不問遂以為拱衛

大夫利州觀察使而左武大夫吉州刺史曹勛亦遷拱衛大夫忠

州防禦使令與光遠偕行。丙辰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及金國統

軍胡蓋戰于剡家灣敗之初胡蓋與習不祝合軍劉家園胡蓋善

戰習不祝善謀二人皆老於兵者狃其常勝且據險自固前臨峻

嶺後控膺家城進退有守謂我軍必不敢輕犯璘揣知其情先一

日召諸問何以必勝統制官姚仲曰戰于原上則勝璘以為然諸

將議不同璘曰諸將所以不同憚辭勞苦不欲功原上耳若金人

乘勢而下我兵敗矣卒如仲議璘既相視其地乃遣人告敵曰明

日請戰敵聞之皆笑愈益不疑夜半璘遣仲與廊延經略使兼知
成州王彥率所部銜枚直進渡河陟峻嶺截坡上出其不意約與
敵對柵然後發火又遣將張士廉等取間道以兵控膺家城戒曰
敵根本在彼若敗必趨入城汝等截門勿縱一騎入二將所部軍
行寂無人殺又天大陰霧既上嶺列柵乃發火敵大駭倉卒倚戰
我軍已畢列游騎有聞敵帥以馬櫪敲鞮者曰吾事敗矣我軍氣
益振璘策習不祝有謀必謂我趣戰欲速不肯徑出胡蓋持其百
戰百勝與習不祝異議宜可挑取已而遣輕兵嘗敵果胡蓋勒兵
已出與我軍合鏖擊數十更休迭戰敵及三陣戰急大將有請曰
敵居高臨下我戰地不利宜少就平曠以致其師宜可勝璘叱曰
如此則我走敵遂勝矣敵已潰毋自怯璘輕裘駐馬陣前麾軍亟
戰我師皆殊死鬪金人大敗遁去騎兵追襲斬首六百三十生擒
七百人騎將楊萬膂力過人生擒一千戶詣璘曰萬可斬也戰方
急豈可得一賊而遽返邪萬投千戶于地倉遽復上馬入陣騎將
馬廣者所部號八字軍察敵將潰越陣挑逐既而大靡俘馘人馬
數千偽兵降者萬餘人璘悉釋之聽其自便敵殘兵果趨城走張
士廉遠節制後期二帥僅以身入城翌日第賞馬廣者獨不及反
將誅之曰此違約速輕犯令者也胡蓋入城率餘兵拒守璘圍之
熊克小歷載剌滂之捷于去年九月庚申蓋亦差一年也 丁巳尚書左司員外郎李公懋直
寶文閣為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從所請也 戊午劉光遠曹勛

辭于內殿遂命持金師報書以行紹興講和錄皇朝答書其啓李
都元帥領省國公台候起居萬福軍國任重仰帝推不世之恩日
特承惠書祇荷記存不勝感激某昨蒙上國皇帝推不世之恩日
夜思念不知所以圖報故遣使奉表以修事大之禮至於秦稟干
請乃是盡誠不敢有隱從與未從謹以聽命不謂上國遽起大兵
直渡濁河遠踰淮浦下國恐懼莫知所措夫平生畏死乃人之常
情將士臨危致失常度雖加誅戮有不能禁也今聞與問罪之師
先事以告仰見愛念至後未忍棄絕下國君臣既畏且感專遣廣
州觀察使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劉光遠成州團練使武功
縣開國子曹勛往布情懇望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國公
持為數奏曲加寬宥許遣使人請命闕下生靈之幸下國之願非
敢所望也惟祈留神加察幸甚向寒切冀
保重有少禮物俱于別封伏乞容納不宣
左正議大夫尚書兵
部侍郎趙彬卒贈左金紫光祿大夫 已未右通直郎直祕閣何
麒特賜同進士出身麒青城人常守蜀郡用薦者除職提點湖南
刑獄未上復召對遂命為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 癸亥言者乞

令有官人銓試並兼習兩場故事銓試有官人分五場曰經義曰

詩賦曰時義曰斷案曰律義願試一場者聽議者謂試之以經義

詩賦時義者欲使之通古今試之以刑統義斷案者欲使之明法

令乞令二者各兼一場庶使人人明古今通法令而無一偏之失

事下吏部乃命任子如所請十一月壬寅降旨右護軍都統制吳璘自

牘家城班師初金統軍胡蓋在城中璘急功之城且破朝廷以驛

書命璘遂歸宣撫副使胡世將聞之歎曰何不降金字牌且來世

將處即世將以金人之俘三千人獻于行命利路轉運判官郭游

卿就俘獲中以聲音形貌驗得女真四百伍十人同日斬于嘉陵

江上斂其屍以為京觀餘皆涅其面於界上放還敵氣大沮胡蓋

之受圍也追涇原經略使秦弼策應不致胡蓋歸遂罷弼是日武顯大夫西和州巡檢元成與金人戰死時宣撫司命成以所部牽制熙河敵兵行至鞏州樸麻與敵遇自度必死南向而哭曰長於行陣死於兵戎意不得見吾君矣遂自剄而死乙丑宰執奏事秦檜曰山陽所以捍淮東東關扼淮西水路又歷陽六合皆近江形勢之地嚴脩此數處然後江淮安上曰山陽東關已降處分更令張俊益修守備今莫將還雖遣報使然勿以議和為意但當作不講和處之耳詔將作軍器監如諸寺長貳例舉本屬人充京官三員以上歲舉二員六員以上舉三員用吏部請也是日商州管内安撫使邵隆及為知虢州賈澤戰敗之復虢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二

宋李心傳撰

紹興十有一年冬十月丙寅朔上謂大臣曰人主之權在乎獨斷
金國之主幼而無斷權歸臣下往年之和出於烏珠今年之戰出
於達賚或和或戰國之大事而皆不出于人主無斷如此何以立
國知不足畏矣

丁卯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鄭剛中為川陝宣諭使落直字
賜銀帛二百匹兩秦檜將罷兵故遣剛中至西師諭指諸將入
內內侍省都知陳永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光遠之被劾也永錫
與內侍康誥多受光遠金錢為之營救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救

過宥罪人主之渥澤而二人乃私布懇悃以誣公上望賜罷責以
清宮掖乃詔永錫與宮觀請送吏部 是日右朝奉大夫通判揚
州趙旼右朝散郎通判揚州湯廣年棄城保瓜洲鎮先是安撫使
劉綱以措置興化鎮水寨為詞而去旼等聞敵且至遂遁官吏軍
民皆散城市一空事聞二人坐貶秩三等廣年東野子也旼廣年
已降官 十月辛

戊辰詔川陝宣諭使許舉選人改官七員職令十員 川陝宣撫
司都統制楊政及金國萬戶通檢戰于寶雞敗之時通檢屯渭北
政欲攻拔其城是日黎明通檢將精兵萬眾出戰政賈勇士鏖戰
縣旁至日晡五十餘合勢未分政遣裨將將騎突出陣後山上執
幟以招陽為麾軍敵望見大呼曰伏兵發矣乃驚而潰政乘勝掩
殺通檢至城門而橋已絕乃擒之

己巳劉光遠等至敵軍

唐午秦檜奏上流守備上曰艱難以來將士分隸主帥歲久未嘗
遷動使植根深固豈是長策嘗令互易如臂指可以運掉纔過防
秋便當為此則人人可以指蹤號令矣上又曰敵人議和熟思所
以應之若彼我之勢強弱相等如是而和者彼有休兵之意我強
彼弱足以制其命如是而和者彼有懼我之意也是二者於和為
易若乃彼強我弱壓以重兵要盟而和則必有難從之事邀我以
送當思所以應之者可預戒諸將厲兵秣馬以為待敵之具事或

難從豈得避戰也

壬申言者論近聞楚州建康二郡有回祿之災延燒甚廣臣竊謂今近邊州縣當此軍旅之際各宜謹察姦人恐有乘風縱燎如帑廩儲積一或有失則為害不細况其間陰謀詭計有不可測知者且如逆豫嘗遣人於太平州放火既歸言功遂得補官明書偽告頃聞吏部有直携此告乞換給者其已然之明驗如此安可畧而不察詔送樞密行府措置 左承議郎知萬州馮時行罷仍疾速取勘以夔路轉運判官李垵言時行招置刺虎一軍五百人以為自衛之計顯屬跋扈故也垵暴起新視事方能痛征屬州詭為羨財以獻于朝市恩寵聞知萬州有積錢風取之時行獨不可曰州之地不宜稻而官出鹽為直俾歲糴六千斛輸之夔豈忍如異時吏私其直而歛於民鬻鹽為錢而自為糴令將以是奉上官乎垵大怒劾于朝故黜

乙亥增五品已下官綾紙錢 虔州免解進士李珙特封養素處士珙贛縣人朴從子也行義脩潔該通典故祕閣校理孔平仲以其子妻之江西諸司上其行義于朝故有是命 是日金國都元帥宗弼遣劉光遠寺還宗弼之入犯也首破泗楚二郡樞密使張俊在鎮江遣其姪統制官子盖以輕兵于維揚盱眙之間伺敵進止俊不以兵渡江恐妨和議謂人曰南北將和敵謂吾怠欲搃柘臯之忿爾勿與交鋒則敵當自退時右諫議大夫知鎮江府兼

沿江安撫使劉子羽建議清野盡徙淮之人於鎮江兵民雜居子羽撫以恩信無敢相侵擾者境內帖然既而敵騎久不至俊以問子羽子羽曰此敵異時入犯飄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至是宗弼遣光遠等還報大畧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持節而來蓋金欲速和故也紹興講和錄敵元帥上第二書皇統元年十月十日具位致書云云今月四日劉光遠等來得書審承動靜之詳為慰所請有可疑者試為言之自割刺河南之後背惠食言自作兵端前後非一遂致今日鳴鐘伐鼓問罪江淮之上故先遣莫將回具以此告而殊不見答反有遽起大兵直渡濁河之說不知何故雖行人對面之語深切勤至惟曰閫外之命是聽其書詞脫畧甚不類如果能知前日之非而自訟則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持節而來及所齎緘牘數陳畫一庶幾其可及也薄寒切冀對時慎重專奉書披荅不宣此書刑十二字

丙子左朝奉郎幹辦諸司審計司胡汝明御史臺檢發官陳士舉並為監察御史汝明黔縣人上召對而有是命

戊寅宗正丞邵大受言宗正舊有四書曰玉牒曰仙源積慶圖曰宗藩慶系錄曰宗枝屬籍建炎南渡寺官失職舉四書而逸于江許陛下比命重修仙源慶系屬籍總要乃合三者而一之固已無愧于昔獨玉牒未脩望詔有司討論一書以脩中興之盛典從之大受建德人也熊克小歷繫此事于丙子今從日歷少保醴泉觀使岳飛下大理

寺先是樞密使張俊言張憲供通為收岳飛處文字後謀反行府已有供到文狀左僕射秦檜乘此欲誅飛乃送飛父子于大理獄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鞠之岳侯傳云秦檜密遣王俊同王貴前去謀陷侯王俊王貴等觀望奏張憲岳雲欲謀反等事俄將憲岳雲俱扭械送大理寺根勘上聞驚駭秦檜奏乞將張憲岳雲與飛同白其事是時

侯尚不知良久秦檜密遣左右傳宣請相公畧到朝廷別聽聖旨
侯既聞宣詔即時前去却引到大理寺侯駭然曰吾何到此纔聖旨
門到廳下轎不見一人止處後而垂簾纔坐少時忽見官吏數人
向前云這裏不是相公坐處後而垂簾纔坐少時忽見官吏數人
相公點頭云吾與國家宣力今日到此何也道罷隨獄吏行至一
處見張憲岳雲露頭赤體各人扭械渾身盡皆血染痛若呻吟又
見羅振等將王俊王貴首張憲岳雲并侯反狀罪文前來云國家
有何虧負你三人却要反背侯向萬侯高羅振曰對天盟誓吾無
所負國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陷忠臣吾到冥司與汝等面對
不休眾聞其說羅振並御史中丞萬侯高羅振曰相公既反記不得
道天竺日辟上留題曰寒門何載富貴乎衆人曰既出此題豈不
是反也侯知衆人皆是秦檜門下既見不容理訴長吁一聲云吾
方知已落秦檜國賊之手使吾為國忠臣一旦都休道罷合眼任
其考掠按此時羅汝檜已不為御史萬侯高亦未為中丞其後高
遷中司汝檜遺諫議然汝檜不與此獄
傳所云恐誤姑附此更須詳之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翟汝文薨于平江府私第謚忠惠

已卯上曰凡事必謹於微若事已成則難改故書言制治于未亂
保邦于未危荆襄守臣辟差者勿令久任以漸易之非特謹微亦
所以保全之也

壬午權尚書吏部侍郎魏良臣落權字充大金軍前通問使翊衛
大夫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王公亮落階官為福州觀察使副
之國書但使之歛兵徐議餘事

領省國公鈞侯起居萬福軍國任重委勤籌畫劉光遠曹勛等
特承惠示書翰不勝忻感竊自念昨蒙上皇帝賜河南之地德
厚恩深莫可倫擬而愚識淺慮處事乖錯自貽罪戾雖悔何及今
者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國公奉命征討敵邑恐懼不知
所圖乃蒙仁慈先遣莫將韓恕明以見告今又按甲頓兵發回劉
堯遠曹勛惠書之外將以幣帛仰承寬貸未忍棄絕之意益深慚
荷今再遣左正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文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戶魏良臣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武功縣開
國伯食邑七百戶王公亮充稟議使副伏蒙訓諭令敷陳畫一切
惟上令下從乃分之常豈敢輒有指述重蹈僭越之罪專令良臣

等聽取鈞誨顧力可遵稟者敢不罄竭以答再造仰祈鈞慈特賜
敷奏乞先飲兵許散邑遣使拜表闕下恭聽聖訓向寒伏祈倍保
鈞重有少禮物具于別封伏冀容留不宣 上曰良臣往軍前禮物不必用上等蓋禮

有等威不可不嚴苟烏珠禮物用上等而却以中下等奉其國主
則在我者禮不至矣何以待外國乎上等物留以待其國主上又
曰恐左藏庫無佳帛朕處有之向張浚在川陝每歲進奉樗蒲綾
帛等皆在朕未嘗用一匹檜曰陛下恭儉如此中興可必也

癸未監察御史陳膏梅充實吳傳並罷膏守太府少卿充實行尚
書吏部員外郎

甲申度支員外郎李椿年自鄂州還行在 右武郎吳拱為涇原

路兵馬都監 婺州觀察使充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權知
閤門事韓恕令之任從所乞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盧知源卒

乙酉虛恨蠻王厯階詣嘉州乞降厯階既犯邊獲寨將茹大猷以
去提刑司調兵防扼所費不貲連年不能討大猷因以利啗之去
年春厯階款塞求降不許至是復申前請守臣邵博言于宣撫司
以便宜補厯階進武校尉令還大猷等且遺以包帶茶絲命王士
安者往促之厯階遣其子阿帕蠻將軍葉遇等送大猷歸州令右
宣教郎知峨眉縣梁端即境上波恩神祠折箭歃血與盟而去厯
階歸其出沒鈔掠如故 熊克小厯稱知峨眉縣梁端修誤也蓋日
即權知中鎮寨曹慎修示以恩 歷載嘉州所中尋牒知峨眉縣梁端修武
威而克誤以梁端為端修耳

丁亥江西兵馬都監程師回引兵至桂陽監之臨武峒討賊徒歐
幼四等破之先是宜章峒民駱科反事見去年十一月朝廷命統制官郝
晟以所部討科降之其徒歐幼四復率餘黨數千人據藍山縣掠
連道二州樞密行府遣參議官史愿將師回徃捕至是始平

戊子監察御史胡汝明為殿中侍御史 魏良臣等辭行

庚寅上謂宰執曰凡事必熟思而後行朕今三十五歲而髮大半
白蓋勞心之所致也秦檜等曰陛下聖明天縱而又審思若此必
無過舉矣 右從事郎徐百祿秉哲子也嘗為海鹽縣令上以秉
哲故黜之至是資政殿大學士張守資政殿學士李光等六人舉
百祿改京官吏部奏百祿嘗犯私罪答取旨詔皇族未歸秉哲之
子百祿勿令出官

辛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瀘州軍承宣使御前統制劉寶卒按此乃淮

東軍中劉寶也上聞其死為之一日不食特贈檢校少保寧武軍節度使
寶加贈在二年五月丁巳

癸巳揚武翊運功臣太保樞密使英國公韓世忠罷為橫海武寧
安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世忠既不以和
議為然由是為秦檜所抑至是魏良臣等復行世忠乃諫以為中
原士民迫不得已淪于域外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若自
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萎靡誰復振乎又乞俟北使之
來與之面議優詔不許世忠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詞意剴切檜

由自深怨世忠

據趙雄傳世忠神道碑增入碑在除樞密使之前誤也自敵渝盟之後未嘗有使到今移于此庶不

抵牾也

言者因奏其罪上留章不出世忠亦懼檜陰謀乃力求閒退

遂有是命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

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

熊克小歷於此又書韓世良罷管軍

奉祠加承宣使此事在今年四月克蓋誤也

右朝奉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周公

彥為監察御史

是月金人陷濠州

商州安撫使邵隆及金人

所命知陝州鄭賦戰克之復陝州

起復川陝宣撫使胡世將圖

上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剡濠克捷之狀且言臣詢究衆論皆謂璘

之此戰比和尚原殺金平論以主客之勢險易之形功力數倍據

捉到蕃人供金國中稱璘有勇似其兄之語臣猥以書生誤膺重

寄不習方馬不諳行陣上賴朝廷指授璘等為國宣力川陝用兵

以來未有如此之勝臣不敢緘默伏望聖慈察璘智勇冠軍優與

遷擢以為盡忠許國之勸又奏本司都統制楊政焚蕩敵寨十餘

處親率觀兵與薩里干迎敵衆敗去致不敢併力熙秦委是宣

力樞密院都統制郭浩於陝虢等處攻却敵寨並皆獲捷牽制敵

軍不致併力秦鳳並乞優異推恩乃賜璘等詔書獎諭密賜世將

黃金二百兩茶藥有差初三將之並出也璘復秦州提剡濠政下

隴州破歧下諸屯浩取華虢二州入陝府有破竹之勢世將亦遣

要約陝西河東忠義首領數十願為內應而金人約和于朝廷秦

晉之人殊惜之三將歸解嚴第功於是統制官姚仲王彥向起各

落階官仲彥為華號兩州觀察使起為邵州防禦使

十有一月丙申

按是月
乙未朔

權吏部尚書兼侍讀資善堂翊善吳表臣

落權字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朱翌罷以言者論翌頃以諂

事呂本中薦之趙鼎若以翌為可恕則小人之黨日熾故也右

諫議大夫万俟卨言宗正丞邵大受稟性陰險每聞朝廷一有除

擢則怒形于色浮言無稽短毀百出詔罷之右中散大夫

江州太平觀李迨復龍圖閣待制知洪州上覽除目曰迨能吏肯

以身任怨不恤人毀譽朕深知之但北州寄居多必有造謗者不

可不察也治道無他但不以毀譽為賢否常核實以行賞罰則治

道成矣齊威王封即墨而烹阿齊大治蓋知核實偽而不徇毀譽

空言也

丁酉上曰唐太宗除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可謂賢君矣然誇大
而好名雖聽言納諫然不若漢文帝之至誠也人君惟至誠臨下
何患治道之不成哉秦檜曰文帝雖至誠而少學太宗雖問學而
未誠猶可以揚名于後今陛下至誠問學度越二君則堯舜三代
何遠之有

戊戌言者請補試州縣小吏仍許告吏罪使補其闕以懲吏強官
弱之弊上謂宰執曰此說若用則相告訐而州縣擾矣治天下當
以清靜鎮之若妄作生事乃亂天下非治天下也昔人有言省官
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朕嘗躬行此語顧謂秦檜曰邊事既息

可以弭兵御為相亦當效曹參之清靜也 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曹勛知閣門事左奉議郎新通判利州程敦厚召試館職以其上書言事故也敦厚之書曰臣聞建大功者不謀於俗排大難者不計以時夫大功非達權而不能濟大難非欲速而可以平昔之執事者苟不達權則勸陛下正名弗屈而不恤其既苟為欲速則勸陛下長驅疾戰而不量其力否則首鼠畏避徇羣枉而昧至當則又莫為陛下毅然出身以任其責今陛下除驕抗之害而疆場肅致安靖之福而朝廷尊制兵之命在我而悉收其用欲和之利在敵而決保其成有四可為之勢願陛下應之以定而不回奪於俗持之以久而不促迫於時則大功立矣敦厚又遺秦檜書言檜見幾似顏子任重似伊尹檜大喜之令赴都堂審察遂召試以為秘書省校書郎敦厚先見紹興七年二月其除校書郎在今年十二月己巳今併書之已矣左太中大夫參知政事兼修實錄范同罷同始贊和議為秦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檜忌之右諫議大夫万俟卨因論同貳政之初首為遷葬之議自信州至建康調夫治道怨嗟籍籍近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而同輒於稠人之中貪天之功以為己有望罷其機務詔同以本官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光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言者論廼者二使之還敵示欲和之意於國骸無損而光乃陰懷怨望鼓倡萬端致會稽之民扶老携幼轉徙道路連日不止乘時

誹訛罪不可赦秦檜進呈上曰司馬光言政之大本在於賞刑朕於光輩聞其虛名而用之見其不才而罷之逮其有罪而責之皆彼自取朕未嘗有心也若用虛名而不治其罪則有賞無刑政何以成譬之四時有陽無陰豈能成歲乎乃謫光嶺表令紹興府日下遣發樞密院差使臣一員伴送

辛丑中書舍人王銖兼實錄院脩撰尚書倉部員外郎閻彥昭罷以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近朱翌邵大受被黜彥昭馳書密報范同故也是日金國都元帥宗弼遣魏良臣等還許以淮水為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萬匹兩又欲割唐鄆二州因遣其行臺戶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邢具瞻審定可否

三書皇統元年十一月七日皇叔太保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魏國公致書時寒想惟安善近魏良臣至伏辱惠書語意慇懃惟命是聽良見高懷昨雖關書親奉聖訓許以便

紹興誦和錄金元帥上第

宜從事故可成就此計也本擬上自襄江下至于海以為界重念江南凋弊日久而不得淮南相為表裏之資恐不能國兼來使再三叩頭哀求甚切於情可憐遂以淮水為界西有唐鄆二州以地勢觀之亦是淮水北在禮利之數來使云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正既能盡以小事大之禮自來流寓在南者願歸則乞為定又云淮北京西陝西河東河北自來流寓在南者願歸則乞為定又云淮亦從所乞外有燕河北通逃及因兵火隔絕之人並請早為起發今遣昭武大將軍行臺尚書戶部兼工部侍郎兼左司郎中上輕車都尉蘭陵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蕭毅中憲大夫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右諫議大夫河間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邢具瞻等奉使江南審可否則其間有不盡言者一少口授惟詳之既盟之後即當聞于朝廷其如封建大賜又何疑焉少禮物具先是有舉人于別副隆冬切冀順天慎衛眠食專持書奉答不宣

獻策于宗弼者宗弼用之盱眙龜山造舟為梁引兵深入東過臨淮南至六合西臨昭信晝夜不絕至是軍食不繼士皆饑苦又聞

王師將涉江而北宗弼大懼乃遣毅等與良臣偕來馬李大諒征
統元年副元帥烏珠誅都元帥達賚以割河南還大宋有逆謀提
臣結連南宋自領兵東伐問罪宋國大軍至亳郡由廬越淮橋道
阻過車騎吾心榮惑未決忽淮陰二進士遠來獻陳平宋國策時
吾急遣龍虎阿勒巴二帥探路前行韓常周榮騎兵至淮上吾入
五千騎疑有重兵把路龍虎遣使報曰淮南無一騎為備已遣
行至淮上果橋成六座分步騎徑濟淮源上據運河擺布斥堠細
觀南耗東過淮陰南至六合臨昭信晝夜不絕吾因觀宋室新
立龜山城寨臨淮之勢就山為隘若此聚糧屯兵此地據守吾雖
鐵心未可輕舉但見空壁吾心自持宋室空有建城立勢之心而
無聚糧據守之法又觀二進士所陳圖策淮南路旣至山陽人騎行
路窄隘左有長淮右臨河渠糧道遙遠有過邵伯至山陽人騎行
惟是獲到芟實雞頭連子聞諸軍不避寒酷踏泥打凍決池洶港
掘萬拾芟尋魚摸蚌又宰殺驢相魚為食諸軍飢苦之聲不忍
聞但虛心寬諭而已又諸將士云輜重俱盡有食奴婢者又多言
南軍不測要回淮上惟吾心所料南軍既脩起旣起旣此乃據山臨
水大利之勢尚無守法措置安有智謀就吾敵也決無渡江之理
吾獨與蕭平章計議大言檄書于宋若從此約請諸棘門計議如
敢違拒水陸星電越江蕭平章南去吾視諸軍飢心嗷嗷忘夫晝
夜龍虎阿勒巴言若南宋受檄由得半軍回若宋軍渡江不擊自
潰王曰爾論正與吾心同吾西望糧音南聽蕭信心神不寧如此
月餘忽蕭平章躍騎走報不覺喜感天神與南使同心來議止淮為
界誓約已定南使回吾班師回泗集軍馬輜重驟馬依稀四分奴
婢十中無六惜哉軍機至此而不能決若能決無一人一騎得回
也吾私心用人智但一檄書下遂取捷乃萬世不傳之上策按大諒
所云可見金人勢窮力竭

壬寅詔以四立日就行在權宜設位祭五福太一用禮官請也先
是議者欲建太一之祠禮官難之乃有是議焉 尚書吏部員外
郎施鉅秘書郎李益並為監察御史益長沙人與鉅皆中丞何鑄
所薦也
乙巳拱衛大夫貴州團練使顏孝恭知隨州 詔吏部侍郎魏良

臣就充接伴使以中書金使蕭毅已過界也毅等過江揭旗於舟
大書江南撫諭右朝散大夫知鎮江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
易之翌日良臣見旗有異大懼力索之且以語脅子羽子羽曰吾
為守臣朝論無所預然欲揭此於吾之境則吾有死而已請不巳
出境乃還之

此據張栻撰子羽墓誌附入

丙午詔通問副使王公亮先赴行在奏事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
知閤門事曹勛充接伴副使

丁未給事中程克俊兼權直學士院 左大中大夫范同責授左
朝奉郎祕書少監筠州居住時有諫議大夫万俟卨論近會稽之
民以李光鼓惑遂至于紛擾者累日令聞同與朱翌邵大受等又
往家焉竊恐浮言橫議又益數光萬一會藩輔又為之震動則遠
方聞之當如何伏望將此三人重賜施行天下幸甚詔左承議郎
朱翌責授左承事郎將作少監韶州居住左奉議郎邵大受除名
勒停化州編管 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齊
安郡王士儂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放謝辭士儂數言事秦檜患
之岳飛之下吏也士儂草奏欲救之語泄檜乃使言者論項岳飛
進兵於陳蔡之間乃密通書于士儂叙其悃惓蹤跡詭祕范同頃
為浙東憲與士儂通家往還或以他故數日不克見則必遣其屬
邵大受往傳導言語窺伺國倫士儂身為近屬在外則交結將帥
在內則交結執政事有切於聖躬望罷其宗司職事庶幾助成中

興之業故有是命仍令刑部檢會宗室戚里不得出謁接見賓客
條法申嚴行下士儻將行上賜手劄勞問且以帛金千兩賜之
光山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樽提舉亳州明道宮以言者論
其每與朝士結為朋黨兄弟二人更唱迭和非朝廷之福故也
保慶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侖知大宗正事

庚戌日南至上望拜皇太后于禁中宰相率百官遙拜皇太后淵
聖皇帝于行宮北門外

壬子金國審議使行臺戶部兼工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同知制
誥邢具瞻等入見毅等至館上命工部侍郎莫將館伴時殿陛之
儀議猶未決議者以為兵衛單弱則非所以隆國體欲設伏衛恐
駭敵情秦檜與知閣門事鄭藻謀之藻請設黃麾仗千五百人于
殿廊蔽以帟幙班定徹帷檜然之自是以為定制時檜奏誓書事
以為自古盟會各出意以為之誓未有意自彼出而反覆更易必
欲如其所要者上曰朕固知之然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既
無及矣太后年踰六十日夜痛心今雖與之立誓當奏告天地宗
廟社稷明言若歸我太后朕不憚屈已與之和如其不然則此要
盟神固不聽朕亦不憚用兵也

乙卯御史中丞何鑄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報謝
使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試御史中丞起居郎羅汝楫為右諫議
大夫